

如果我国爆发丧尸病毒，会很 快沦陷吗？

我收到了一条短信，「三小时后，将出现丧尸，倒计时两个小时五十九分。」

这是真的吗？还是有人在恶作剧？我该怎么办？

我攥着手机，朝门口的人摇头，「对不起，今天不营业。」

闪着光的屏幕暗了下去，光亮消失之前，还能看清上面荒诞的文字，「三小时后，将出现丧尸，倒计时两个小时五十九分。」

我在一间小超市打工，今天是老板娘失联的第十五天，一分钟之前，我收到了上面那条短信。

门口裹着黑色棉服的男人低声骂了一句，但没再纠缠，去了街对面的 711，隔着玻璃门，我扯出了一个歉疚的笑。

点开支付宝，看余额。

三万五，三万是我去年打工攒下来，准备交学费的钱，五千是这半个月，超市的收益。

咬了咬牙，我还是拨出了一个电话。

「李哥，我是振兴超市的小庄，能不能麻烦你，送一趟货过来，越快越好。」

「好，多谢，我等会就把清单发过去。」

挂了电话，我在超市里转了一圈，清点库存。

小包装的米面合计五十袋。

各种口味泡面三十箱。

各种香肠卤蛋一整个货架。

零食膨化食品还有各类饼干……

昨天才刚补过货，超市里的库存实在不少，如果只有我一个人的话，撑上半年都可以，唯一的问题就是……

所有人都知道这里是间超市，如果灾难袭来，丰厚的物资必定会引来麻烦。

我思考了一会，翻出斧头和梯子，准备拆了门口的招牌。

李哥的货车就是这时候到的。

车还没停稳，他的大嗓门就响了，「咋回事，小庄，你们这超市不干了？那你还让我送货干啥。」

我后背一僵，不知道该怎么说，如果真的说是因为丧尸要来了，恐怕要被当成疯子。

抱着招牌从梯子上爬下来，我极力合理化措辞。

「我们老板说要扩建，囤货加装修。」

李哥不疑有他，从车上跳下来，咧着嘴，「怪不得，我说你怎么给了我那么大个单子，把我那儿的库存都清了一半。」

「你叫我尽快，所以我装上货就来了，不过你要的那些棒球棍，斧头什么的不太好找，耽误不少时间。」

李哥心情不错，跟我闲聊。

我却笑不出来，手心全是冷汗。

如果那条短信说的不是真的，那我现在的举动，就等于在发疯！

「超市要装修，那货卸哪儿？」李哥递过来支烟。

我摇头拒绝了，「麻烦李哥，货得从后门上去，搬到二楼仓库。」

二楼是仓库，也是我的宿舍。

这是一栋商住两用楼，临街，虽然不在中心区，但临近学校，房价自然不低。

据说整栋楼都在老板娘名下，偏偏她只在一楼开了个小超市，二楼当仓库，三楼空着。

有钱人的爱好，大概都与众不同。

李哥见我不接烟，也没恼，反而嘿嘿笑了两声，「也是，你是大学生，不抽烟才对，好好读书，将来赚大钱了别忘了你李哥！」

我尽力勾了勾唇，却扯不出笑容。

读书，也不知道，学校还能不能再开学……

放在上衣口袋的手机一直在震，不停有短信进来。

「倒计时，两小时五十八分。」

「倒计时，两小时五十七分」

……

「倒计时，两小时二十一分。」

过去四十多分钟，我就收到了四十多条短信，如果是恶作剧的话，哪有人如此固执。

眼看卸货的工人，一趟一趟搬着东西，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李哥，你相信世界末日吗？」

李哥斜眼看过来说，「咋啦，世界要爆炸了？」

「不是，是病毒蔓延，丧尸围城……哥，如果没啥事，这几天还是少出门。」

李哥愣了一瞬，马上哈哈笑，一边摇头一边说，「你们这些高才生，天天胡思乱想啥玩意儿，是不是学习都学傻了。」

见他不信，我也没法继续说，索性沉默。

结了货款，李哥跳上副驾驶，军绿色防寒服挂在车门上，「嘶拉」一声。

他也不在乎，朝我招手，「小庄，哥走了哈，要货再联系。」

短信提示音还在响，一条接着一一条，宛若催命符。

我想了想，把超市门锁了，卷帘门也放下，甚至搬了不少石块，堆在门口，让这里看起来像荒废已久的闲置店铺。

万无一失，我才打车去了药店，顶着店员奇怪的眼光，除了没什么用的补品，我几乎把药店搬空了。

结结巴巴地解释了一句，「支教，班级统一采购药物。」

回到超市，我从后门上楼。看着无从落脚的二楼，更觉得自己疯得不轻。

一百平的房子，现在除了进门右手边，我住的那间小卧室，全都堆满了东西。

矿泉水，方便面，盒装鸡蛋，甚至是火锅底料……

玩笑一样的短信，我本不至于如此严肃地对待。

但问题是半个月前，老板娘也曾说过相似的话。

「接下来可能有点麻烦，没事少出门。」

在那之后，她就没了音信，整整半个月都是我在维持着超市运转。

这不正常。

明明我们早就说好，我二十号开学，十五号就得搬回学校去，老板娘一口应允，说十四号会有另一个兼职来替我。

但今天是十六号。

另一个兼职没来，她也联系不上。

老板娘是个怪人，也是个美人，大美人。

看长相只有三十出头，不工作，却不缺钱。

身材婀娜，脸蛋艳丽，穿衣打扮也贵气十足，大写的奢侈，一双鞋抵我一年的生活费。

超市每月利润上万，但刨去我的工资和进货，就只剩五千不到，连老板娘一个包都买不起，没有任何开着的意义。

初见老板娘，我难免有些不好的联想，比如她其实是被某个富豪包养……

但在小超市打了两年工，我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老板娘追求者无数，光这两年间，停在超市门口接人的豪车就数不胜数。

她也约会过几个，但不收礼物，不要钱，也都不长久……

口袋里手机震动，我掏出来一看，电量告急。

我赶紧回神，到处找充电线，顺便在墙角翻出数十个全新充电宝，拆了包装充电。

但很快，我就意识到一个问题，插头不够。

我这才惊醒，如果会断电，当然也会断网，到时候就算手机有电，多半也没用。

我无父无母，加上大学四年一直忙于兼职赚学费，没什么朋友，所以到这关头，倒不知道该通知谁。

想了想，拨通了室友的电话，告诉他可能会出现丧尸，叫他赶紧囤点东西，近期不要出门。

室友不信，但见我语气严肃，才敷衍着答应下来。

还有二十分钟……我打开电视，听着背景音归置货物。

电视上正在播一档国民综艺节目，服装鲜艳的几个主持人耍宝唱跳，没有半点异常。

「咔嗒」。

钟表分针指向了数字十二，窗外一道惊雷响起，一片漆黑。

我心里一惊，赶紧趴在窗边打开窗户，什么都看不见，但街上的声音却很清晰。

「呸，怎么突然黑天了！」

「怎么回事？阴天了？」

「看着不像啊。」

咒骂声刹车声撞击声响成一片，但真正叫人揪心的，却是一声残厉的尖叫。

「他妈的你咬我干什么！」

街上闪起点点荧光，是手机的手电筒，也是借着这点可怜的光线，我才看清下面的情况。

只一眼，就忍不住要呕吐。

一个浑身是血的女人，把一个男人按在地上，对着他的肚子拼命撕咬，血肉模糊，男人一动不动，而那个女人手里抓着内脏，拼命往嘴里塞。

她，不，它神情呆滞，动作僵硬，早就不能被称为人，而是——丧尸。

看到这一幕的人不少，他们四散逃窜，但这样吃人的怪物显然不止一个，惨叫声此起彼伏，越发凄厉。

我扶着马桶站了半晌，但因为本来就没吃东西，所以只是干呕。

我手心冰凉，那个匪夷所思的念头逐渐清晰——

丧尸，真的来了！

可这些玩意，到底是从哪儿跑出来的？

我背后一寒，想到了一种可能，打开手电筒朝楼下照去。

楼下被开膛破肚的男人站了起来，仰头呆滞地望向光源，地上血渍还没干，他的腹腔依旧敞着，肠子鲜血淋漓地拖在地上，狰狞骇人。

果然能传染，只要被丧尸咬了，就会变成它们的同类。

我赶紧关了窗户，心沉得厉害。

电视依旧亮着，知名女主持攥着话筒装疯卖傻，一片欢声笑语，对比街上尖叫哭号响成一片，极尽嘲讽。

我把窗帘拉上，不敢开大灯，只点了盏小台灯，靠在墙边刷新闻。

热搜第一名赫然挂着#突然黑天，丧尸吃人#

里面一片惊恐。

「我跟爸妈一起逛商场，但他俩刚一出门就疯了似的开始咬人，怎么叫也不理我，到底怎么回事，我现在躲在商场厕所，不敢出去。」

「我 c，世界末日来了，这还上什么班！」

「那些人像变成了丧尸，只要被咬了就会没命！大家都躲在屋里，别出门！」

再往下刷，成了一片空白。

……对不起，无法访问此页面

电视一闪，也黑了屏，停电了。

我再次调出短信界面，没有回信，那个号码依旧停在最后一条的倒计时，然后是我的追问。

问他到底是谁，怎么会知道丧尸要来，又为什么要通知我？

将手机屏幕关掉，虽然没有食欲，但我随手抓了个面包过来，就着矿泉水吃了下去。

不管怎么样，我得活下去。

吞噬，咀嚼，鲜血，内脏，还有呆滞惨白的脸。

我从梦里惊醒，抬手摸到一头冷汗。

不知道什么时候，天又亮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晚上八点，烈日却悬在正空，明媚得甚至透出一丝诡异。

满地的鲜血内脏，汽车相撞的残骸，以及姿态僵硬，满街游走的活死人……

都在向我强调，昨天的一切都是真实发生的。

我浸湿毛巾抹了把脸，有点茫然。

断了网，跟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街上也看不到活人……

发呆间，我却听到一阵敲击声。

声音很小，如果不是屋里太安静，恐怕根本听不见。

我警惕地凑近窗户，把窗帘扒开一条缝，一张突然出现的脸，却吓了我一跳！

站稳才看清，是个女孩，穿着纯白的外套，两只手扒着窗框，紧紧贴着玻璃，朝我比口型。

「你别怕，我是好人。」

我皱眉，谁家好人会扒窗户，本着不想惹麻烦的想法，把窗帘放了回去。

「等等！」

人一急，音量也跟着抬高，引得楼下的丧尸，窸窸窣窣围了过来。

女孩脸上一白，放软了语气，「求求你救救我吧，下面全是那些东西，我真没地方去了，而且你不想知道他们是怎么来的吗，我告诉你！」

她说得笃定，又是从外面过来的，说不定真知道点什么。

况且我储备的物资不少，支撑两个人存活，也绰绰有余。

这女孩虽然来得突然，但娇小瘦弱，毫无自保能力，我确实狠不下心叫她自生自灭。

「进来吧。」

「谢谢，要不是你，我就死定了，好人有好报，大恩不言谢，不对，得言谢，毕竟我也没什么能报答你的，总不能以身相许吧。」

她自己说完，警惕地看了我一眼，大眼睛里明晃晃地写着，别过来，离我远点。

.....

这都哪跟哪啊。

自言自语还带碰瓷的。

后来才知道她叫薛雪，二十二，只比我小两岁，此时一边吃着面包，一边跟我道谢。

面对满屋的物资，她却一点都不惊讶，只是盯着空气发呆。

一双大眼睛漂亮得像洋娃娃，长长的睫毛一闪一闪的，衬得她的侧脸白皙精致，这丫头不贴在窗户上的时候，还挺可爱的。

我赶紧回神，咳嗽了一声，问，「你是从哪来的，为什么敲我的窗户」

她找得这么精准，不像巧合。

「我就住你家旁边那栋楼，平时总去你们那个超市买东西，你这人什么记性，对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她说说着说着就偏了题，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其实，你昨天拆招牌声音太大，把我吵醒了。」

「所以？」

她小心翼翼地看过来，「所以，我不知道那些东西是哪来的，我来找你，只是因为知道这有吃的，而且你一看就是一个人……当然，我没骂你是单身狗！」

好好的一个小姑娘，扎起心来还挺疼的。

我幽幽地看着她。

似乎怕我赶她走，她急着解释，「我真的没有地方能去，我爸妈都出国了，家里就我自己。」

「你放心，我不赶你走。」

外面那种状况，现在让她出去就是送死，我可做不出这事。

「不过你胆子怎么这么大。」

两栋楼虽然挨着，但扒着外墙爬过来，难度依旧不小。

提到这个，她有点不好意思，蹭了蹭鼻尖，「我学过几年跆拳道，加上实在饿得不行，而且那些东西虽然对声音敏感，但视力不好，行动受限没法爬墙。」

我点了点头，她说的特征，跟我的观察基本一致。

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到了夜里十点，但太阳依旧挂在天上，亮得人心神不宁。

我把那间小卧室收了收，给她睡。

自己则抱着枕头去了一楼，打地铺，顺便从窗户往外看，盯着街上情况。

所有店铺都关了门，毫无生气，那些丧尸见不到活人的时候，跟尸体并无差别，靠在墙边一动不动。

只是在太阳的暴晒下，逐渐腐烂，形貌越发恶心。

夜色中。

一辆军绿色的路虎开过来，打破了街上的死气。

尾气猖獗，停在了 711 门口。

丧尸应声而动，朝那辆车围了过去。

车门猛地打开，撞翻了一个离得最近的丧尸，车里下来的人攥着斧头。

两斧头抡过去，地上的丧尸头身分离，不动了。

车里又下来几个人，人手一把斧头，动作娴熟地开始砍丧尸。

围过去的丧尸动作笨拙，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我扒着窗户，隐隐觉得不对劲。

「这些东西，行动好像迟缓了很多。」清脆的声音贴着耳朵响起，吓了我一跳。

我回头，才发现是薛雪。

她退开半步，小声说，「太亮了，我躺了半天，一直睡不着，又听见下面有动静就下来找你了。」

我没追究这个，反问她，「你也发现了。」

薛雪点头，「昨天还不是这样的，我昨天看见，它们为了吃人……能把一辆车门掰开。」

说着话，她脸上闪过惊惧。

我点头。

之前这些丧尸行动还很灵敏，全力抓人的时候，成年男子飞奔也躲不开，现在怎么成了「土豆」，想怎么砍怎么砍？

我想得出神，却看见街对面，那群人杀完附近的丧尸，就走到店铺门前开始踹门。

「里头的人给老子听着，识相的赶紧开门，不然就砸了啊！嘿嘿，到时候可别想活命。」

711 雇的都是长期兼职，二十岁上下的大学生。

这群人手握斧头，杀丧尸的举动也有足够的震慑力，那些学生竟然真的开了门。

我心里闪过一丝不安，却没办法阻止，只能眼睁睁看着，打头那个人举起斧头，砍死了开门的男店员。

薛雪身体一僵，我怕她叫出声，赶紧捂了她的嘴，转头，对上那双瞪大的眼睛。

「他们怎么能杀人呢。」

薛雪眼眶发红，反复念叨这句话。

那些家伙杀了人，却没有丝毫歉疚，分明是亡命之徒。

我不太懂怎么安慰女孩，从货架上抽了只棒棒糖递给她，「睡一会儿吧，我把厚窗帘给你换上。」

她有点发愣地接过糖，乖巧地跟我上楼。

但我挂窗帘挂到一半，外面却黑了。

只剩 711 门口，刀疤脸的手机屏幕还亮着，像一盏灯，他烦躁骂了一声，打开了手电筒。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前一秒还慢吞吞的丧尸，动作敏捷了不少。

刀疤脸的斧头还来不及挥动，就被丧尸扑倒在地，扯成了碎块。

「这他奶奶的怎么回事！」有人惊呼，措辞粗鄙。

是光！

我忽然明白，丧尸畏光，在光照下虽然不会失去行动能力，但反应却会变慢。

既然有弱点，那就可以对抗。

那些人显然也发现了这一点，大声喊着，「点灯，快点灯！」

奈何丧尸数量太多，又失了先机，喊声渐渐变低，淹没在了丧尸群里。

手机砸在地上，发着幽光。

再抬头，对面二楼竟然也亮着灯，有人在招手，勉强从身形能辨认，招手的是个小孩。

薛雪先惊呼出声，「是个小孩！要不要救他。」

我没答话，反问，「太阳升起的间隔，有多久？」

「十三个小时。」

已经断电三天了，对面楼只有一个小孩，没有家长陪着，显然是走投无路才会求救。

这种情况下，让他再等十三个小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犹豫间，对面窗户却开了，小孩举着蜡烛往外探头。

薛雪吓得吸了口冷气，抓得我胳膊生疼，「一个人太危险了，能不能救救他！只有一个小孩，也吃不了太多东西，我还可以少吃点……」

她急着说服我，几乎把我挤到了墙角，紧跟着撞上来的身材，倒比长相成熟很多。

我赶紧推开她，咳嗽着掩饰紧张。

「你还能顺着原路，爬回你家吗？」

「如果有灯就可以，你想干什么？」

我拉着她下楼，一边在货架上翻找，一边告诉薛雪我的计划。

地上放着我翻出来的蓝牙音箱，还有充满电的远光手电筒。

现在黑天，这些丧尸的活动能力极强，硬打过去肯定行不通，只能采取迂回战术。

这些丧尸视力不好，但对声音很敏感，能加以利用。

只要用音箱放歌，把这条街的丧尸都吸引到一个地方，那我就有机会穿街而过，去救人。

这方法管用，却不能暴露我们藏身的位置，不然被人盯上是小，物资暴露才是大。

所以才需要薛雪爬回去，在她家放个烟幕弹。

准备就绪。

薛雪腰上缠着绳子，头顶着我用绳子和手电筒改装的探照灯，顺着窗户往外爬。

为了方便拴绳子，她把外套脱了，只穿一条米色连衣裙，更显娇弱，叫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小心点，等天亮你就爬回来。」

她点了点头，虽然瘦，动作却很灵敏，五分钟不到就爬了回去。

随后，震天响的歌声从旁边传来。

「心里的话！我想要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我管他是真是假。」

……竟然是《野狼 disco》！

神曲一出，整条街都充斥着蹦迪的氛围。

丧尸飞速聚集过去，奈何不会爬楼，所以只能围着声源打转。

我默默感慨，这个品牌的蓝牙音箱名不虚传，然后背上早就准备好的包，往超市后门走，出门前还没忘拎上斧头。

背包里放了四瓶水，还有不少面包巧克力，重量不轻。

我不敢停留，一锁好门就拼了命朝对面楼跑去，比缩圈跑毒还卖命。

进了楼门才敢打开手电筒，往楼梯上一照，却恰好撞见了一个准备去「蹦迪」的丧尸老兄。

四目相对，面面相觑。

我现在就是后悔，非常后悔，玩归玩闹归闹，不该拿丧尸大哥蹦迪这事开玩笑。

离得太近，腐烂的味道一阵一阵往鼻子里钻，斧头攥得我手心生疼，不用看也知道，肯定全是汗。

进退两难。

丧尸见了活人，显然兴奋起来，一身烂肉就往前扑，喉咙里发出「咔咔」的嘶哑叫声。

楼门外有节奏的鼓点里，混杂着一群丧尸鬼哭狼嚎的狂欢。

而楼门里，是我跟老哥两个人的孤独。

出去肯定是死，如果搏一搏，还有希望活。

跟他拼了！

我把心一横，挥着斧头就逼了过去，用手电的光进行牵制，招招往他脑袋砍。

事实证明，人的求生欲望，果然能创造奇迹。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精神高度集中，我灵敏得超出了自己的想象，几次避开丧尸之后，终于分出了胜负。

听见重物倒地声音的那一刻，我几乎脱力。

气喘吁吁地盯着地上不成人形的怪物，实在不敢相信，我竟然活下来了。

时间紧迫，我赶紧收回视线，疾步奔上楼。

202。

我很快就找到了小孩所在的地方。

快速地敲门，三声，又三声。

等我敲到第四组的时候，门开了一条缝，举着蜡烛的小脑袋探出来，上下打量我。

「我是人，来救你……」

但我话还没说完，他就把门打开了，奶声奶气地招手，「我知道你是人，进来吧。」

一个小男孩，还不到我腰那么高，小大人似的有点可爱。

我莞尔，「黑灯瞎火的，你怎么知道我是人。」

「因为叔叔说了，那些怪物不会敲门。」

我瞬间就捕捉到了他话里的重点，重复了一遍，「叔叔？」

这屋里还有别人？

他小脸耷拉下来，低声说，「嗯，叔叔受伤了，很难过，但爸爸妈妈还没回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到底是小孩，对陌生人也不设防。

说话间他已经领着我进了卧室。

我先走到窗边，按着约好的暗号闪动手电，音乐声很快停下。

之后才走到床边。

借着手电筒的光，我看见床上躺着个人，一身军装，左边小臂被缠起来，往外渗着血，脸色被强光一打，越发惨白。

我吓了一跳，凑过去问，「兄弟，你还活着不。」

那人小幅度偏头，避开了手电筒的直射，动作缓慢虚弱，眼神却很锐利，像一把刀子，刺得人想躲。

他冷冰冰地问，「你上楼的时候杀了丧尸。」

我点头，皱了皱眉。

打斗时沾上了丧尸血，我现在身上的味道应该不好闻。

但好心救人，却遇到这样的逼视，我的语气忍不住发冲，「我是对面楼的，看到小孩在阳台乱动，怕出事才过来看看。」

察觉我语气不善，他闭了闭眼，对站在旁边的小孩说话，「小童，你拿着蜡烛，去给叔叔接点水来。」

原来孩子叫小童。

再看向我的时候，他眼神里多了愧疚，「对不起，谢谢你来，我刚刚确实情绪不好。」

我摆手，不跟病人计较，但忍不住问，「不过你这胳膊，是怎么伤的。」

还在渗血，说明是新伤，但如果是被丧尸咬了，哪还能好好地躺在这，早就下去跳 disco 了。

「我自己砍的。」

「什么？」

我一脸震惊，他却淡然。

「楼里那个，其实也不是别人，是小童爸爸……」

我眉头紧皱，清楚有隐情，听他继续说。

「我上周退伍，来投奔小童爸爸，本来三天前就打算走……那天我在家带孩子，等他夫妻下班，吃践行饭，但忽然出事了，街上的人都成了怪物。」

我沉默着，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黑天的那一瞬间，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待在屋里的人都逃过了一劫。

「小童的爸妈，都出事了？」

想到小孩儿天真的眼睛，我的心也跟着发沉。

大哥一脸刺痛，「他念着小童，哪怕变成怪物，也想再看孩子一眼，结果没控制住自己。」

剩下的他没说明，我也大致能猜出来。

他护着小童，结果被咬了，但为了不变成怪物，自己砍断了胳膊。

听清楚原委，我也推翻了对眼前这人的第一印象。

这是真正的军人，坚毅，铁血。

读懂了我眼里的敬佩，他挣扎着爬起来，摇了摇头，「我也没多伟大，这事儿换了谁，都会这么做。」

我没说话。

小童端着杯子，走了进来。

「你们还没吃饭吧。」我问。

一大一小都没作声。

我把手电筒放在桌上，加上蜡烛的光，总算能看清楚周围陈设。

干净整洁，装潢简约，看也知道，这一家人之前的生活水平不低。

压下心里的可惜，我打开书包，把里面的东西一股脑掏了出来，往小童面前递。

面包饼干巧克力还好，但压缩饼干一出，大哥有点吃惊，「你哪儿弄来的这些东西。」

我挠挠头，半真半假地说了一句，「我在超市打工。」

大哥很感激，但也知道不该瞎客气，拿过面包和巧克力就吃。

小孩也饿坏了，扔着面包大口咬，屋里静得很。

大哥吃得快也多，四块压缩饼干下肚才停手。

我观察他包扎粗糙的伤口，有点为难，超市里虽然有不少药，但真要用的话，我却一窍不通。

察觉我的视线，大哥笑了笑，「没事，死不了，当兵这么多年，什么伤没受过，小庄是吧，你叫我陈哥就行。」

吃完东西，陈哥精神明显好了许多，用还完好的那只手，给小童擦嘴角的面包渣。

我咬牙，想带他们走。

「陈哥，你想不想活下去，带着小童。」

陈哥默了一瞬，开口，「我倒无所谓，但孩子还小。」

我看了一眼小童，沉声说，「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类，不只是因为能思考，数量多，更多的时候，还因为人类有信念。所以不管发生了什么，咱们都得拼命活下去，是不是？」

没来得及长大的孩子太多，人类，没那么容易向灾难屈服。

或者我的语气太严肃，他愣了愣，声音也跟着抬高了几分，「那当然」。

我松了口气，告诉他俩，楼对面的小超市有足够的物资。

但略过了短信的事。

也不是不信任他们，而是这件事诡异，没弄清楚之前，最好不要把别人牵扯进来。

确定了这两个是自己人，我也不再避讳，「天亮的间隔是十三个小时，从黑天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小时了，我们再等十个小时，就能趁着白天回去。」

陈哥表示明白，商议之后，为了节约手电筒的电能，我们决定睡觉，养精蓄锐。

第二章 三楼密室

我睁眼的时候，小童正往我身上盖被子，奈何身高不够，踮着脚，小脸憋得通红。

我哑着嗓子道谢，却闻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

为了安全，我昨天就睡在客厅沙发上，地上还放着斧头。

现在陈哥正坐在餐桌旁边，桌上摆着煎蛋，一碟青菜还有面条。

「小庄醒啦，快过来吃饭。」

他俩显然早就醒了，只是为了不吵醒我，一直在等。

我看着桌上的饭菜，有点惊讶，陈哥已经把碗递过来了，「天一亮我就睡不着了，加上小童家里有煤气炉，咱们既然要走，也不能浪费，我给你俩做顿饭。」

见我盯着他右手绷带，他笑了笑，「我是左撇子。」

怪不得。

脑子渐渐从睡眠里清醒过来，我看了眼墙上的挂钟，以及冒着热气的饭菜，觉得有点奇怪，问，「天亮了多久？」

陈哥答，「一个小时。」

比我预料的，晚了半个小时。

或许是记错了，我没说什么，跟陈哥一块吃饭。

吃完以后，确定丧尸的行动又恢复了迟缓，我们也准备收拾东西，去对面楼。

陈哥单手拎出个行李箱，让我装东西用。

除了一些基本用具，我把能穿的衣服都装上了。

现在天气异常，白天炎热，夜里阴冷，还不清楚会不会继续生变，多打算一步，总是对的。

陈哥的身手果然不是盖的，虽然少了一只胳膊，但灵活性和爆发能力都远远甩开我，应付迟缓的丧尸完全没问题。

我抱着小童拎着行李箱，陈哥走在前面，把贴上来的丧尸都捶死。

穿过街道，原本都很顺利，但等我们靠近门口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飞出一个花盆，直直奔着陈哥脑袋砸过来。

「小心！」我着急地喊。

陈哥慌张避开，但难免分散了注意力，被好几只丧尸围在了中间，动弹不得。

就在这时，另外两只丧尸扑上来，直奔我怀里的小童。

我拿着行李箱格挡，还得护住孩子，奈何手上没有武器。

一只腐烂的手抓过来，我的心早凉了半截。

忽然从斜里飞出一只脚，动作迅捷地把那只丧尸踹出了五米远。

少女一身黑色工装，腰带勒出的细腰盈盈一握，高筒靴子，长发利落地束在脑后，英姿飒爽。

我愣了几秒才认出来，竟然是薛雪。

「你……你怎么……」

怎么这么厉害。

她乘机踹翻了另一只丧尸，蹭了蹭鼻尖，「我说了，学过几年跆拳道。」

「几年？」

她有点不好意思，「十几年。」

.....

直到回了楼上，我依旧在怀疑人生，满脑子都是陈哥一斧头一个丧尸，薛雪一脚就是五米的场景。

而我面对丧尸，却什么都做不了。

薛雪凑过来，语气小心，「其实我也不是故意骗你的，我也说了我学过跆拳道，几年和十几年不也差不多嘛……而且我妈说了，不能跟有好感的男孩子说我打人很厉害，不然会找不到男朋友。」

几年和十几年能一样吗。

哎，等等，她说她妈的，不对，她妈说什么了……

我大脑有点转不过弯，一抬头就对上了她泛红的脸蛋，秋眸含水，秀美俏丽，我竟看呆了。

她吐了吐舌头，我还没来得及问，后脑勺就挨了一下，「别发呆了，先研究研究，陈哥和小童住哪。」

二楼东西太多，连打地铺都只能睡下两个人。

薛雪是女孩，肯定不能打地铺，小童又小，睡地上也不太好，一时间我也犯了难。

薛雪出声，「三楼的住户，你见过没有。」

我很快回答，「三楼没有住户，这一栋都是我们老板娘的，空着没租出去。」

薛雪哇了一声，「你们老板娘真有钱。」

都这时候了，有钱又有什么用，已经持续断电断网五天了，一直都没恢复，社会早就乱了。

薛雪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没再说话。

气氛有点发沉。

我翻出钥匙，打破僵局，「我上去看看，能不能住人。」

众人没有异议。

但我往楼上走着，却莫名心虚，老板娘虽然从没禁止我上三楼，钥匙也放在我手里，但总归是她的私人空间，不该擅闯。

不过眼前这状况，老板娘失联，也不知道身处什么状况，我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找到对应的钥匙，门锁应声而开。

大厅整洁，阳光从飘窗漏进来，照得纯白的地板光洁明亮。

三楼装修比二楼华丽很多，跟楼下一样，一个客厅，三个房间，其中两个是卧室，剩下的一个，房门锁着，看不见里面。

我走过去，发现房门是密码锁，四位数，应该是自带电源。

我犹豫了一下，输了四位数字，0816，门锁「咔嗒」一声，开了。

密码是老板娘生日。

但开门后的下一秒，我看着门内的场景，惊得差点闭不上嘴。

银白色的反光墙裹着一个小屋，连窗户都没有，完全密封。

墙壁上整整齐齐挂着的，全是枪。

分门别类，手枪、步枪、冲锋枪样样不缺，甚至连重型机枪都有。

尤其挂在正中那把狙击枪，外壳漆黑，枪身笔直，锃亮的枪管夺人眼球，泛着独属于器械的冷峻气场。

一眼看去，实在震撼。

但这些东西，不是违禁品吗？

我后脊一寒，老板娘到底是什么人！

也是这时才注意到，脚边放着一个信封，似乎是夹在门缝里，所以门一开就掉下来了。

上面写着四个字，庄钦亲启。

老板娘的笔迹，这是她写给我的信？难道她早就知道，我会上楼，到这间屋子来？她又想告诉我什么？

带着满心的疑问，我打开了信封。

第一句话就是，「傻小子，吓坏了吧，都是模型，我也就是个手办爱好者，良好公民，不犯法的。」

我心里五味杂陈，说实话，眼下这状况，就算满屋子都是真枪，我也不害怕。

接着往下看。

「你既然进来了，那大概率已经出事了，那些东西恐怕也出现了。小超市就留给你，至于能活多久，还看你本事，不过你性

格那么老实，多半撑不过一个月，你也不用谢我，我也是受人所托，帮你一把。」

寥寥数行，给我带来的震撼却一点也不少。

老板娘她果然知道会出事，难道那些通知短信，也是她发的？

不对，如果是老板娘的话，既然能发短信，她完全没必要安排这么多。

而且看信中的语气，她根本不清楚我能拿到信的确切日期，跟那些短信，分明不是一个人。

翻过来，还有最后一行。

「不过你傻小子，还真的记着我的生日，不会是喜欢我吧。要不是以后实在太危险，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

不过一句调笑，却叫我愣了一下。

之后我赶紧回神，把注意力放在了后面一句话上。

她还活着，而且很清楚现在的危险，而且以后，还会更加危险……

老板娘在信里说有人请她帮忙，难道这家超市开着的目的，就只是为了照顾我？

乍一听是天方夜谭，但仔细一想，却处处合理。

月薪三千五，包食宿，工作地点离学校又近，条件实在是过于完美。

当时我急着交学费，并没多想就接受了下来，还感慨运气太好。

但跳出当时的窘迫，才能发现奇怪之处。

这样的条件，又是在学校附近，真想找兼职，十个也有了，怎么可能轮得上我！

但这样的话，请老板娘帮忙的人到底是谁，跟发短信提醒我的，是同一个人？

我摇摇头，按下繁杂的思绪。

既然一时找不到真相，不如专注眼下，毕竟只有活下去，才能弄清楚一切。

我把信贴身收好，暂时不打算把这消息告诉其他人。

三楼有两间卧室，恰好解了住宿之急。

避免吓坏其他人，我把模型室仔细锁好，确认没有其他问题之后，才叫陈哥和小童上楼。

薛雪是女孩，所以还住在二楼，也省得挪动。

三楼的卧室像是特意准备的，床上用品一应俱全，倒省了很多麻烦。

陈哥坐在窗边擦斧头，阳光照得他冷硬的侧脸都柔了几分；薛雪打开行李箱，把里面衣服往衣柜里挂；小童追着楼下翻出来的遥控小汽车满地跑，阳光明艳，照得人浑身暖洋洋的。

这场面竟有几分温馨，好像没有丧尸，也没有末日，我们只是万千家庭中，平凡的一员……

但这平静还没持续多久，就被打破了。

陈哥擦干净斧头放下，拧着眉问我，「小庄，刚才在楼下，你看没看到，那个花盆是从哪来的？」

花盆……对，花盆！

刚才上了三楼之后，看完那封信脑子太乱，竟然把这回事忘了。

回来的时候明明一切顺利，但就在要进门之前，却忽然砸下来一个花盆，这才打乱了陈哥的打怪节奏，差点全员殉葬。

「是不是……风吹的。」薛雪停住动作，试探着问。

我摇头，姑且不说当时没风，就算真是意外，那花盆的角度也不可能这么准。

只隐约记得，花盆是从楼顶掉下来的。

但是楼顶的话……

想到了一种可能，我猛地站起来，问薛雪，「你们那栋楼，每层的住户你都认识么？」

薛雪被我吓了一跳，但还是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我只认识住我家楼下的，是一家三口人，但过年期间他们回老家了，一直都没回来。至于住在三楼的，很少出门，我没怎么见过，听说是几个学生合租……」

「几个？」

薛雪摇头，脸上带着愧色。

见我脸色不好，她担心地追问，「怎么了，那些人有什么问题吗？」

我没回答，交代她看好小童，「陈哥，你跟我去顶楼看看。」

「带着斧头。」

陈哥点头，没问原因，但还是照我说的做了。

这一片的房型都一样，每栋楼顶都围了护栏，能爬上去看风景。

就在三楼楼道尽头，有个墙梯，连着上楼顶的小门。

此时我跟陈哥就站在墙梯下面，能清晰地听到，小门外面传来断断续续的窸窣声，以及刻意压低的说话声。

陈哥拧着眉心看向我，无声地朝我比口型，「有人撬门。」

我心情沉重，点头。

我早该想到的，那天囤货动静太大，除了薛雪，肯定还有其他人注意到了。

那些人明知这有食物，却不来求救，恐怕是想直接杀人，霸占物资！

我把棒球棍别在身后，死死盯着那扇小门。

陈哥虽然是左撇子，但到底伤了胳膊，应对不灵活的僵尸还好，如果对手是同样灵活的人，却很难应付，尤其是在我们不清楚对方人数，是否持有武器的前提下。

陈哥抬手扶了一下墙梯，尝试着想爬上去，却因为不适应单手发力，摔下来好几次。

最后一下摔得狠了，我不忍心，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

陈哥苦笑着摇了摇头。

门外传来熟悉的国骂声，足见撬锁的进度不佳。

我拉着陈哥回了三楼屋里。

「敌人在明，我们在暗，咱们不用爬上去，就在里面等着他们下来，到时候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陈哥自嘲，「也只能这样了，我这废人，本来也爬不上去。」

我抿了抿唇，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只能拽着他又下到了二楼，直接进了小仓库。

里面是各式武器，从棒球棍到大砍刀，种类也有不少。

因为危险，所以没放在外面

「陈哥，你拿那把小斧头也不称手，不如换一个。」

争斗杀伐刻在骨子里，武器永远能勾起男人的兴趣，陈哥眼前亮了亮，绕着小仓库看了一圈。

但他却没挑选，而是转过头来，定定地盯着我，「小庄，以前楼下是超市，有物资也不奇怪，可这些玩意，却不是超市里常见的。」

陈哥敏锐，给他看这些的时候，我就想到他会生疑。

「这件事，说来话长……」

我仍在犹豫要不要说短信的事，说话支支吾吾。

陈哥却不在意，打断了我，「不方便说也没事，反正咱们都是一起的，不管遇上什么，哥都跟你一起。」

「陈哥……」

我从未如此庆幸，当时决定带孙哥一起回来。

选好武器，自然得把这事儿告诉薛雪，她果然愤愤直呼那些人不要脸。

商量之后我们决定，等天黑之后，一起去三楼埋伏。

至于为什么是天黑，也很简单。

那些人选择撬门，而不是正面刚，说明心存忌惮，为了提高胜率，肯定会趁天黑，等我们都睡着再来偷袭。

我看了一眼时间，距离天黑还有三个小时，足够用来吃饭。

转头搬出了一箱自热火锅。

拆封倒上矿泉水，自热火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倒少有的像顿正经饭。

但就在我们吃完，收拾垃圾的空档，天却黑了。

「哎哟，我衣服还没收拾完呢，怎么就天黑了。」

我下意识去掏手机。

看完更发现不对劲，黑天的时间，竟然比之前又早了半个小时。

薛雪的闹钟还没响，她显然也察觉了。

.....

陈哥重复了一遍我的话，「也就是说，每一次天黑天亮交替，天亮的时间，都会缩短半个小时？」

我跟薛雪同时点头，脸色都不太好。

这样下去，天亮的时间会越来越短，生存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薛雪的闹钟突兀地响了起来，半个小时过去了。

小童乖巧地留在了二楼，抱着手机玩单机小游戏。

我们三个则挤在楼道里，紧张地盯着通向楼顶的门。

因为隐在黑暗里，实在太过安静，连呼吸声很明显。

五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零七分钟，依旧没有丝毫动静。

我低着头，放缓呼吸，脑中的时钟缓慢地转着。

终于，在两个小时二十九分钟的时候，我听到了咔嗒一声。

倒数五秒，强光猛地亮起，照得楼道宛若白昼，是薛雪按计划开了远光灯。

灯光清晰地照出了门口的人影，一共四个，平均年龄远远超过三十岁，身材壮硕，明显不是学生。

其中两个已经下了梯子。

剩下的一个还抓在上面，另一个站在屋顶，还没来得及下来。

过了最初的惊吓，抢先下来的两个人很快动了，疯了似的扑过来，手里的菜刀闪着寒光。

他们动作生疏，但角度却狠厉，每一下都奔着致命位置。

我心里寒了一下。

这几个人早就动了杀心。

陈哥身姿灵巧，但以一敌二明显局促，况且他不愿危急对方性命，出招更加受制。

这时候梯子上那个已经抽出了武器，薛雪赶紧把远光灯塞进我手里，也加入了战局，场面混乱，但我还是看得出，陈哥和薛雪处于劣势。

我咬紧牙关，吼了一声：「住手！」

这一嗓子出其不意，缠斗的几人齐齐顿住，我掏出早就放在口袋里的模型枪，继续抬高音量。

「把手里的东西都放下，不然我现在就开枪！」

这手枪是我从老板娘的模型室里顺的，因为制作精巧，竟真的唬住了对面。

站得最近的那人一愣，就要把菜刀扔下。

有个矮个却出声，「大哥别，别信他，持枪违法，他拿的肯定不是真枪。」

被他说中，我心里也是一抖。

但我更清楚，双方博弈，拼的就是心态，我越镇定，他们就越没底。

所以我极力扯出一个笑容，「你们可以试试，我这人本来就喜欢玩命，尤其玩的不是自己的命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我把远光灯对准那四个人，神态越发冷静。

那矮个见我这样，果然犹豫了。

「你们只看到我囤东西，但有没有想过原因呢。」我把远光灯关了，又瞬间打开，晃得对面睁不开眼，接着说。

「连丧尸到来我都能提前预知，区区一把枪，怎么可能拿不到。」

这话一出，对面几人神色各异，唯一相同的，只有下意识后缩的动作。

「你，你凭什么杀我们。」

那矮个强装镇定，却是纸糊的老虎。

我摇头，「不，杀人太血腥，所以我不杀你，也就是打伤四肢，之后扔到门外喂丧尸。」

说着话，我还作势把枪口对准了他大腿。

他马上吓白了脸，「当啷」一声扔了手里的菜刀，跪在了地上，「大哥，我错了，我不是故意的，我今天都没打算来的，都是孙中那小子，非要贪你的物资。」

「你她妈胡说什么！」

孙中当即跳脚，对矮个破口大骂，甚至动起手来，完全忘了，他们原本是一伙的。

四人比肩尚且像个整体，但只要有一个顶不住，裂纹就会飞速蔓延，直到分崩离析。

我给陈哥和薛雪使眼色。

他俩了然，动作利落地拿下内讧的四人。

眼见四人被制住，我这才松了口气，把模型枪收回了口袋。

薛雪凑过来，压低声音问，「你哪来的枪？」

我下意识退开半步，「是模型。」

那四个人心思不正，绝对不能留。

所以我们找了绳子把人捆上，打算等天一亮，就把他们扔出去自生自灭。

夜里鬼哭狼嚎的求饶声实在烦人，陈哥从床上爬起来，挨个堵了嘴。

扔了这四个人，接下来的几天倒是平静，街上只有丧尸游走，死气沉沉的像个空城。

但我们都清楚，肯定还有其他幸存者，只不过境遇不同。

手机信号整日是断的，不管怎么刷新都是一片空白。

从最初的不适，到后来的习以为常，其实也没过多久。

人类的适应能力，实在不可小觑。

不能出门，整日憋在屋里，日期变化也没了意义。

反而是小童，抱着超市里的玩具乐不思蜀，整天待在一楼。

天亮的时间从原本的十二个小时，也变成了八个小时，更加漫长的黑夜，让人怅然。

好在白天变成八小时之后，没有继续变短，不然情况只会更复杂。

阳光难得，所以大家都很珍惜天亮的时候。

薛雪趴在窗边晒太阳，我也拿出了没看完的《基度山伯爵》。

但我还没翻开书页，就听见她惊呼。

「庄铁头，你快过来看看！」

这丫头本来叫我庄大哥，但因为像极了天龙八部里的老实人游坦之。

故而我提出了反对意见，后来就成了庄铁头……

我忽视这个称呼，去了窗边，收回了嘴边那句「大惊小怪」。

因为我比她还吃惊，「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是白天，明晃晃的太阳照得一切清晰，连马路都像涂了油。

很平常没什么两样。

但原本行动迟缓，尸体一样的丧尸，现在全都聚集在了一起，绕着整个街道，从街头跑到街尾，声势浩大，令人瞠目。

陈哥也听见动静，凑了过来，目瞪口呆，「这些玩意，还会跑马拉松？」

说完转头看向我，又接了一句，「还是在举办什么仪式？」

这理由相当扯淡，但可悲的是，眼前这诡异的情况，除了这个理由，还真的解释不通。

薛雪眼尖，当丧尸队伍再一次通过主席台，也就是我们楼下的时候，发现了不对劲。

「你看，领头的那个丧尸有点奇怪。」

我顺着她的手指看过去，仔细盯了一会，终于发现原因。

当然不对劲，因为打头的那个根本就不是丧尸，那是个人！

他穿得破烂，加上脸上也脏兮兮的，加上那顶破帽子，乍一看确实会被糊弄过去。

但问题就出在他的动作上，因为太过协调，所以跟后面的丧尸格格不入。

一旦发现了他是人，不对劲的地方也多了起来，比如他身上披了一床黑色的床单，头上的草帽更显怪异。

像极了神经病。

他跑得大喘气，应该是在躲避丧尸，一边跑还一边大声喊着什么，声音夹在众多丧尸发出的嘶吼声里，听不清楚。

陈哥看了一会，犹豫着问，「那货在说什么？」

我早盯着他的口型，看了半天，「好像是，救命。」

几个人一齐扭头看向了我，意思相当明显——要不要救他。

因为看了老板娘留下的信，我很笃定，这次的丧尸病毒绝非偶然，也很快会建立国家层面的庇护所。

而我们不会一直留在超市里，所以哪怕再救一个人，物资也是够用的。

唯一的担心，只是不清楚这人到底是个什么人……该不该得救。

我还在犹豫，楼下正被追杀的人，却已经看到了我们在窗边围观，加快了步伐，冲到楼下敲门。

却因为一块石头险些绊倒，叫声凄惨。

陈哥劝我，「要不救救他吧，这人看着挺弱的，连小雪都打不过，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点头，下去开门。

在丧尸追上来之前，把门口的人拉进了超市。

他一进门就开始哭天抢地，「谢谢谢谢你们，要不我刚刚就死了，太可怕了，离我最近的那大姐馋我身子，一下一下直奔我屁股挠哇，要不是我躲得快，差点就被她得手了。」

我心想，她不光馋你身子，还想直接吃了你。

但眼前的小胖子哭得梨花带雨，我也没好意思说出这话。

这一大通连哭带诉苦，倒证明他是个正常人。

所以我问他，「你穿成这样遛丧尸，是想干什么？」

他抹了把眼泪，冷静了一点，「家里实在没吃的了，我听说附近有个庇护所有吃的，但如果想获得庇护，除非有黄金或者药物，再要不就得带着十个丧尸头。」

他顿了顿，接着说，「我没物资，身手也不好，这才想着乔装打扮一下。混进丧尸群里偷袭，但不知道怎么回事，竟然被发现了，这帮杀千刀的一直在追我！」

怎么可能不被发现，丧尸视力极差，靠着声音和气味锁定目标

人类别说是披着床单，就是穿上忍者服也没用。

看他一脸沉重地思考问题在何处，我到底有点不忍心，提醒了一句。

谁知他听了以后，更加疑惑了，「我知道它们味觉灵敏，所以我也做了准备，我那好几百的榴槿一点没吃，都抹在床单上了啊！」

榴莲？

这位朋友，你是有什么疾病？

薛雪和陈哥听了这话，齐刷刷地后退了两步。

我也赶紧屏住了呼吸。

怪不得从这小子进门之后，臭得跟生化武器似的。

不过人已经救下了，也没有再赶出去的道理，所以薛雪逼他换了衣服，在楼道里开窗，抱着空气清新剂散了半天的味。

而在聊天过程中我们也弄清楚，他跟我同龄，外号小胖。

因为本来就宅，所以住处囤了不少吃的，出事的时候也逃过一劫，一直撑到今天，才山穷水尽。

听说商业街有个庇护所，商场里物资充足。

于是他才逼不得已，来「偷袭」丧尸。

陈哥默了默，问小胖，「你说的那个庇护所，能收容多少人？」

「据说商场的地下仓库特别大，几千人吃一年都吃不完。」

我坐在一边听着，没出声。

其实早该想到，这么大的一个城市，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场数不胜数，幸存者的数量肯定也不少。

丧尸病毒虽然会传染，但它们畏光，只要提高警惕，并非无法抗衡的存在。

所以人类丧命的危险，自然也随之降低。

或者下来的人聚集在一起，搜集物资，自然就形成了所谓的庇护所。

而小胖提到的那个，显然规模较大。

而他们提出的条件也很容易理解。

目前这个阶段，黄金不会随着货币体系崩塌而贬值，而药物则是必需品，有人聚集的地方，必然需要药物。

至于杀丧尸，则是为了证明自身武力值。

没有物资也没有武力值的人，就是废物，庇护所当然不收。

我在心里下了定论，这个庇护所的头目，十分理智。

小胖不知道饿了几天，咔嚓咔嚓嚼饼干的样子，仿佛饿死鬼投胎。

陈哥看了一会，把自己喝剩下的水递了过去。

小胖愣了一瞬，没接。

特殊时期，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所以哪怕物资充足，我们每人一天也只有一瓶水的份额，小胖刚来，我倒是忘了给他拿水这事。

陈哥是好意，我怕他嫌弃，刚要开口解释。

就见小胖双手去接那半瓶水，表情庄严肃穆，竟然还红了眼眶。

「谢谢，从来都没有女性对我这么好过！上学的时候，哪怕整个操场只有我一个人打篮球，那些女孩子都不给我送水，她们宁愿把水给看门的大爷。大姐，虽然你长得不好看，还有点凶，但还是谢谢你！」

我的话被噎了回去。

陈哥的衣服来时弄脏了，现在穿着老板娘的旧衣服，一件酒红色的长睡裙，加上特殊时期没法理发，头发也长长了不少，乍一眼看过去，确实……

陈哥动作一僵，手里的矿泉水瓶被攥得「咯吱咯吱」响，他咬牙切齿地说，「谁是你大姐！」

声音低沉粗犷。

小胖这才回神，赶紧道歉，「哎哟，原来是大哥，对不起对不起，是我认错了，我说怎么会有这么丑的大姐。」

「嘭」的一声，矿泉水瓶被捏爆了。

薛雪没憋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我也抽了抽嘴角，本来还在怀疑他是不是装傻，实际心怀不轨，但现在看来，应该不是装的，他是真的傻。

因为没有多余的房间，小胖就跟我住在一起。

屋里有两张床，倒是刚好。

不知道是不是被陈哥瞪得害怕，他早早就拽着我要上楼。

上楼梯时，我想起一件事，问他，「对了，你是从哪听说，那个庇护所的存在。」

他犹豫了一下，忽然往我身边凑，「庄哥，这是我的秘密，你别跟别人说哦。」

他动作太快吓了我一跳，还好求生欲驱使下，我反应也不慢，赶紧把他那张圆脸推到了一边，「别乱叫，咱俩同岁。」

他的脸被我推得有点变形，但也不介意，接着说，「其实我是从网上看到的。」

我皱眉，不信，「胡说什么，现在到处停电，你怎么上网。」

小胖一脸真诚，急忙解释，「我没胡说，就拿咱们现在普遍使用的 4g 网络来说，就是一种移动通信方式，通过移动通信交换中心，与移动电话终端之间进行信息传递，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基站，基站遍布我国几乎全部区域，进行手机信号接收发送，之所以断电会影响信号，就是因为基站的备用电池组电量会耗尽，幸好我之前自己偷偷组了个小型基站……」

一连串专业词汇，听得我有点反应不过来。

不明觉厉。

我压下叫他说人话的冲动。

再看向眼前的小胖，他那张白胖的脸上，明明白白地写着两个字——天才。

忍不住感慨，没想到情商负分的小胖，智商竟然高得离谱。

「所以你的手机，还能上网？」

小胖点了点头。

我花了点时间，捋清楚他说的东西，继续发问，「但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能借助小型基站联网，充其量只能浏览之前的消息，也没办法跟其他人联络。」

小胖摇头，「关于这个，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猜测，有些基站或许配备了独立的发电器，所以该基站所在的区域，依旧有信号存在。」

这样……

小胖说完话，鬼鬼祟祟地掏出了一个布包，递了过来。

里面装着的，显然就是他口中的小型基站。

但我没接，不是因为别的，实在是他藏东西的地方，太一言难尽了。

「你把这玩意放裤裆里干吗！」

他却义正词严，「不是裤裆，我是把它系在腰上了，省得跑起来会丢！只是后来……绳子松了而已。」

「别说，磨得人家可挺疼了。」

我满脸黑线地往后退了一步。

我怀疑他在开车，虽然没有证据，但想把他的车以及车上的他都炸了。

他红了红脸，追过来解释，「我说磨我大腿了，哥，你想哪去了，让人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那你刚才怎么不把话说清楚！

「庄哥，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

见我实在嫌弃，他也不坚持，索性自己解开了那个布袋，拿出个小小的灰色盒子，还有充电宝。

「庄哥，你要不要连上去看看，不过我的充电宝没什么电了。」

说完他把手机递了过来，左上角有个小小的 2g 标示。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来，点进微博的同城广场，果然看到了零星的几条消息，时间都在统一断网之后。

大多都在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只有其中一条声明，提到了庇护所。

小胖有些激动，戳了一下屏幕，「我当时看到的就是这条，评论区还有详细地址。」

我点进去，不少人在追问，「庇护所在哪儿？吃的东西够不够。」

但发帖人却没有再回复，任凭评论建起了高楼。

但仔细看那条声明，却发现发帖人语气冷静，又将避难所描述得安逸舒适，反而让人觉得不靠谱。

时间是五天之前。

我来回看着评论区的追问，问小胖，「有投靠避难所成功的人，发出反馈么？」

小胖摇头，「没看见过。」

手机在我手心震了一下，显示低电量。

我便将它还给了小胖，「我的充电宝还有电，明天拿给你。」

转头扔了个枕头给他，之后却犯了难。

床倒是够大，但问题是被子只有一床，我皱眉，下意识念叨出声。

「估计得两个人盖一床被子。」

谁知小胖闻言，竟然抱着枕头缩到了床边，还咬着嘴唇。

「庄哥，人家是第一次，你一定要温柔一点！」

……什么玩意！

把老子的意大利炮拿来，一炮轰不死他算我输。

「你信不信我把你扔出去喂丧尸。」

「哥，别介，我错了，我就是开个玩笑。」

距离天亮还有六个小时，小胖才终于睡着，或许是因为环境的变化，他翻来覆去，睡得并不安稳。

闹钟准时响起，声音聒噪。

我迅速爬起来掀开窗帘，刚好目睹亮暗交替。

自从那次之后，太阳升起的步骤就像被省略了，由纯黑到大亮，只在刹那之间。

看着寒冬腊月明媚的阳光，我的心情却一点也轻松不起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洗漱完毕，我去了二楼的仓库，果然找到了十几个充电宝，检查之后，发现其中五个都是满电。

把没电的放回原地，以防将来有用。

而有电的都交给小胖，反正除了他的手机，其他人充电也没用。

小胖接过充电宝，眼神亮了亮，动作娴熟地充电开机，点进微博之后，却忽然「咦」了一声。

「有人回复我。」

我皱眉，凑了过去。

右下角的新消息提醒，有个鲜红的①。

点进去，发现来自一条微博的统一回复，「本避难所已联系国家，救援很快就到，想要前往北京避难的人，速来。」

小胖瞪眼，惊喜道，「国家救援，那咱们是不是都可以得救了。」

我没说话，反而觉得没那么简单。

我们所在的区域占地面积虽然不大，但临近大学城，人口密集，丧尸数目也不可小觑，而最重要的还是——交通瘫痪。

在这种情况下，哪怕国家出动，要带所有人去北京，依旧是天方夜谭。

薛雪一边梳头一边走过来，「你们在看什么。」

我把小胖手机联网的事，简单解释了一下，包括那个避难所的消息。

薛雪听完，眼神亮了亮，她跟小胖看法相同。

「那还等什么，咱们赶紧过去吧。」

陈哥低头磨斧头，原本并未参与我们的对话，却忽然出声反驳，「国家级救援只针对个别情况，不会强行聚集幸存者，而是区域封锁，防止扩散。」

言外之意，这个庇护所在撒谎。

陈哥是军人，虽然已经退伍，但关于国家救援的情况，说的肯定不假。

小胖对陈哥本来就有敬畏，有些动摇，「骗人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聚集幸存者。」

「为了聚集幸存者？」

薛雪的声音跟我同时响起。

她看向我，眼里写满了疑惑。

莫名看懂了她的意思，我摇了摇头，「具体原因不好说，但那些人不惜撒谎，都要将幸存者聚集起来，这里面波折不少，如果按照他们说的，避难所物资充足，完全没必要这么麻烦，肯定有所图谋。」

氛围沉重起来。

小胖忽然倒吸了一口冷气，作惊恐状。

「差点被这些人骗了，说不定他们就是为了诱骗我这种纯情少男，才设下陷阱，等我去了之后，再蹂躏我，欺辱我，嚶嚶嚶，吓死我了。」

直到所有人都无语地看着他，连小童都一脸嫌弃，小胖才嘿嘿笑了两声。

我扫了他一眼，终于下定决心，「我打算去哪个避难所看看情况，你们谁要一起去。」

不管他们骗人的目的是什么，这个避难所终究不简单，有网络，还有意聚集幸存者。

最重要的是，发帖时间是一个半月之前，丧尸病毒爆发的第三天。

应对突发状况，大多数人都还忙着惊慌失措，但这个发帖人却已经发帖，有意建立避难所。实在是冷静的，有点不正常。

要么他天生理智，适应能力极强，要么……就是跟我一样，提前收到了通知。

第三章 前往庇护所

「我要去那看看。」

小胖瞪眼

，原本被肥肉挤着没看出来，这小子竟然还是个双眼皮，「这个庇护所不是图谋不轨么，怎么还要去。」

我盯着手机，语气坚定，「有点东西想确认一下。如果你们怕危险，也可以留在这等我回来。」

超市物资充足，比起庇护点安全得多，各自报名的关头，我没理由让所有人都陪我一起冒险。

陈哥放下斧头，看了我一眼，「我跟你一起去。」

他还主动解释了一句，「那个庇护所，是有点不对劲。」

小童也攥住了陈哥的袖子，「我跟叔叔一起，去找爸爸妈妈。」

陈哥拍了拍小童的脑袋，没吱声。

薛雪咳嗽了一声，「我也一起去。」

我皱眉，刚想阻止她。

情况危险，她一个女孩子还是留下更好。

她却瞳孔晶亮地看过来，「你这傻兮兮的样子，连白天的丧尸都打不过，真出了事陈哥护着小童，我不在旁边，你怎么办。」

说完转头，避开我的视线，粉白的脸上现出点可疑的红晕。

小胖端着手机蹭过来，笑得谄媚，「那我呢，我也打不过丧尸，小姐姐你是不是也得保护我？」

薛雪啧了一声，「你吃那么多，连丧尸都打不过，还好意思说。」

说完扭头走了，留下一脸凌乱的小胖，愣愣地念叨着，「不该是这样的啊……」

陈哥看向我，脸上的笑容意味深长，叫我脸上也一阵发烧。

「消炎药，还有手电筒……」

库房有不少书包和手提袋，但为了不露馅，我还是只拿了一个纯黑的登山包，看不出新旧。

毕竟那庇护所状况不明，还是不要轻易暴露超市的物资比较好。

薛雪按照我说的，往包里装物资，「还有呢，一点吃的不带么？」

「当然要带。」

我把手里的塑料兜递过去，里面是泡面和香肠，只不过……

「小鸡炖蘑菇？！」薛雪打开看完，震惊地抬头，「你喜欢吃这个？」

「不喜欢，但就是因为没人喜欢，所以才要带这个，咱们是去避难的，如果物资充沛，谁还会去投奔。」

薛雪「扑哧」笑了出声，「你这哪跟哪啊，不过倒也算考虑细致。」

等她笑完，我把弹簧刀递了过去，「随身带着，别让人看见，还有……不要能单独行动。」

见我如此严肃，她晶亮眼里的笑意也没了，小心地接过了刀，「庇护所里，不是没有丧尸么？都是人的话还怕什么。」

我叹了口气，没说话。

末日来袭时，最恐怖的往往并非天灾，而是坍塌的社会制度，以及在黑暗中滋长的，疯狂的人心。

陈哥拎着斧头等在门口，手上夹着根烟，来回打量，却没点燃。

他换了件皮夹克，断了胳膊的那边，剪了袖子，小童乖巧地靠着他，拿着小汽车不舍得撒手。

给小胖也塞了把弹簧刀，又把模型枪装在了我上衣口袋。

「离天黑还有六个小时。」

看了一眼手表，给众人报时。

陈哥稳稳地点了下头，问我，「现在出发？」

锁好超市门，用石块顶好后，陈哥打头阵，然后是我牵着小童，薛雪跟小胖殿后。

但目的地，却不是所谓的庇护所，而是街边落单的丧尸。

毕竟要进庇护所，又不能暴露物资，最好的方法，就是带着丧尸头过去。

虽然白天阳光强烈，但周围的丧尸还是一点一点围了过来。

「准备好了吗？」

陈哥声音低沉，问话的同时，人就冲了出去。

薛雪也抬腿，把一个逼近的丧尸送到了陈哥斧下。

斧刃寒芒掠过，连带响起呼呼的破风声，动作迟缓的丧尸就没了脑袋。

小胖惊呼了一声，「哇，小雪厉害，陈哥威武！」

但我却并不乐观。

眼下丧尸刚开始聚集，数量少，当然不难应对。

但这一条街的丧尸，数量多得可怕，成群围过来之后，数量就占尽了优势，只有薛雪和陈哥抵挡，肯定不行。

「小童别乱动，乖乖站着。」

说完这话，我也掏出了刀子。

病毒爆发，总归得学会杀丧尸，不然只能拖累队友。

一张狰狞腐败的脸凑到面前，张口就要咬，我适应着鼻端的腥臭，挥出去的刀子用了十成力。

虽然艰难，但冷静下来之后，也能勉强抗住丧尸，分散了陈哥的压力。

一片和谐中，小胖却忽然尖叫了一声，「哎哟！」

变故陡生，他手上的刀子刺出去，却没能拔出来，手无寸铁，只能被逼近的丧尸吓得连连退步。

一下乱了队形，小童呆愣地站在原地，竟成了活靶子。

陈哥反身想来救人，却因数个丧尸同时发难，动弹不得。他急得红了眼，「小童！」

我咬牙，扑过去护住小童，但却没能躲过右边的丧尸，被它一口咬在了胳膊上。

还好穿的衣服够厚，没弄出伤口来，不然这只胳膊就废了。

饶是如此，也叫我吓出一身冷汗。

薛雪尖叫一声，着急地问，「你没事吧！」

我摇头，「没咬破。」

陈哥手上速度不慢，脸色却沉了下来，「你们三个带着小童先走，找个落脚的地方等我，丧尸我来杀。」

我没反驳，把小童抱进了怀里，薛雪也不恋战，做出了撤退的准备。

小胖却没后退，磕磕巴巴地说，「也，也不能把陈哥一个人留下啊。」

我回头，见他脸色煞白，出声解释，「距离太远，下次天黑前咱们肯定到不了避难所，如果等杀完丧尸再去找地方落脚，多半天都黑了，更危险。」

我抱着小童在丧尸群里躲闪，喘了几口粗气，「而且我们武力值太低，留下反而是拖累，不如现在先走，引走一部分丧尸，还能减轻陈哥的压力。」

说完用背包撞倒一个逼近的丧尸，腾出一只手拽他。

小胖这才跟上，举着背包帮忙开路，推土机似的把丧尸撞向两边，我抱着小童跟上他，薛雪殿后。

我们人多，引走了大部分丧尸，陈哥那边的确轻松了不少。

我松了口气，一边走一边留意街道两边。

有了！

「往两点钟方向走。」我抬高音量，提醒二人。

是个车库，卷帘门放下一大半，丧尸关节无法弯曲，进不去。

「是！」

小胖瞬间理解了我的意思，调整方向奔着车库走，到了近前一弯腰，猫了进去，累得直喘气。

我先把小童送进去，之后也跟着躬身进了车库。

薛雪一路殿后，有丧尸纠缠，所以速度快不起来，眼看靠近车库，却体力不支，累得手忙脚乱。

我看得着急，出声提醒，「躺下！」

她了然，迅速躺在地上，几个翻身就甩开了丧尸，进了车库。

「呼。」我长舒了口气。

终于脱险，灰头土脸的几人面面相觑。

丧尸的鬼哭狼嚎被卷帘门一隔，都少了正面接触的可怕。

小童歪头往外看，「外面的丧尸好像在唱歌。」

不知道谁开的头，三个人都笑了。

小胖把攥在手心的刀鞘往地上一扔，一边挠头一边说，「看样子我那刀是找不回来了。」

「不过刚才痛快，小庄哥你看见没有，我拿包一砸一个准，丧尸这玩意看着吓人，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我笑着看他，「那刚才是谁，吓得都走不动路了。」

「你俩还笑，看你们脏的。」

薛雪勾着唇，坐姿带着飞腿的飒气，倒是没注意，她刚才滚了一地的土，还不如我俩干净。

我拿出一瓶水，几个人轮流喝了。

起身观察环境。

这个车库不小，墙壁光洁，靠里停着一辆 AMG GT，明亮的黄色，给昏暗的空间平添了一抹亮。

新车，或许买回来还没开几次，谁知道出了这事……

我把心里的难过压下去，掏出包里的手电。

两排置物架钉在墙上，工具种类繁多。

墙上挂着几件工装外套，薛雪刚才发现自己滚了满身土，摘了一件，把身上的外套换了。

第一次离开超市，感受着萧瑟的街道，跟以前天差地别，大家都想起了没出事之前，情绪难免低落，一时无言。

薛雪忽然「咦」了一声，「这是什么。」

一边说话，她一边从工装口袋里，拿出了一样东西。

我伸手接过来，是车钥匙。

车主应该是脱衣服干活，结果把钥匙放在口袋里，忘了拿。

里面有人说话，丧尸听觉灵敏，又开始哐哐撞卷帘门，这样陈哥等会恐怕进不来，我脑子里忽然划过一道灵光。

「我有个办法。」

虽然不知道能不能生效，但总得试试。

我开门上车，插钥匙启动，发现运气不错，油箱是满的。

我小心翼翼地地把车开出来，横在了车库门口。

跟我预料的差不多，刚好把门堵得了个严实。

薛雪拉着小童靠边，语气疑惑，「你这是干什么，横着也开不出去啊？」

我没应声，埋头用铁丝，把斧头往撬棍上缠，交代小胖，「把卷帘门往上推。」

他跟着照做。

我远程继续指挥，「再高一点。」

等都准备好，我才拿着绑好的撬棍斧头站在车边，伸出去割了一圈丧尸头。

丧尸头被卷帘门顶住，下半身又被车挡着，前进不得，他们爬不上车顶，也够不着我，但改装后的斧头却够长，能砍倒外面。

也就相当于这些丧尸一动不动，乖乖露出脖子等我砍。

我舒了口气，脸上露出笑意，成了。

小胖目瞪口呆，「草，小庄哥，你真是个人才，这是卡 bug，拿丧尸当小怪打了啊！」

小胖看得手痒，跃跃欲试地把撬棍斧接了过去。

一斧头横出去，倒下一片丧尸，他玩得不亦乐乎。

真……收人头，啊不，尸头。

拿百万豪车来卡丧尸，倒也是史无前例。

我摆了摆手，深藏功与名。

薛雪凑过来，问我，「这样应该撑不了太久吧？」

「跑车车身本来就低，丧尸尸体又倒在车侧面，相当于在地上铺垫子，刚开始还不明显，但等尸体垫高了之后，脖颈位置也跟着升高，如果再把卷帘门往上推，丧尸爬进来怎么办？」

薛雪看了一眼手机，神色多了几分忧虑。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天黑了，陈哥还没来。」

我思绪回转，拦住了杀丧尸上头的小胖，「先别打了，把卷帘门放下来，开个会。」

几人聚拢过来，连小童都抱着小汽车，乖乖蹲在了我面前。

「天黑之后，丧尸的战力翻倍提升，到时候不知道会出什么意外，所以绝对不能待在外面，我刚才看过地图了，那庇护所也不算远，咱们现在有车，开车过去，半个小时绰绰有余。」

小胖问，「我刚才把小红旗插在门口了，陈哥应该能看到，那咱们等他过来？」

「不，咱们去接人。」

现在车库门口全是丧尸，陈哥就算到了也进不来。

「在车库里找找，能用的都带上，半小时后去接陈哥。」

说完这话，几人就分头在车库里翻找。

我负责墙上的两排工具箱，外套脱了当包裹，把能用的工具都装了起来。

半个小时零五分后，一行人开车出了车库。

薛雪在副驾驶汇总物资，「我们找到了三身工装服，两壶汽油，一包钉子，半打火机……对，还有个薄毛毯我也带上了，其他东西太大件，车上放不下。」

小胖在后排应声，「不然陈哥就上不了车了。」

我点点头，转弯之后就放缓了车速，找着陈哥的身影。

「叔叔在那。」小童扒在车窗上，眼尖地找到了陈哥。

他围着一辆脚蹬三轮绕圈，拿丧尸当风筝放，三轮车里装了不少丧尸头。

看样他是打算等会儿骑三轮车跟我们汇合。

我按响喇叭，顺便把小胖那边的车窗也摇了下来。

「陈哥，这边！咱有车啦！」

小胖兴奋得像只哈士奇。

陈哥愣了愣，但很快反应了过来，扬声喊道，「我先不上车，你们弄出点动静把丧尸引过去，我骑三轮去前面等你们。」

我遥遥比了个 ok，薛雪配合默契地掏出了蓝牙音箱。

「心里的 fa，我想要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

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听着熟悉的迪斯科，我熟悉地摇……

不同于小胖的震惊，再次听到丧尸专用背景音乐，我的内心早已毫无波澜，甚至淡定地甩了个漂移，沿着蹦迪的动线引丧尸。

陈哥骑着三轮渐渐走远，我才叫薛雪关了音箱，掉转方向跟上了陈哥。

小胖愣了半天，才从 disco 里回神，问我，「小庄哥，咱现在都有车了，还要丧尸头干什么，车这么珍贵的物资，庇护所肯定不会拒绝的，不如赶紧叫陈哥上车。」

我摇头，「就是因为咱们有车，才必须得带着丧尸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

车、油，在末日都是稀缺资源，无比珍贵，如果拥有者没有与之匹配的实力，那一不注意，就会惹来杀身之祸。

小胖不明白，我也没再解释，他之后总会懂的。

陈哥骑着三轮速度跟在车后面，眼看丧尸追不上，直接就没上车。

薛雪照着离线地图指挥，很快就到了目的地附近。

车一进商圈，我们立刻就发现了不同，最明显的，就是丧尸数量少了很多。

白色的集装箱车停在商场门前，后门敞着，有人坐在里面聊天。

我们还没下车，集装箱里就跳下来两个男人，拎着棒球棍，一脸凶悍地逼近。

「你们是干什么的！」

陈哥的三轮车没停，径直迎了上去。

手藏在背后，朝我们几人摆手——待在车上，别下车。

陈哥说清来意，「我们听说这里有庇护所，是来投奔的。」

那两人闻言，却看都不看陈哥一眼，死死盯着车不放，眼里是遮不住的贪婪，「车里是什么人，怎么不下来？」

我假装看不懂他的眼神，打开车门。

「我们都是一起的，从大学城那边过来。」

有我带头，薛雪和小胖也牵着小童下了车。

两人之中更壮的男人，攥着棒球棍戳了一下车胎，问，「你们打算用这辆车来交换？」

「不是，我们杀了丧尸。」

男人将我们几人来回看了一遍，视线落在薛雪身上时，明显亮了几分。

「哎哟，还有个妞，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会玩。」

他眼中的恶意不加掩饰，说出来的话更猥琐。

薛雪下意识退了一步，躲到我身后。

他却笑了，露出一嘴黄牙，面上淫色更甚，「庇护所不收女人和小孩，你跟着这个小白脸也没用，还不如求求我们哥俩……嘿嘿。」

小胖闻言一愣。

瞪着眼上前一步，「你们在网上贴出消息的时候，可没说不收女人和小孩！」

那男人冷笑，晃着手里的棒球棍，「那又怎么样，有本事你现在就走啊。」

显然是笃定我们不会离开。

毕竟来庇护所投奔的人，大都是山穷水尽，任凭揉搓。

小胖没想到他们如此无赖，「你这人！」

门口的争执声音不小，商场的大门被人掀开一条缝，探出几个脑袋，年龄跟小童相似。

不收小孩？

我心里冷笑，将薛雪挡了个严实，「她们需要上缴的物资，或者丧尸头，我们会负责。」

那男人视线被挡，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但对于我说的话，到底没有反驳。

我见他这样，却是心里一沉。

果然没猜错，这个庇护所的存在，可没有看上去那么善良。

那男人扫兴地摆手，退回了集装箱里，「大头，你带他们去见老师。」

叫大头的应声，在前面带路。

这两人负责看门，在庇护所里定然没多少话语权，接下来要见的，才是大人物。

可是……老师？庇护所的管理者是个老师？

如果不是，那为什么会用这样的称呼……

走进商场，我又是一愣。这里跟我预料中的场景实在大相径庭。

原本的各个小店，全都摆了拼凑出来的「床」，甚至有些还挂了门帘，门内有男有女，好奇地探头，看着我们几个。

陈哥忽然压低声音，说了句，「不对劲。」

我还没问，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商场里的自动扶梯还在运行。

小胖也小声念叨，「怎么回事，都停电这么久了，这电梯怎么还能用。」

我没应声，这商场到处都透着诡异。

不光是电梯，灯还有充电器，都是有电的，那些人分散住在各个小店里，不像避难，反而像在安家过日子。

这就是所谓的庇护所？

跟着电梯上楼，才发现每层的情况都差不多，原本的服装店，精品屋，甚至奶茶店，全都换了摆设，改成了住人的地方。

大头目不斜视地领路，显然对这情况习以为常。

一直上到七层，才下了电梯。

这商场一共八层，是商业街最大的。

刚才上来的路上，我默默算了一下。

一层是护肤品和彩妆，二三层是服装店，四层各种店铺都有，属性比较杂，五层餐厅居多……

只有第七层，除了靠近电梯口的家居店，其他地方都被木板挡住了，倒不知道原本是什么地方。

到了第七层，大头的脚步明显放缓了不少。

他把我们带到家居店门口，竟一改莽撞，压低的声音里都含着尊敬，「老师应该还在休息，你们就在这等。」

等了二十分钟依旧没动静。

小孩定性本来就差，小童仰头问陈哥，「叔叔，我们还要等多久？」

陈哥没说话，显然也察觉到状况不对。

薛雪蹲下来，压低声音哄他，「小童乖，很快就好了。」

就在这时，门开了，里面却出来一个女人。

高挑，红裙，脸上带着精致的妆容，跟眼下满街丧尸的氛围格格不入。

她随意扫了我们几个一眼，脸上表情冷淡，「进来吧，老师在等你们。」

进门，才发现家居店实在不小。

原本用作样品展示的桌椅床灯，都换了位置，不像家居店，更像星级酒店。

华丽，明亮，精致。

正对正门的沙发上坐着个人，穿一身唐装，扣子一丝不苟地系到了脖子下头。他笑容慈善，「你们是从哪来的？」

他这话是朝着陈哥说的，显然是看身形判断，把陈哥当成了一行人的头目。

陈哥隐蔽地扫了我一眼，见我点头才出声，「大学城。」

「我们都是住在一栋楼的邻居，听说这边有庇护所，这才一起来投奔。」

说辞是我们提前商量好的，没暴露薛雪的实力。

「庇护所会给投奔的人提供庇护，但不养闲人。」他佯装为难。

陈哥抢先开口，「我是退伍军人，能多杀丧尸保他们。」

那位「老师」点了点头，但再看陈哥时，眼里多了忌惮，笑容更加言不由衷，「你不用担心，大家都是同胞，既然来求助，当然没理由把人赶出去，只要你有本事，他们都会没事的。」

说完他看向红裙女人，「你带他们安顿一下。」

女人点头，神色明显现出不耐烦。

女人先核算了我们带来的丧尸头，六十四个。

之后拿出一摞扑克，数了六十四张出来。

陈哥皱眉，问了一句，「这是什么？」

那女人挑眉，表情高傲，「这是你们的命，收好了，别等丢了哭都没地哭，要租房子去一楼，服务台有人。」

说完转身就走。

小胖嘟囔，「什么啊，说了跟没说一样。」

我从陈哥手里接过扑克，一张张翻看，心里有了个猜测。

「这东西，应该是这个庇护所里的货币。」

几人齐刷刷地转过头，等我解释。

我举起捻开的几张扑克，给大家看。

每张牌背面都有个小小的红色印章，一个「李」字规整地圈在印章的红圈里。

「如果我没猜错，得用这个在庇护所里租房子、兑物资，物资和纸牌之间，有个兑换比率，而这些纸牌，要用丧尸头换。」

.....

事实证明，我猜得没错。

我们一行人站在服务台外边，小胖看着手写的「价目表」咋舌。

「为什么服装店这么贵，要四十张牌。」

里面的平头青年嗤了一声，「租不起是你没本事杀丧尸，在这抱怨什么。」

我往后翻了几页，「价目表」后面还有其他物资的价格。

泡面一箱二十张扑克，矿泉水二十张扑克，香肠五张扑克……我默默算着，比起这些物资，服装店的租金确实称不上不上贵。

小胖气不过，反驳，「谁说我们租不起，我们在车库那头杀了……」

我上前一步，没让小胖继续说下去。

「帅哥劳驾问一下，物资只能在这兑吗？」

青年脸上稍缓，显然对那句帅哥很受用，「如果不想兑的话，还能自己去找物资，不管找到多少，都能留下一半。」

陈哥拧着眉，「那另一半呢？」

青年理所当然地说，「当然是放到庇护所的仓库里。」

小胖又不满，觉得这是亏本买卖，「我们自己找到的物资，为什么要放到仓库里！」

「庇护所给你们提供住处和吃喝，你们找到物资，当然得上交！」

小胖看似憨厚，但说出的话却句句直击重点，「可住处和吃喝都是我们杀丧尸换的，又不是庇护所免费提供的。」

那青年被噎得说不出话，烦躁地推了小胖一把，「去去去，你们爱租不租，不租滚蛋。」

「租，我们就要那个服装店，再兑半箱泡面，半箱矿泉水。」

我把手里的扑克递出去，按住小胖，叫他少安毋躁。

这小青年只负责兑东西，本身就稀里糊涂的，跟他争辩也没意义。

核对了数目，这青年才扔出一对锁和钥匙，「赶紧走，东西等会儿有人送过去。」

显然是烦透了我们。

服装店在二楼，这次再乘电梯，好奇的视线就少了很多。

一路找到那青年说的服装店，确实称得上宽敞。

货架上的衣服都在。

我凑近去看，刺绣的 logo 大气奢华，店内的装潢和陈设都说明，这些衣服价值不菲，但在末日袭来之后，终究成了身外之物，无人问津。

令人唏嘘。

陈哥把门锁上，卷帘门也落了下来。

我们几人这才找地方坐下，稍事休息。

忙了一路，一直绷着神经，只有此刻才得了安定。

陈哥沉吟片刻，却是把先前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地方实在不像个庇护所。」

我也沉重地点了下头。

末日之后，原本的社会体系坍塌，而这个庇护所，建立起了另一种秩序，荒唐且严苛，匪夷所思。

昂贵的物资价目，说是提供庇护，其实更像在逼人出去寻找物资，壮大商场本身的库存……

小胖放下书包，拿出之前喝剩下的半瓶水，喝了几口。

念叨，「庇护所的物资这么贵，还不如把之前，在车库那边割下来的丧尸头都带上。」

薛雪捧着脸，苦笑，「有钱难买早知道，况且来之前，倒也不清楚这庇护所的情况。」

小胖叹气，「我之前还嫌麻烦，现在想想太亏了，咱们人多，一箱泡面也吃不了多久，还是得想办法出去杀丧尸。」

薛雪附和，「对啊。」

但我依旧沉默。

毕竟要杀丧尸，哪像说的那么简单。

从清楚扑克牌的来历可用途之后，我才明白，为何开车过来的一路上，越靠近庇护所，丧尸越少。

显而易见，都被庇护所里的人杀了，拿来换了物资。

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再想杀丧尸，就得去更远处。

但天亮时间有限，杀丧尸又并非易事，一旦路上耽搁了，等到黑天之后，哪怕驱车前往也十分危险。

我没将顾虑说给小胖几人，毕竟我们也不是真的需要庇护。

而是为了看看，这庇护所内的情况，以及所谓的国家救援，又是怎么回事。

小胖把包里的东西往外掏，我也收起思绪，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

当务之急还是快点安顿下来。

毕竟，来都来了。

服装店宽敞，容下我们四个大人一个小孩绰绰有余。

我跟陈哥合力，把玻璃展示窗里的模特搬出来，开始拆垫在橱窗里的垫子，以及长毛厚地毯。

一共两个展示窗，拆出面积不小的两块地毯。里面还有用作装饰的抱枕，虽然不大，但聊胜于无。

薛雪甚至还从角落里翻出来一大摞布。她语气欣喜，「竟然真的有，我之前逛商城的时候，总看见导购把货放在角落，然后用布遮起来，这才想碰碰运气。」

这布料不够柔软，但厚度却足够，加上衣架上的夹子，倒也勉强做成了个粗糙的布帘，把服装店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部分。

一张地毯加软垫放在里面，给薛雪睡。

另一张铺在外面，也能睡人。

而我在店中央凸起展示台上铺了几件大衣，做了个像模像样的「床」出来。

小胖忙前忙后，把摆在各处的凳子都集中起来，拼在一起。

这些凳子本来就是给逛逛累的人提供休息的，表面是皮质的软垫，睡起来也很舒服。

剩下陈哥和小童，一起睡地毯，倒是刚刚好。

解决了睡觉的问题，泡面和水也被送到了门口，而且他们还很贴心地给我们送了几副碗筷。

暂时有吃有睡，大家都松懈了几分。

坐下来休息。

我拿出一瓶水，刚想喝。

就听陈哥的肚子打头抗议，而我还没来得及笑他，自己的肚子也开始「附议」。

这一番折腾，的确不轻松。

我笑了笑，去拆泡面箱子，「先吃饭，有什么事等会说。」

薛雪却拦住我，把她一直背着的包放到了当中，「先吃咱们带来的，这些留着，还能多撑几天。」

我预感不好。

便见她刚说完话，就从包里掏出了香肠，还有——小鸡炖蘑菇。

.....

我怎么把这码事给忘了。

之前光担心暴露物资，玩笑似的带了这么些泡面，却没想到，这庇护所虽然怪异，但却未搜查投奔时我们携带的物资。

见我一下哑了声，薛雪扑哧笑了，「谁让你那么谨慎。」

陈哥见状，有意解围，「没事没事，能吃饱就行，泡面嘛，什么口味都差不多。」

刚刚从前台翻出了一个热水壶，小胖拿出去洗了，刚好用来烧热水。

十分钟后。

整个服装店里，弥漫着浓浓的小鸡炖蘑菇的味道。

大概吃了太久自热火锅和面包，猛然换换口味吃泡面，竟然也觉得不错。

连小童都乖乖捧着泡面，吸溜吸溜吃得认真。

就在这时候，忽然有人敲门。

是谁？

我抬头，对上陈哥的视线。

他探头去看，声音警惕，「刚才没见过，是个男的，身高一米七五左右，偏瘦，戴眼镜。」

我也回头，见到一张小心翼翼的笑脸。

见他武力值不高，对我们造不成威胁，我们这才去开门。

「你是？」

「啊，我就住在你们隔壁，看你们刚住进来，来打个招呼。」

我先前就知道，三楼几乎住满了，只有我们这间店太大，租金也高，才留到现在。

但他要打什么招呼？

如果是和平年代，新邻入住，想交朋友还可以理解。

但这可是末日，哪来的邻里之情。

怕是别有目的。

被我们几个齐刷刷地盯着，男人有些局促地递给我一样东西：一瓶老干妈。

见我疑惑，出声解释，「出事前我家是开杂货铺的，之前来投奔的时候交了一半给庇护所，但还剩了不少。」

我敛了和气，面带逼视，「有何贵干？」

见我这样开门见山，他脸上现出几分尴尬，一咬牙，说了实话。

第四章 搜寻物资

「我听说你们有车，能不能……」

原来是想借车。

我皱眉拒绝，「对不住，这情况下油实在不好找，所以车不外借。」

说完就打算关门。

既然本来就不想借，那也没必要假客套。

但眼镜男却伸手抵住玻璃门，急急开口，「不是，我不借车，只是想跟你们结盟，一起找物资，我知道有个小超市位置隐蔽，还没被人发现，但有点远，得开车才能把东西带回来……我给你们带路，东西分给我一点就行。」

他表情真挚，不像在骗人。

而且这合作，听上去确实可行。

我松了玻璃门，叫他进来。

毕竟退一万步来说，他就算是骗我，也拿不到任何好处。

他把老干妈放在「餐桌」上，那是拆了前台的木板，搭成的小桌。

小胖直勾勾地盯了一会，到底没动手去拿，转头看向刚进来的男人，「你说的那个超市在哪，既然位置偏僻，那你是怎么找到的？」

问题直接，不算礼貌，但却是关键。

眼镜男身材瘦削，一看就不擅长打架，自然不会去远处杀丧尸，更没有理由，能意外发现一个偏僻的小超市。

眼镜男不知道听没听出小胖话里的怀疑，毫不迟疑地开口解释，态度真诚。

「其实那超市就在我家楼下，因为无照经营，所以没有挂招牌，藏在住户楼里，去的都是小区住户。出事的时候，我们那栋楼又在室外开动员大会，只有我和妻子因为刚搬过来，没收到通知……」

眼镜男顿了顿，语气有点悲凉。

「后来呢？」

「后来……后来手机偶然联上了网，我跟妻子就知道了庇护所的事，急着来投奔，只拿了贵重物品，倒是没想到，庇护所是这样的状况……」

他的话里没有漏洞，我的怀疑也就消了。

抬头征询陈哥的意见，「要不，就走一趟？」

陈哥放下手里的泡面，痛快应下，「行，那等下次天亮之后，咱们就出发。」

眼镜男惊喜，连连道谢，「谢谢谢谢，我果然没看错，你们都是好人。」

既然选择了信任，那至少在结盟期间，就是自己人了。

我伸出手，「庄钦，出事前是学生，您可以叫我小庄。」

他眼里惊喜没消，推了推眼镜回握我，「李栋，出事前是教师。」

「陈威，退伍军人。」

「薛雪，学生。」

「董天成，大家都叫我小胖，在艾欧尼亚做 ADC！」

.....

李栋握住小胖的手，听完介绍瞬间迟疑，「在……哪儿？」

我憋住笑，敲小胖脑袋，「您别听他胡说八道，当他在放屁就行。」

一番商讨，很快就敲定了明天的计划，我跟陈哥外出，薛雪小胖小童留守，天亮后填饱肚子就出发。

还有九个小时天亮，李栋见一切确定，起身打算告辞。

我却想起一件事，迟疑后问他，「李哥，我想问一下，商场的电是……」

一般大型商场会配备发电机，这一点不难猜到，但问题是，发电机油耗很大，实在奢侈，绝不可能从出事到现在，持续供电。

李栋听我问这个，有点吃惊，「你们难道不知道地下车库的兼职吗？」

「那是什么？商场的供电，不是来自发电机吗？」

李栋摇头，又坐回了原位，娓娓道来，「最开始，就我们刚来的时候，商场确实是用发电机供电的，但库存汽油太少，哪怕把地下车库那些车都撬了，把油箱里的油抽出来，也没能撑几天。」

「还是老师出主意，要人力发电，避难所里碰巧，有好几个机械专业的教授，拿车库里的豪车当零件，鼓捣了好几天，竟然真把发电装置，跟健身房里的动感单车连了起来，多亏他们，咱们才有电用。」

李栋神色感激，我却觉得奇怪。

人力发电，从技术角度来看确实可行，但多年来却一直都未曾投入使用，究其原因，实在是效率太低，动能转化为电能的过程中，会损失很大一部分。

而利用风力和水力发电，损耗虽然存在，但自然能本身够多，足以忽视转化损耗。

人力发电却相反，会极大程度浪费劳动力……

「那你刚才说的兼职？」

我虽然隐隐猜到了那是什么，但还是问了一句。

「是老师善心，提供的兼职，不会杀丧尸找物资的人，可以去地下仓库，踩单车发电，一天能赚二十张扑克，总能保证温饱。」

说到这，李栋似是有感而发，「唉，老师真是个大好人。」

小胖心直口快，瞪眼，「我们找到的物资，他都要扣下一半，算什么好人？」

李栋闻言，一脸莫名，「可是老师给我们提供了住处，又安全又有电，不收物资怎么行？」

一天之内，听到两次同样的论调，小胖气得翻白眼，「可这商场本来就……」

我不动声色地挪过去，踩住小胖的脚。

小胖「嗷」的一嗓子。

我乘机扯开话题，「不早了，咱们还是赶紧睡吧，明天还得去找物资。」

李栋一拍脑门，「对对对，我老婆还等我告诉她结果呢，我得赶紧回去。」

等李栋走了，我转头，才对上一脸幽怨的小胖。

「庄哥，你变了，你不再是我认识的那个小甜甜了。」

我无奈解释，「我不是故意踩你，是怕你惹事。」

小胖眼神更加幽怨，委屈道，「我不过说句实话。」

陈哥接话，替我解释，「商场里的人，对那个老师都很尊敬，甚至崇拜，他的地位高得难以想象，咱们还是谨言慎行。否则要是你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被传出去，极有可能会引起整个庇护所的针对，到时候咱们想走都走不了。」

陈哥表情严肃，小胖这才认清现实，磕磕巴巴地说，「不，不至于吧……」

我苦笑，「希望不至于。」

眼见小童犯困，脑袋像小鸡啄米一样，一下一下地点。

我也不打算再想，「算了，先睡吧，有事明天再说。」

铃声准时响起，我跟着睁眼，关了闹钟。

天亮了。

小胖还在睡，服装店里静谧，能听到各人均匀的呼吸声。

陈哥不在。

我掀了身上的大衣，才看到陈哥站在门口，似乎在跟谁说话。

见我醒了，他朝我招手，示意我出去。

是李栋夫妇。

第一次见到李栋的妻子，二十六七岁，年纪不大，五官并非令人惊艳，但胜在气质娴静温柔，也是个美人。

李栋朝我笑笑，语气亲近，「怕你们来不及吃饭，我们提前准备好了，如果不嫌弃你们就先凑合凑合。」

他话音刚落，身边的妻子就递出了两个透明食盒。

米饭小菜一应俱全，说凑合肯定是谦辞。

我伸手接了，才发现食盒还热着。

李栋夫妻两个住在小吃店里，想来是有厨具的。

「谢谢嫂子，谢谢李哥。」

李栋妻子柔柔出声，「不碍事，我家这口子胆小，今天还得多麻烦二位，把他给安全地带回来。」

陈哥点头应下。

「那我们两个收拾收拾，半个小时之后就出发。」

陈哥进门，我拎着食盒正打算跟上，却听到一声嗤笑，「呦，姓李的，这小白脸就是你找的靠山？」

隔着几张桌椅，一群男人歪在甜品店门口，说话的那个裸着上半身，还故意动了动肌肉，表情嚣张。

「快别折腾了，还不如跪下来叫我一声大哥，我帮你照顾老婆，嘿嘿，至少不用讨好个连毛都没长齐的小白脸。」

肌肉男这话一出，围在旁边的小弟一阵笑声。

「大哥人真好。」

李栋紧紧攥着拳头，气得双目通红。

「刘虎你欺人太甚！」

「姓李的，你别不识抬举！赶紧跪下，大哥帮你照顾老婆，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我眉头紧锁，盯着对面令人生厌的一群人。

庇护所的物资来源皆凭借杀丧尸的能力，导致武力为尊，自然会催生更多的丑恶。

肌肉男注意到我的视线，恶狠狠道，「看什么看！」

李栋气得咬牙切齿，但见肌肉男的火气转到了我身上，还是担忧地推我，「算了，他们人太多，咱们会吃亏的。」

我眸光沉了沉，没动。

人要隐忍是没错，但前提是得分清楚，什么该忍，什么不该忍。

我偏头，压低声音对门内陈哥说，「咱可能得在车上吃饭了。」

陈哥了然，「没事，车上吃还能观赏丧尸，也挺好。」

我听出他话里的调侃，笑笑，然后朝着对面抬高音量，「真想众筹送你一面镜子，不然你看不到自己那张脸，却能到处恶心人，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你是不是活腻歪了……」

那男人腾地起身，眼看动了怒。

我也不急，继续说，「但好在，老天爷是公平的。」

等到肌肉男的小弟都好奇地看过来，我才一字一句接下去，「既然给了你这张丑八怪的脸，果然也给了你智障的脑子，以免……不协调。」

这话说完，那男人自然气炸，也顾不得身边的小弟，狰狞着一张脸就冲了过来，挥拳欲打。

但还没看清我的动作，就被匕首抵住了脖子，拳头僵在了我脸前，距离鼻梁不足三厘米。

一动不动。

我冷笑，「连你这种弱鸡都挑事，是有点腻味。」

之前闲得没事，我就跟着陈哥学了两招擒拿。也明白了真正的战斗，并非动作片里的眼花缭乱，讲究的是干净利落，迅速制胜。

锁喉这一招，拿不拿武器都差不多，但用上匕首，威慑力总是更强一些。

这肌肉男看似强壮，肤色却很白，行动又莽撞，一看就不通招式，只是在健身房里练出了一身蛮力。

果然，喉咙被抵，肌肉男立刻傻了，浑身发抖，「你……你，庇护所里不许伤人，你要是真的杀了我，老师会把你赶出去的。」

其实我二人体力悬殊，他想挣脱，是很容易的一件事。

但他早吓破了胆，动都不敢动。

第二次威胁人，我倒是熟能生巧。

手上轻轻用力，在他脖子上划出一道血痕，「你之前做了错事，我也不跟你计较，但至少，该道个歉吧。」

肌肉男忍着痛，哆哆嗦嗦地眨眼，「是，您，您说的是。」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大哥，都是我的错，我就是坨垃圾，还特别恶心人，不，我不光是垃圾，还是厨余垃圾，而且不可回收，我就是废物，活该被埋在垃圾站最底下……」

.....

倒也不至于。

眼看这货越说越详细，我赶紧拦住他，「行了行了，不是跟我道歉，是那边那位。」

我指了指李栋。

他转头，眼看李栋满脸怒气，当即「扑通」一声跪了下去，「对不住，以前是我鬼迷心窍，冲撞了嫂子。」

李栋见状吓了一跳，赶紧躲开。

「其实也，也不至于，你快起来。」

李栋解了气，我也把匕首收了起来，「别有几个人跟着捧着，就当自己是黑社会了，想活命，还是低调点。」

刘虎死死捂着脖子，疯狂点头，「是，大哥教训的对，我以后一定低调。」

我没理他的谄媚，进了门。

外头的人很快就散了。

屋里响着有节奏的鼾声，我失笑。

难为小胖睡眠质量好，他离门口最近，可外面闹了这一通，却依旧睡得很沉。

我去换了衣服，穿上工装外套，把斧头和干粮扔进包里，甩到背上。

陈哥把小胖拍醒，嘱咐他看好薛雪和小童，之后我们就出了门。

汇合的时候，李栋也背了个双肩包，分量不轻，想来里面装的也是食物和武器。

庇护所规矩不少，不过倒是不会没理由霸占物资，所以我们很顺利的上了车。

昨天夜里，天黑之前，我们已经把车库找到的东西，都搬到了服装店里，所以现在车里很宽敞。

我开车，李栋坐在副驾驶指路，陈哥在后排吃饭。

顶着看门光头不满的视线，车缓缓开出了商业区。

路上丧尸渐渐增多，我照着李栋说的，往市区方向开。

「到了到了，就是前面，丽水小筑。」李栋提醒。

小区大门很高，里面一水的欧式设计，绿化带绕着外墙，可以看出，原本是个高档小区。

但出事不过月余，已显荒废，地上随处可见暗色的血渍，残肢断臂，腐烂的躯体……拦路杆被直接撞断，丢在路边，丧尸浑噩地游走。

我放缓车速，避开障碍，朝着小区大门驶去。

刚进小区就能看到一家超市，叫丽水便利，但门敞着，里面空空如也，显然早被人扫荡完了。

随后又见着几个小超市，都是差不多的状况。

我也就没再四处看，按照李栋说的，往他住的那栋楼开。

李栋说的没错，这个小区的幸存者寥寥无几，围栏内楼宇间都死气沉沉。

我心情沉重。

但不得不承认，正是因此，我们收集物资的过程，十分顺利。

陈哥开路，我跟着杀那些意外躲进楼内的丧尸，并不危险。

尤其二楼往上，便再难看见丧尸的影子——丧尸呆滞，有规律的楼梯和转弯足以拦住他们。

许久没有人气，楼梯间布满灰尘，我提着手里的木棍，把楼梯间的窗户都挑开，里面进来点新鲜空气，这才好了不少。

李栋惊喜，同时加快了脚步，「到了，五楼。」

我跟陈哥叫他先行，在后面跟着。

三人站在一扇棕色的防盗门外，我心中疑惑，「你们的超市，在五楼？」

「不是不是。」李栋恍然，「哎，是我搞错了，这是我家，平常习惯了上到五楼，一时改不掉，超市在一楼。」

我哑然，一行人又往楼下走。

一模一样的防盗门，看不出是超市，但推开门却别有洞天。

超市整洁，东西排在货架上，井井有条，还有一间仓库，里面也几乎装满了货物，不知道是不是，出事之前也刚进过一次货。

物资丰厚程度，出乎我的意料。

陈哥也收了斧头，感慨，「东西倒是不少，不过比起……还是差了点。」

他应该是想说我们的超市，但顾及李栋，没说出来。

我提醒，「咱们快点收拾，早点回去，别节外生枝。」

「不着急吧，反正咱们出来得早。」

我没说话，还是催促大家快点。

距离黑天的确还早，时间充裕，但我担心的，并不是丧尸。

这地方不算远，庇护所的其他人自然也能过来，万一撞上其他人，面对丰厚的物资归属感，难保不会生出异心。

毕竟这档口，杀人，可不犯法。

三人都行动起来，先是成箱的东西，一箱一箱的都搬到车上。

但车里内空间有限，我们翻出了几张新床单，通通拆了，看见东西就放进去，做成一个接一个的大包裹。

再拆了货架，只剩最底下有滑轮的一层，用绳子并着绑起来，成了一大片有滑轮的底板，系在车后的横杠上。

最后一步，把打包好的东西放在手工「底板」上，一路拖回到庇护所。

等到最后收工，我们几乎把所有有用的东西都拿上了，连车顶上都用绳子捆了个包裹。

米面，香肠，罐头，琳琅满目的调味品……

我虽然不抽烟，但还是把打火机和香烟都带上了。

这一趟的收获，实在不小。

李栋一脸兴奋，「小庄，真有你的，我本来还担心，咱们这车小，拿不了多少东西，得多来几趟呢。」

我摇头，「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李栋茫然，「啊？」

我接受，「方圆几百里，但凡显眼的超市都被搜刮过了一遍，我们能拿到这批物资，最大的仰仗就是位置隐蔽。」

一旦我们拿了一次物资回去，就会有人凑过来，想要分一杯羹。

李栋摆了摆手，觉得我小题大做，「那咱们继续保密不就完了。」

陈哥嗤笑，「你不说，人家也有的是办法知道，你能保证下次再来，身后不跟着几条小尾巴？要我说，你们这庇护所，很少有人能连续带物资回去吧。」

「当然有……」

李栋欲言又止，缓缓变了脸色。

最早的时候，油量充足，庇护所有车的人不少，也经常有人开车去找物资，找到了会得意扬扬好几天，但很快会在下次外出时候，再无音信。

庇护所人人自危，这情况不太容易引起注意，除非太过频繁。

李栋来的时间不短，但因为初始带了药物，换了不少扑克牌，不争不抢地过了很久，观念尚且温暾，现在经提醒才明白。

庇护所不许杀人，但出了庇护所，又有谁来约束那些人？

我看他表情变幻，出声提醒，「所以我们不能来第二次，甚至短期之内，最好都不要再出庇护所。」

李栋点头，表情犹豫，「不过，真的有人能连续带回物资。」

我从后视镜观察他表情，不像说谎。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庇护所组建的物资搜寻小队，由老师专门挑选，最有能力的人加入小分队，负责搜寻物资，壮大庇护所的仓库，每人每天工资两百张扑克，待遇极好。」

我皱眉，「最有能力？」

李栋语气更加坚定，「有退伍军人，武术教练，据说还有……黑帮，当然不光是这些，有其他本事，也能加入搜寻队，比如那几位建出发电设备的教授，也在其中。」

车里陷入沉默。

武力，智力……将最高水平的人才约束起来，为自己所用，只要许以足够的利益，这些人就会相互制约，一心供他驱使。

这哪里是物资搜寻小队，这分明是用来维护他统治的私人军队！

这位「老师」，野心实在不小。

回程要拖着物资，速度比来时慢了不少。

但好在路程不远，我们很快就回到了商业区。

见到车顶都捆了物资，看门的两人瞠目，远远迎过来，对着车后的几个大包裹又是一通打量。

惊疑不定地吼道，「你们带回来的，都，都是物资？」

陈哥摇下车门，扫了他一眼，没说话。

卸下来的几个大包裹，比说话更能证明。

因为东西太多，庇护所里也有不少人来围观。

李栋忙着思考庇护所的真面目，一路沉默，也没了起初拿到东西的兴奋。

我们三人等在一边，看着庇护所的人清点物资。

「老师！就是他们，这些都是他们带回来的。」

大头领着一群人走近，一脸谄媚。

那位老师走在中央，众星拱月。

他依旧一身唐装，在我们三人面前站定。

笑吟吟道，「从庇护所建立以来，你们还是第一个，一次性带回这么多物资的小队。」

之后他转头看向我，「而且你们两位昨天才加入庇护所，今天就带回了物资，更少见。」

我礼貌地笑了笑，想看 he 葫芦里卖什么药。

「李某惜才，诚邀二位加入庇护所的搜寻小队，两位应该愿意的吧。」

李某……我想起每张扑克牌背后，印着的李字，倒不惊讶。

只是，这人看都不看李栋一眼，明显是冲着我跟陈哥来的。

目的何在？

眼前人笑呵呵的，询问态度温和，但身后那群亦步亦趋的壮汉，却是另外一回事。

他只盯着我，像是笃信，只要我点头，陈哥也会同意。

见我不语，他倒也不催促，只低头摩挲着手上的扳指，身后的壮汉便齐齐上前一步，压迫感倍增。

陈哥肌肉紧绷，伸手要抓斧头，我上前一步拍了拍他肩膀。

之后开口，「早就听说搜救队待遇让人眼红，一直想加入，苦于无人引荐，现在老师有意邀请，当然不会拒绝，」

见我应下，那位老师表情凝了凝，笑道，「那就好。」

之后忽然敛了笑意，定定地盯着我，又沉声重复了一遍，「那就好。」

随后他转身进了商场。

他一走，围观的人群也散了不少，显得人群里那一抹红色，更加明显。

是昨天来时，陪在「老师」身边的女人，她打量着我跟陈哥，意味不明。

这一通折腾，天很快就黑了，好在物资清点也接近尾声。

我们带回来的物资太多，哪怕庇护所扣留一半，剩下的数量也颇为可观。

李栋说他只拿四分之一就够了，但我坚持一人一半。

李栋的妻子下来迎接，跟我们道别之后，便匆匆回到了住的小餐馆，连东西都没拿，说是寄存在一楼分发点。

而我跟陈哥则在商场里找到了购物车。

之后推着整整两车的东西，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羡慕，上了三楼。

刚一进服装店，忽然出现的胖脸就吓了我一跳，小胖问，「小庄哥，听说你们加入搜寻队了？！」

「你怎么知道？」

「都传遍了，你们没上来之前，大家就都在说，这次咱们可要享福了，那可是一天两百张扑克啊！攒一攒或许还能换个投屏。」

薛雪敲他脑袋，「真当咱们是来避难的？咱们调查清楚国家救援的事，留不留下还不一定呢。」

小胖单手捂着脑袋，嘟嘟囔囔，「投屏有什么错，投屏还能带走呢。」

但终究打不过薛雪，去翻看我跟陈哥带回来的物资。

东西归置到一半的时候，外面来了人。

是那个叫刘虎的肌肉男，站在门外强装亲切，奈何他脸上的僵笑违和，十分吓人。

怕吓着小童，我赶紧过去开门，「有事？」

「有有有，明天搜寻队出任务，去找物资，十二个小时之后开会，我来通知一下。」

我有点惊讶，「你也是搜救队的？」

他骂自己是垃圾的场面历历在目，不由让人怀疑他的能力。

见我质疑，他立刻挺直了腰板，正色，「我怎么了，我可是金牌教练，卧推三百五！一般情况下，没人打得过我」

我似笑非笑的看他，「金牌教练？」

他似乎也想起了之前，被抵着脖子求饶，低头掩饰，「咳咳，那次是小哥你太厉害，我一时不察，这才……话我带到了，那就不耽误小哥你休息了，回见。」

说完，火烧屁股似的跑了。

刘虎声音不小，屋里几人也能听到。

薛雪担忧，「听说这附近的物资能找的都被找回来了，明天肯定要去远的地方，如果白天回不来就危险了。」

陈哥宽慰，「没事，先吃饭吧，反正还有十二个小时才开会，如果到时候发现状况不对，咱们再溜都来得及。」

陈哥低头烧水，表情轻松。

但我心里清楚，哪怕明天状况凶险，他也不会离开。

因为目前看来，这个庇护所很不对劲，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不安全。

我能肯定，陈哥作为一名军人，不会弃如此多寻求庇护的人于不顾。

这一趟又带回不少物资。

薛雪跟小胖，白天把东西重新归置了一遍，原本露在外边的三张「床」也换了位置，并排摆放，另挂了一层围帘。

物资成箱子放好，挨着墙壁排得井井有条。

原本的模特衣架用不上，都清到了门口，留出一片空地，摆放用来吃饭用的桌子。

归置过后，原本不伦不类的服装店，竟也有了家的意味。

我叹了口气。

忽然便理解了，为何庇护所里这么多人，都愿意被这虚假的平静麻痹，不再另寻庇护。

毕竟能在乱世之中有个安稳的家，实在太幸福了。

十二个小时过去，天还没亮。

我跟陈哥拿上武器，便前往一楼集合。

一楼没开灯，只有大厅中央挂了面投屏，眼下天还黑着，能清楚地看到，投屏上是一张地图。

借着投屏的灯光看过去，大厅里聚了四五十人，一眼扫去全是身高体健之辈，哪怕没拿武器，也气势十足。

「老师」换了一身黄色唐装，布料上用银丝绣成的龙头微扬，活灵活现。

我嗤笑，他倒真不隐瞒自己的野心，想着登基当皇帝。

我跟陈哥不愿惹人关注，站在人群最后，等着剩下的人陆续到齐。

看门的大头出现，轻点人数。

见人齐了，「老师」才清了清嗓子。

「今天要去城西，会分两辆车集装箱车出发，去时每车二十人，回来时一车坐人，一车装物资，目标是一个大型仓库，开车需要一个半小时到达，等会天亮就出发，路上不要耽搁。」

「据情报，仓库里约有五十人，其中老人和小孩占大多数，成年男子不足二十，依靠我们的兵力，绰绰有余。」

我跟陈哥对视一眼，双双皱眉，这位老师的话，刚开始还正常，但后面却越听越不对劲。

不像是搜集物资，反而像是掠夺。

陈哥压低声音，问站在他身边那个穿皮衣的男人，「你们平时要去的物资点，也有人？」

皮衣挑眉，不屑地扫了我一眼，「不然呢，都这时候了，哪还有没人的物资点，你以为都像你跟那小白脸运气那么好。」

我没吱声。

毕竟我跟陈哥的「破格」加入，肯定会有许多人看不惯。

陈哥也假装没听出他话中带刺，继续问，「你们抢了物资，那原来物资点的人怎么办？」

皮衣态度轻慢，冷笑一声，「当然是杀了，一群没本事的懦夫，连物资都守不住，难道还带回来供着不成。」

他说得漫不经心，满是对人命的轻视。

陈哥拳头捏紧，但顾忌眼下状况，却不能鲁莽行事，只是恶狠狠地瞪着皮衣。

皮衣见状，表情也凶恶起来，「看什么，等会把你的眼睛挖出来。」

他刻意威胁，音量增大，不少人因此看过来。

站在人群最前的「老师」也往后方看来，问道，「怎么回事？」

皮衣冷笑，轻蔑地指着陈哥，「老师，新来的是正义使者，想替天行道，恐怕要给死的那些老头老太太报仇！」

我上前一步，打歪皮衣的手，护在陈哥身前，沉声道，「无论律法是否健全，社会是否安稳，谋财害命，欺凌弱小，跟禽兽有什么区别，你只顾着自己享乐度日，护着家人和平，却对别人的父母孩子，痛下杀手，还是说，你不会老？老了也应当被杀死？」

周围因这番话，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老师」见状，朝我俩走来，眼神冰冷，却并没指责，反而牵出一个微笑，「二位恐怕有些误会。」

陈哥不客气地质问，「误会什么，你们没有杀人抢物资？」

「老师」继续微笑，缓步上前，「你们两个的正义感，我也十分敬佩，但你们可有想过，眼下这场丧尸爆发其实并非偶然，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本来就是自然进展的必然过程。」

他看向我，笑容里藏着几分阴沉，「丧尸出现，带来生存危机，就是一次筛选，这叫择优，人类当中，身体健壮，武力有优势的就是其中宠儿，于你所说的享乐与否，看的也是个人实力，对吧？当然，能在择优中活下来的，还有像你我这样的——聪明人。」

话里明晃晃地带着威胁之意。

他搬出进化论一说，强行解释，看似逻辑清晰，令人信服，可实际上不过是为了满足他私欲，想出的说辞罢了。

但我也清楚，目前的状况不适合撕破脸。

压下怒火，跟他虚与委蛇，「既然这样，那个仓库里的人活到现在，也该有其过人之处，如果向庇护所寻求庇护的话，您也不会不接收吧。」

察觉到我的以退为进，他眸光染了几分不满，但依旧挂着伪善的面具，「自然。」

但这两个字，总有点咬牙切齿的意味。

「不过，接收他们可以，但住处却不能免费提供。」

答应了接收，却不提供住处。

可这样一来，那些人没有物资和住处，跟换了个地方等死又有什么区别。

好一个偷换概念。

陈哥皱眉，还要争辩，我却伸手阻拦。

这人相当自负，我们已经逼着他留下几十条人命，若再提出异议，恐怕会遭到反噬。

第五章 忍无可忍

「老师」并未一同前往。

两辆集装箱车一起出发，我跟陈哥在后面这辆上。

因为先前的小插曲，其他人显然对我们反抗「老师」的举动不满，刻意避免与我们交谈。

在我们两个与其他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鲜明的真空带。

我跟陈哥乐得清闲，闭目养神。

大约一个小时零二十五分。

察觉身下的车在减速，我睁眼时，刚好看到陈哥递过来的棒球棍，这是出发前发放的道具，人手一根。

跟着人群下车。

仓库并不显眼，白色的卷帘门放到最底下，里面寂静无声，只有门前整洁的台阶，表明这里确实有人居住。

嗅到活人气息，三三两两的丧尸围过来，还没等我跟陈哥动手，其他人群起而攻，几棒球棍挥出，丧尸已然倒地。

卷帘门从里面锁住，想暴力打开并不容易。

皮衣带头，走近仓库，态度粗暴地用力拍着卷帘门，「里面的人听着，我倒数十个数，再不开门，后果自负。」

十个数倒数完毕，门依旧没开。

他扬声骂了几句，举着棒球棍开始砸，「都给我砸，我就不信今天砸不开这个破门！」

皮衣虽然莽撞，但在这些人当中颇有威望，他一发话，大多数人都围了过去，开始砸门，将仓库前堵得严严实实。

虽然人多，奈何仓库的卷帘门本就有防盗效果，所以收效甚微，复合材料的卷帘门只是出现凹陷，根本没有破碎的迹象。

足足半个小时，凹陷也只是加大了些许。

我摇头，迈步上前，拽住了皮衣挥棒的胳膊，「不如让我试试。」

棒球棍嗤笑，「你？你怎么试，给里面的人下跪，求人家开门吗？」

周围响起零散的嘲笑声。

我盯着他，等笑声消失才接着开口，「按照你们的攻击效率，最少要砸上五个小时，卷帘门才有可能破洞，而考虑到你们的体力，时间只会更长。」

「老师要求速战速决，拿到物资就回，按照你的做法，确定能在天黑前赶回去？还是说，天黑前回不去的责任，你来承担？」

皮衣莽撞，却并不愚蠢，瞬间就想清楚了其中利害，变了脸色。

法不责众，但枪打出头鸟，他最先站出来砸门，如果没能按时完成任

务，当然也要因此负责。

他神情坚定地往后闪身，砸门的动作也随之停下，刚才听他号令的众人，也跟着退开，让出被砸得凹凸不平的卷帘门。

没人阻拦，我这才清了清嗓子，朝仓库里说话。

「我们来自商业街的庇护所，商场地方很大，物资充足，收容了很多寻求庇护的人，你们人数不多，如果想要安全，最好跟我们走。」

里面没有动静，皮衣冷笑，出声讥讽，「小白脸，你这计划，好像也不怎么靠谱啊。」

我没理他，继续朝里面说，「仓库虽然有物资，但你们人多，总有吃完的一天，且周围的大小商场早被搬空，你们人少，连寻找物资都成难题，不如加入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活下去。」

这句话说完，里面终于传来一道低沉的男声。

「你们真的只是来救人的？」

皮衣见状，察觉说话之人态度松动，拼命朝我使眼色，要我赶紧答应下来，安抚里面的人。

我依旧没理，自顾自地说，「不是，我们这次来，主要目的是搜集物资，救人只是顺便，我们有两辆车，四十个人，全都是壮年男子，且携带武器，也就是说，仓库里的物资，一定会被带走，至于你们，愿不愿意投奔庇护所，可以自行选择。」

皮衣一把揪住我的衣领，质问「你干什么！」

显然对我将实话全盘托出的举动，十分不满。

陈哥的棒球棍从斜里伸出，撞向皮衣手上的麻筋，逼着他不得不松开我。

皮衣瞪眼挥拳，眼看要跟陈哥动手。

但在这时，仓库大门响动。

卷帘门开了。

站在门口的男人一身灰色运动装，稍长的头发撇在脑后，虽然手上没拿武器，但浑身的气势却不可小觑，显然就是刚才跟我说话的人。

而仓库的西南角，铺着一片被褥，十几个男人肩并肩，把老人孩子还有女人护在中间。

我朝面前的男人伸手，「庄钦，学生。」

他回握，「周成跃，医生。」

是个练家子。

怪不得仓库里老幼居多，壮年男子不足一半，却能安然无恙一直到今天。

门既然开了，皮衣只能被迫收回拳头。

他压着怒火，不甘地瞪了陈哥一眼，指挥道，「搬东西！」

仓库的物资数量称不上多，中规中矩，但难得的是，竟然有一整套净水器和水泵，这东西在这儿用不上，但搬回庇护所却是个宝贝。

有了「老师」临走前那一番话，皮衣等人并未动手打架，只是听话地搬运物资。

周成跃见我们并无伤人之意，也指挥着他的同伴，开始帮忙。

人多干活也快，东西很快就都装上了车，只剩下最后那套净水器和水泵。

剩下的活不多，大多数人都靠在车上休息，懒得再动，只剩三个人合力去抬。

没想到竟出了问题。

水泵和净水器太重，三人中，一个在下面托，两个在上面拽，没想到上面两人有一个手滑，水泵竟然直接朝着下面那人的胸

口砸去。

一片惊呼，奈何距离太远，下面那人眼看就要丧命。

斜里忽然飞出一根棒球棍，将水泵往上撞了一下，不过两三厘米，上面的人就抓稳了，把水泵顺利搬上车，周围人呼啦围过去询问，下面那人死里逃生，大呼幸运。

周成跃耸了耸肩，似乎只是不小心将棒球棍脱手，转身进了仓库，帮老人搬被褥。

但我总觉得，那根棒球棍忽然飞过来，并非巧合。

陈哥附在我耳边，解释，「别小看那几厘米，准头，方向，力道缺一不可，不管差上哪一点，要么水泵损坏，要么底下那小子没命，绝对不是偶然，连那几个人的剩余力气都能计算在内，简直不是人。」

我问，「如果刚才真的打起来？」

陈哥毫不犹豫，「胜负不好说，但如果任由那蠢货砸门，在门砸开的一瞬间，这人就能秒掉至少三个，而且他还有帮手……」

眼看周成跃一脸平静的忙碌，把小孩和老人都带上车，之后在我身边坐下。

我才问了句，「为什么要开门？」

他笑了笑，「因为你没说谎，根据人数判断，你们确实是来拿物资的，救人只是顺便。」

我沉默，对刚才的直言不讳，生出几分庆幸。

刚才被救的那小伙子凑过来，千恩万谢地给他鞠躬，末日混乱，性命最贵重。

他摇头称是巧合，自我介绍是医生。

我跟陈哥默默听着，谁也没揭穿他。

他或许会治病，但绝不仅仅是个医生。

周成跃救下的小伙子叫李超，是个话痨，三五不时就会冒出几个新问题，几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所以回程倒比来的时候要热闹。

下车，卸货。

「等等，不许进！」看门的两个人举着棒球棍，一脸煞气地阻止。

从仓库带回来的人，果然成了问题。

但我也早有预料，这些人中，有一半都是老幼病残，对那位「老师」来说，是完全无用的人，要将他们安置下来，恐怕没那么顺利。

包袱和被褥卷扔在地上，两个看门的堵在门口，态度坚决，「你们房子都租不起，凭什么进庇护所？」

周成跃疑惑，陈哥叹了口气，凑过去跟他解释何为租房子，何为扑克牌。

李超为人直爽，有些不满地站出来，「他们的物资都被搜救队带回来了，怎么不能换扑克，你怎么这么不讲理，小心我去找老师，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两个看门的，虽然听到了李超的告老师言论，但轻蔑的表情不变，显然毫不在意。

我摇头，李超还是太过天真。

那位老师虽然没出面，但庇护所上下皆听他指挥，现在仓库这批人被拦在门口，恐怕就是听了他的命令。

但周成跃毕竟是听了我的话，才打开了仓库大门，我当然不能就这么放任他们不管。

我扬声发问，问的却不是两个看门的，而是暗中观察的人，「那你们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租得起房子，就能进去庇护所？」

大头有点怪异地盯着我，「你要干什么？」

「我就问你行不行。」

见我咄咄逼人，大头视线往楼上瞟了一眼，才试探着点头，「应该……可以吧。」

「那事情就解决了，我会借扑克给他们。」

我上前一步，把之前那次带回物资，换的扑克都塞进了周成跃手里。

有五十多张，虽然不多，但用来租房子肯定是够了。

「现在他们有能力租房子，你们也没理由再拦着他们。」

大头闻言，虽然不情愿，但还是从门口退开了。

我没再理会那些卸货的人，带着周成跃去物资交换处租房子，剩下的青壮年就在原地，守着老人和孩子，显然对这个庇护所也十分戒备。

等一切办妥，从物资交换处拿到钥匙，周成跃才忽然出声，「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回头，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来这一句。

却见他警惕地看着我，「据我所知，扑克牌在庇护所就等于物资，很珍贵，你没必要帮我们……」

原来是误以为我有所图谋。

我摇头，反问，「你身手不凡，不管投奔哪个庇护所都能活得很好，为什么要带着那些老人和孩子拖累自己？」

他眉头紧锁，「情况危急，既然有救人的能力，又怎么能视而不见？」

我把钥匙递过去，「巧了，我的想法跟你一样……但问题是，有些人不这么想，天灾来临，恰好给满足了一部分的野心，人命，物资都成了棋子，刚好用来满足私欲。」

我抬头，扫了一眼顶楼装修豪华的家居店，继续说，「我帮你确实有目的，但也只是想救下更多人，你可以自己选择加入我们，或者明哲保身，都没关系。」

他顺着我的视线也看向了顶楼，若有所思的接了钥匙。

半晌，才低声说了句，「我考虑一下。」

我跟陈哥先回了服装店。

薛雪早就把饭准备好了，小胖笑嘻嘻地迎上来。

「辛苦两位顶梁柱了，今天的工资发了没有！」

陈哥笑笑，「哪有那么快。」

小胖也只是问问，听说没发也不失望，「也是也是，至少得明天才能发下来。」

「来来来，快吃饭，今天是我亲自下厨，给你们做了凉皮。」

薛雪一面给小童洗手，一面解释，「他找隔壁借了厨房，做了好多。」

我摇头，「你们先吃，我得出去一趟。」

「刚回来就走，你要去哪，我亲手做的凉皮都留不住你吗！」

小胖身上围着围裙，一脸落寞的样子，像极了我的糟糠之妻……

被刚刚的想象吓得一激灵，我赶紧摇头，甩开可怕的想法，跟薛雪和小胖，简单解释了一下周成跃一行人的事情。

「他们虽然安顿下来，但物资却都被拿走了。」

小胖藏不住情绪，愤怒拍桌，「这庇护所怎么回事，也不知道通融一下，哪怕先借给他们一点，以后再还也行。」

薛雪眼神复杂地扫了一眼小胖。

我跟陈哥也是一样的表情，盯着小胖没作声。

他被我们盯得心虚，犹豫着坐下，「怎么了……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我表情严肃，问他，「小胖，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到庇护所的第一天，在物资兑换点，你说了什么？」

小胖表情茫然，但还是听话的回忆那天的事情，「我说……房租太贵了？」

「还有呢。」

「物资……物资也贵。」

我点头，继续问，「那你现在，还那样觉得吗？」

小胖愣了一瞬间，似乎很久没考虑这个问题了，「还……还好吧，反正咱们现在不需要去杀丧尸，更不用兑换庇护所的物资，加上你跟陈哥都加入了搜救队，一天两百张扑克，轻轻松松也能过得很好……」

气氛沉重。

小胖似乎也察觉刚才的话有问题，小声解释，「我也不是想待在庇护所当闲人，让你跟陈哥辛苦，要不，我明天就去地下停车场打工？」

我叹了口气，「你是不是忘了，我们来这个庇护所的目的，只是为了看情况，而不是长期居住？」

这就是我最担心的。

那个老师也罢，那些搜救队的保镖也罢，只要肯想办法，不合理的统治总能被掀翻。

但问题却是，任何一种制度，无论是否合理，都会有一批得利者。

这些得利者并非始作俑者，甚至没有坏心，可一旦享受过制度带来的利益，就会下意识认同这套制度，以及带来利益的统治者。

甚至成为制度的维护者，助纣为虐。

小胖初来庇护所时，能清晰地认识到庇护这套制度的漏洞，甚至强烈地抨击它。

可短短两周，他却完全接受并认同了这一套制度。

否则他不会理所当然地说出，要庇护所通融，先「借」再「还」，以及要去打工。

而这一切的发生，只是因为身份置换，我们成了制度中的获利者……

小胖尚且如此，那这偌大的庇护所中，又有多少跟他一样，在不知不觉间被洗脑，心甘情愿维护这套制度的人呢？

我不敢想。

还好小胖中毒不深，陈哥和薛雪轮番上阵，终于把他的想法扭回了正轨。

不过我的心情并没轻松多少。

搬着一箱泡面，还有不少其他食物，往周成跃一行住的地方走去。

他们租下了一间珠宝店，比起服装店来说，家具太少，没有能拿来拼凑床的东西，但好在地方够大，他们把柜台堆到了角落，被褥并排铺上，倒比仓库好得多。

我把泡面放在门口，敲了一下透明的玻璃门。

周成跃抬头，见我过来有点惊讶。

他叫其他人继续收拾，拉开门跟我出来，掏出一支烟递过来。

我摆手，「不用了。」

他见状，也没把手里的烟点燃，淡声说，「我本来也不抽的，但有些事，不抽烟似乎挺不过去。」

我看他神色落寞，没出声，静静等着。

「我以前是开武馆的，有个妹妹，她跟我们一起逃到仓库，那时候管事的不是我，青壮年要去找物资，女人孩子老人留下做饭洗衣服，那天轮到我跟兄弟们去找物资……」

他声音发哑，发颤，「我不应该把她一个人留下，她连自保能力都没有，那些人都她妈是禽兽……我回来的时候，连尸体都凉透了，割腕自杀，她给我留了一封信，要我救救仓库里的其他女孩。」

他手上紧紧攥着拳，极力克制情绪，「我把那些人都杀了，一个不留，只剩下老人，孩子还有女人，我跟武馆的兄弟们一起护着他们，也算是，圆了小婷的生日愿望。」

「你之前说他们是我的拖累，其实恰恰相反，是他们救了我的命，如果没有他们要保护，那早在那天，我就跟小婷一块走了。」

我一时语塞，没想到会揭开他的伤疤。

太过残酷的事实，让一切安慰都显得苍白。

我试探着开口，「你有没有想过，你妹妹她，其实早就预料到了，她怕你跟那些人同归于尽，这才写下那封信，作为你的顾虑和牵绊，只是为了让你好好活下去。」

周成跃沉默，半晌才哑着嗓子应声，「我明白。」

他倚在栏杆上。

我低头思考，这件事实在危险，或许莽撞地找到这个男人，打破他妹妹留下的计划，太自私了些……

他却忽然抬头，「我加入。」

大概是我脸上的歉意太明显，他出声解释，「小婷挖空心思希望我活着，不因她的死而消沉，所以哪怕为了让她放心，我也不能再堕落下去。」

他话锋一转，面容肃了几分，「而你们要做的事……似乎很有挑战性。」

下雨了。

从凌晨开始，混着漆黑的夜色，雨水悄悄到来。

因为是特殊时期，并不清楚雨水有没有别的影响，所以大多数人都不敢出门，躲在庇护所里，连日常搜查物资的搜救队，都

放了假。

工资照发，每天两百张扑克的肥差，哪怕什么也不做也能清闲度日。

我跟陈哥倒是第一次有时间，去地下仓库看看。

通往地下有直达电梯，但因为供电紧张，所以电梯没开，只能走下去。

小胖领路，在前面念念叨叨。

「地下车库的工作特别累，主要是工资太低了，拼死拼活才能混个温饱，我觉得不合理。」

一边念叨，一边暗示般地拿眼睛瞄我。

我好笑地踢了他一脚，「知道了，不是让你去干苦力。」

小胖这才嘿嘿笑着，放了心。

「我知道我知道，庄哥你也不是这样的人。」

因为接近地下的缘故，温度逐渐降低，楼道里鲜有几盏灯亮着，昏昏沉沉，看来早在末日之前，走楼梯去地下车库的人就很少。

走到尽头，沉重的木门关着，几人合力推开，这才到了车库。

车库很大，且结构简单，昏暗且直白的宽阔感，更让人觉得压抑。

车都被堆放到了一边，清出了一片空着的地方。

空地整齐地放了一百多辆动感单车，是健身房常见的型号，但跟健身房不同的是，单车的动力部分都被一根铁杠杆，连在了一个同步转动的设备上。

现在几乎所有单车上都有人在骑，旁边还有不少人靠墙坐着，应该是在等。

想来这就是之前李栋书所说的，人力发电。

第一次亲眼见到，难免觉得神奇。

陈哥也咋舌，探头仔细观察，「这是怎么做到的？」

我俩小声问答间，小胖的脑袋凑过来，「或许你们知不知道，安培环路定理？」

我跟陈哥动作一致地回头，盯着小胖，等他继续解释。

小胖挠了挠头，「其实就是高中物理，很简单，闭环电路的一部分，切割磁感线的时候，会在导线内部产生电流，所有发电机的原理都是这个，比如柴油发电机，消耗化学能转化成机械能，通过高速旋转的电机切割磁感线，产生电能并存储起来。」

他边说边指着动感单车后面的部分，「那玩意就是从柴油发电机上拆下来的，直接省略了消耗化学能的步骤，粗制滥造，效率特别低，既然打算用人力发电，传动比就不该这么低，至少得用上杠杆和齿轮……」

小胖的语气中满是嫌弃，而我默默向高中物理老师道了个歉。

陈哥也后退了一步，离动感单车远了点。

「你们也是，来干活的？」

周成跃远远走过来，打断了小胖对发电设备的改良计划。

他的那些朋友站在原地，远远地朝我摆了摆手，应该是在感谢我上次送过去的食物。

我摇头，「就是觉得好奇，所以来看看，你们要在这找活干吗？」

「嗯，我们人数不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过没想到忽然下雨，来干活的人翻了好几倍，怕是一会排不上。」

他跟着我们三个站到角落，压低声音，但脸上的表情跟闲聊并无区别，「你们打算杀了那个人，控制整个庇护所？」

他问得太直接，以至于我吓了一跳。

但见地下仓库人多，且大多都三两成群在聊天，我们聚在一起也不会引起怀疑，这才放宽了心。

「杀人并非最优选，但一定要控制住他，才能改变庇护所的规则，而且那个人多疑，庇护所又人多眼杂，这件事急不得，还得从长计议。」

庇护所里，除了搜救队，「老师」还有专用的保镖，平时住在家居店旁边，一旦出门就不远不近地跟着他，保护之意明显，而且那人野心这么大，难保没有其他自保的招数。

周成跃沉吟，点了点头，「听你安排。」

陈哥忽然抬头看向周成跃，发问，「你之前说你是开武馆的，武馆位置在哪？」

周成跃愣了一秒，沉着地回答，「不在 s 市。」

「在哪？」

「杭市。」

陈哥步步紧逼，「但听你的口音像京城人。」

「老家在京城，为了创业才搬到杭市。」

陈哥皱眉，似乎对这个回答不满，「为什么？」

「很少有人会选择离家这么远创业，而且杭市跟京城一南一北两个极端，你又为什么会带着妹妹来 s 市？出事之前，你真是开武馆的吗？」

陈哥的质疑在我预料之内，他早就怀疑周成跃的话，其实我也有所怀疑。

他动作低调，力道精准，绝非花架子，反而像是无数次战斗中近身磨练出的技巧，实力甚至在陈哥之上。

周成跃难得沉默，有点歉疚地摇头，「涉及隐私问题，恕我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发誓，既然选择加入你们，就不会中途退出，或者损害你们的计划。」

几日后我们才得知，原来淋雨会生病。

先前冒雨外出的人高烧不断，性命堪忧，已经确定雨水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

所以整整一周，庇护所都没人再敢外出。

随之而来的麻烦也逐渐显现——普通人的物资见底，生存艰难。

在这期间，小胖终于如愿兑回了一个投影屏，现在就连接在他的平板上，展示着庇护所，也就是整个商场的三维结构图。

「我们需要等到下一次搜救队外出，庇护所的守卫最薄弱时行动。」

「那人谨慎，守在家居店的保镖太多，我们只能提前埋伏进电影院，在他看电影时控制他，不过需要潜伏两个小时以上……陈哥会带队。」

「商场的供电装置在地下，平时有三个人看守，但每隔十个小时就会进行换班，那时会有五分钟空隙，我们需要无声无息地接近，并确保彻底切断电源。」

小胖提醒，「只要掰断总闸，瞬间就能断电。」

李栋攥着妻子的手，紧紧抿着唇坐在角落，身形消瘦，但眼神坚定，早在被陈哥点醒，看透那位老师的野心之后，他就选择了加入我们。

周成跃一直听得认真，到等我说完才出声，「潜伏，切电源都不算复杂，但要如何确保行动失败后，其他人的安危？」

一旦失败，对方群起而攻，哪还有办法逃脱。

我沉默了一会，摇头。

「不能失败。」

一旦失败就会全军覆没，那个「老师」极其谨慎，身边的保护堪称毫无漏洞，如果不是骤然雨季，庇护所内情况严峻，我们也不至于如此冒险。

许是想到了地下车库里，密密麻麻排队等兼职的人，周成跃抿唇，没再说话。

计划一遍一遍推演，敲定细节。

但毕竟是第一次面对这种状况，我的中二魂虽在燃烧，但更多的还是不确定，整整四个小时过去，众人才散开，收了投屏准

备填饱肚子。

周成跃一行人没有食物，每次送过去也很麻烦，索性每到饭点，大家都聚到服装店，统一吃饭。

小胖经常帮厨，举手投足间也有了几分大厨的气势，竟然指挥我去楼下接水。

庇护所有电，但水资源反而紧张，只有一楼供水处能接水，一张扑克五升。

周成跃提出帮忙，我两个一起提着空桶下楼。

但刚走下电梯，便听到一阵吵闹，大头一改平时的镇定，惊慌地往电梯上冲，「人呢，快来人，都带着武器下来，丧尸闯进来了。」

一楼大厅，明晃晃地横着一具尸体，是之前跟我起过冲突的皮衣，他脖子扭曲，歪向一旁，半边脸都被咬没了，只剩下破碎的五官，以及满地的鲜血，胸前一丝起伏也没有，显然是死透了。

门口腐烂的丧尸身首异处，估计是刚才被大头和皮衣联手砍倒，也不动了。

皮衣死状凄惨，吓坏了不少住在一楼的人，他们尖叫着躲进了居住的店铺，不敢出来，我也扭开头，不忍心再看，毕竟几天前还好好的人，现在成了一具狰狞的尸体……

但视线转开的那一瞬间，我竟然发现皮衣的尸体在动，眼皮猛地一跳，我吼道。

「不好！把他扔出去。」

被丧尸咬过会被感染！

周成跃反应极快，在我出声的同时已经冲了过去，用水桶抵着尸体，将其推出了庇护所大门，而我赶紧跟上，把玻璃门关上，用身体抵住。

果然，被推出门后没一会，皮衣的尸体趴在地上，头却以一个诡异的姿势抬了起来，仅剩的一只眼睛里，没有丝毫聚焦，僵硬地转动。

幸好……

我长舒一口气，却听到身边传来周成跃震惊的骂声，「艹，这是怎么回事！」

我赶紧抬头，却看到远处，大批丧尸一改白天僵硬迟缓的动作，循着地上的血迹追来，密密麻麻，哪怕只是看上一眼，都叫人头皮发麻。

怎么回事，商业区的丧尸，不是早就被清空了吗，甚至方圆百里都不该再有，那这些又是从哪来的，而且天还没黑，他们的动作为什么这么灵敏？

大头去而复返，从电梯上慌慌张张地跑下来一群人，虽然攥着武器，但有人却连衣服都没来得及穿。

「怎么回事？」

「好久没紧急集合了，搞什么？」

嘈杂的询问声由远及近，惹得门外的丧尸更加躁动。

周成跃眉头紧锁，压低声音提醒道，「都安静！」

「你凭什么发号施令……」

大头不满地反驳，我直接拽着他的小臂，把人按到了门上。

隔着一道玻璃，跟外面张牙舞爪的丧尸对视。

他面上的不屑节节碎裂，只剩下惊恐，「怎，怎么这么多。」

这次没人再敢出声。

我拧着眉心，观察丧尸群，其中鲜血淋漓的几个异类十分明显，从衣服的破损程度就能确认，除了刚才死掉的皮衣，还有不少都是刚被感染的。

也就是说，附近可能还有其他庇护所，被丧尸入侵了。

观察就能轻易发现，这些丧尸不光速度变快了，甚至连听觉感知都更加灵敏，哪怕有玻璃门相隔，但只要轻微碰撞，依旧能引起外面的动静。

一楼没人敢再住。

用铁架衣柜堵住玻璃门，住户也都无声地迁到了二楼，有人因为租不起新的住处，只能在地板上席地而睡。

狼狈打地铺的人群中，零零散散地混杂着几个帐篷。

一时间，人心惶惶。

书店里，货架都被清到了角落。

空荡荡的室内，只摆了一把老板椅，搜救队的人围成圈，一片静默。

我跟陈哥站在最外圈，听着那位「老师」审问大头。

「老师，我真的不知道，是陈彪那小子，非要上厕所，我叫他回庇护所里，他嫌麻烦，说附近很安全，结果他回来的时候就被丧尸追着了，我当时手里只有一根棒球棍，他拿着斧头呢，我吓坏了才往回跑。」

陈彪是死的那个皮衣的名字。

老师面无表情，来回盘着手里的两个核桃。

他旁边一个文质彬彬的男人上前一步，递出一个手掌大的玻璃瓶。

我这才注意到，今天开会的人，不光是搜救队的外勤部，还包括之前李栋提起过的——教授们。

说话的男人三十出头，衣着妥帖，应当受过良好的教育。

「李老师，据我们初步观察，丧尸的变化似乎跟雨水有关，虽然无法测定雨水中具体含有的元素，但可能跟辐射有关。」

「可能？」那位老师出声，似乎压着火气，「我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把你们从 s 大的实验室救出来，要的可不是似乎或者可能，我要明确知道，到底怎么解决。」

男人噤声。

教授人群中，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叹气，「小李，我早就劝过你，情况特殊，对这种丧尸病毒的研究，早就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还是尽可能联系京城，求助国家研究所比较好。」

「放屁！」

老师「啪」地把核桃拍在椅背上，怒意汹涌，「我努力了这么久才建立了根据地，成立了搜救队，凭什么要给那些废物作嫁衣，再说一次，我不需要你们研究出怎么彻底解决病毒，只要你们告诉我，怎么才能避开丧尸的骚扰，继续搜集物资。」

老人面色凝重，「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一天不彻底解决丧尸，人类就找不回平静。」

但听到这话，老师却冷笑，「那又怎么样，整个 s 市的物资都在我的掌控下，哪怕拼命挥霍，也足够数百人衣食无忧，冯教授，您今年六十八了吧，还能活几个十年？只要你全心服从我，我能保你下半辈子吃香的喝辣的。」

「……至于人类的平静，那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表情平静。

「你这人……」冯教授叹了口气，没再劝，满脸失望地转身出了书店。

我下意识看向他离开的方向。

这个冯教授，似乎能联系上国家研究所。

老师仍在夸夸其谈，等我回神，只听到了个尾声，「……李某人不逼你们做选择，但该怎么做你们也清楚。」

我问陈哥，「他说什么？」

陈哥撇嘴，轻声解释，「一派胡言，威胁不听话就滚出庇护所。」

三天后，雨终于停了，但庇护所里的物资短缺却越发严重。

丧尸在门口游走，淋雨之后，哪怕是白天，灵敏程度也提升了一大截，没人敢轻易出门猎杀丧尸，或者寻找物资，地下停车场的兼职又过于火爆，所以很多人只能强忍饥饿。

一楼危险，所以物资兑换点也挪到了楼上，正对服装店的收银台。

「滚开！说了多少次了，一张扑克什么也换不了！」

兑换处的寸头暴躁地吼道，哪怕距离服装店还有一段距离，也能清晰地听到。

「怎么回事？」陈哥被吼声吵醒了。

小胖叹气，「每天都有，兑不起物资的人去兑换点求通融，一般都会被打一顿赶走，平时薛雪看到了，都会过去送点吃的，今天……欸，薛雪去哪了？」

我出声，「她有点事。」

却眼看兑换处的寸头，把那个女人推倒在了地上，一只手高高扬起，嘴里还骂骂咧咧，「你这女人怎么回事，有完没完。」

我皱眉，朝那头靠近。

不管怎么样，都不该动手打人。

女人跪在地上，不躲不避，连声祈求，「小哥，求求你了，只要你能通融通融，叫我干什么都行，我男人前天出去淋了雨，现在还在发烧，我们真的没法凑到扑克了，能不能通融一下，就给我们几块饼干也行，我倒是无所谓，可我女儿还小啊，她才十四岁，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那寸头打人的动作一停，「你说你有个女儿，漂亮不？」

女人面上一僵，显然听出了寸头话里的不怀好意，愣愣地跌坐在地。

「我看你长得还行，你女儿应该也不错。」

寸头嘿嘿干笑了，「叫你女儿陪我玩几天，我就借扑克给你们。」

女人向后躲去，已然退缩，「不行……不，不漂亮，而且她还小，才十四啊。」

但却拽住了头发，寸头语气恶劣，「你说的，只要能通融叫你做什么都行，怎么，叫你女儿陪我玩会游戏，就不愿意了？」

我忍不住攥拳。这是什么畜生！

一拳挥过去，寸头倒地，吐出一口血和两颗碎牙。

他捂着嘴怒视，「你哪来的，多管什么闲事！」

「因为你恶心，你这种人，就是社会的残渣，死了都没人可惜！」

我拉起女人，把之前发的胸牌扔到寸头脸上。

「你……你是搜救队的？！」

寸头看了半天，似乎在辨别胸牌的真假，脸色变了又变，半天才爬起来，捂着嘴跑了。

看来在庇护所里，搜救队的名号，比我想的还有用。

女人低声啜泣，连声道谢。

我叫小胖给她食物，问问她丈夫的情况，再把人送回去。

服装店里只剩下我跟陈哥。

我出声，「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无辜的人会死的更多。」

陈哥拧上瓶盖，半天才点头，「好，那就听你跟周成跃的。」

小胖半天才回来，进门后长舒了一口气，开始念叨，「那一家三口实在太可怜了，搞得我差点哭出来，下次这种事别叫我去，叫薛雪去，那丫头看着软萌，其实心如玄铁，比我理智多了。」

我跟陈哥都没出声，小胖自顾自接着说，「对了，薛雪到底干吗去了，连续好几天，吃完就带着小童玩消失，一直到晚上才回。」

我也拧开一瓶水，漫不经心地回答，「可能是在庇护所里交了什么朋友吧。」

陈哥却愣了一会，随即苦笑。

「原来你们早就准备好了，如果我要是继续反对，你们这是打算不带我，直接行动？」

我摇头，「你不会反对。」

陈哥又是沉默，半天才说了句，「也是。」

小胖一头雾水，「你们在说什么？」满脸疑惑几乎凝成了实体，有点好笑。

我把没喝完的水瓶扔进他怀里，问他，「叫你研究的那个，提高人力发电机效率的装置，进度怎么样了。」

小胖单纯，听到问话立刻骄傲地扬头，三层下巴都成了双下巴，「当然做完了，这点小事怎么可能难得倒我。」

第六章 背水一战

天色转暗，预计再有一个小时就会黑透，大家聚在一起，听着彼此的呼吸声，分外紧张。

周成跃队伍里身手好的都等在服装店里，老人孩子留守那边。

小胖往我身边蹭蹭，问，「小庄哥，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往外看了一眼，大部分打地铺的人都准备睡了。

的确不早了……

陈哥把棒球棍一抄，站了起来，「咱们不能一起行动，我跟六子先去，把搜救队队引到一楼，过五分钟小胖再去切电源。」

六子是周成跃队伍里的一个小伙子，身手跟陈哥不相上下。

我摇头，「再等等。」

薛雪还没回来。

陈哥劝道，「你放心，我俩有分寸，不会跟护卫队起冲突，而且再等就天黑了，到时候更麻烦。」

我叹气，重复，「咱们等薛雪回来。」

小胖「咦」了一声，「对啊，薛雪去哪了，带着小童去周大哥住的地方了吗？小童喜欢那些孩子，有个伴。」

「不对，那咱们等她干什么，让她带着小童在那边等着，咱们行动就好，先引走搜救队，再想办法控制住那个老师，这里边也没有她能干的事啊，她就知道摸鱼。」

清脆的女声从门口响起，「你们不用费心引开搜救队了。」

薛雪牵着小童，站在门口，神色轻松。

但她俩身后还跟着一人。

是一直跟在老师身边的那个女人，身材高挑，妆容精致艳丽一如初见。

但她换下了标志般的一身红，白裙上身，少了几分扎眼的高傲，却更加清冷难接近。

「关燕。」她报上姓名。

陈哥和周成跃下意识起身，摆出防御姿势。

我拨开二人，答应等会跟他们解释。

心里却有点意外，没想到原本不报希望的尝试，竟然成功了。

我走上前跟关燕道谢。

她撇开视线，满眼冷漠，只有落在小童身上的时候，才会出现几分柔化。

「我不是想帮你们，只是不忍心孩子小小年纪给你们陪葬。」

说完她转身就走，走出几步又回头，不耐烦地催促，「还不快点，等会人就醒了。」

薛雪快速解释，「今天他们聚会，关姐在酒里下了安眠药。」

但没人移动。

陈哥跟周成跃两人，眉头一个赛着一个锁得紧，两朵麻花似的等我解释。

老师身边的女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又为什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这些全是问题，他们信不过，我也能理解。

奈何时间紧迫，我只能简单说明现状，「关燕是自己人。」

陈哥眸光深沉地盯了我一会，点头，「好，我相信你。」

之后他带头出门，走向关燕。

周成跃也沉默着跟上，其他人见状，也都陆陆续续地围到了关燕旁边。

只有小胖还愣在原地，「小庄哥，怎么回事？」

薛雪把小童交给李栋老婆，凑近小胖，对着他后脑勺敲了一下，「你这小胖子又偷偷说我坏话，谁天天玩了，姐姐我是去干正事，别傻站着了，你跟我去切电闸。」

说完也不等小胖回神，就拽着他走了。

我们停在餐厅门口，里面酒气冲天，搜救队的主要成员，果真歪歪扭扭地睡成了一片，厨师正在收拾残局，见我们一群人走进来，吓得砸了手里的盘子。

好在关燕出面，安抚，「这些是搜救队的候选者，老师喝多了，现在在家居店休息，等会要见见他们，让他们在这等。」

厨师点头，对关燕的话不疑有他，转身打算去收拾后厨。

关燕却出手，利落地劈上他后颈，厨师白眼一翻，软倒在地。

我咋舌，好看的女人果然都不太好惹。

关燕转身看向我们，眼里的希冀一闪而逝，「他就在家居店，但你们要想好，对抗他就相当于与整个庇护所为敌，你们真的打算这么做？」

我摇头，「是他在跟全人类为敌。」

周成跃留下六个队员，把搜救队的人都捆起来，避免他们清醒了不好控制。

而我们则分头行动，前往家居店。

那位老师歪在床上，呼吸均匀。

家居店有电子报警系统，那人过分谨慎，甚至在家居店周围加装了电网，实在不能强闯。

但只要等到熄灯，我们再进去，就能擒住那人。

提心吊胆了一整天，李哥面上终于露出几分轻松，「他只有一个人，我们都过来，倒是大材小用了。」

周成跃也点头，似乎是深以为然的样子。

可我心里却总有股子不真实感，觉得一切都太轻松了，恐怕有诈，但床上的人好端端地躺着，露出一截穿着唐装的衣领，龙纹熟悉，似乎没有任何异样。

直到电闸被切断，黑灯的一瞬间，床头的断电保护灯自动亮起，我才骤然想起不对劲在哪，我记得「老师」的发型偏长，绝对不是寸头。

床上的人不是他！

「都别动！有诈。」

我大声吼道，同时打开手电筒，想阻止众人开门。

但还是来不及了，陈哥和周成跃反应快，同步后缩，但关燕一直站在最前面，门一开就走了进去。

我眼睁睁地看着床上的人坐起来，露出一张年轻的脸。

随后一把匕首抵在关燕脖子上。

从阴影中走出来一个人，攥着匕首，一样的龙纹唐装，眼神阴冷，分明是本该躺在床上的「老师」。

他手上用力，锋利的刀刃嵌入肉里，沁出一道血珠，染红了关燕白色的衣领。

但他面上笑容却越发温和，凑近关燕询问，「怎么换了衣服，你明明知道我喜欢你穿红色。」

关燕挣扎，难以置信地问，「怎么可能，你明明也喝了酒。」

「老师」哈哈大笑，「如果不用点手段，怎么可能抓得到，你这个埋在我身边的叛徒？」

「啧，你背叛我，难道是因为我对你不好？不对，我对你够好了，是时间太久了，你有点忘了当初的惩罚，得再来一次了，你说，这次要怎么罚你？」

下一瞬间，灯光大亮，电源恢复了。

我听到动静，回头才发现，原本醉得不省人事的搜救队成员，围着圈站得极远，不敢靠近，显然对我们一行人的武力有所忌惮。

而在我们位置的正上方，悬着一张大网。

这抓捕方法粗糙幼稚，令人发笑，可在这种境地，却叫人心底发寒，大网沉重，空洞细碎，这玩意一旦中招就难以挣脱，实

在难缠。

周成跃面色阴沉，搜救队的人醒了，他那些队员却生死未卜。

察觉他心情震荡，我出声，「时间太短，餐厅那边没有武器，他们应该还活着，咱们得先逃出去，才能救他们。」

关燕安静下来，面色惨白，不再挣扎，朝我们开口，「你们快逃！」

「老师」却冷笑，「逃，他们逃不了了。」

他一面说，一面把匕首又向前送了几分，在关燕纤细的脖子上划出一道细长血痕。

「你们要是敢动手，我就杀了这么女人，你们乖乖听话，把手举起来，我保你们都活命。」

他掏出按钮，应该是大网的开关。

关燕却忽然激动，「别听他的，你们别管我，快走，带上其他人，能跑多远跑多远！我跟你们非亲非故，你们没必要为我束手就擒！」

陈哥松开拳头，神色压抑。

似乎看出我们没有逃走的意思，关燕更加着急，「我没帮你们，只是配合老师演戏，本来就打算把你们都抓起来，我也不是什么好人。」

我把斧头扔下，双手举起。

关燕愣怔，喃喃，「你们是不是有病，为一个陌生人，值得吗。」

离得不近，我没听清她说什么。

「接着！」她吼道。

我还没回神，就看见她一个旋身撞向匕首，从老师手里夺过按钮扔了过来。

我弯腰捡起按钮，周成跃和陈哥反应极快，一个冲过去把「老师」控制住，另一个则闯进家居店擒住赝品，防止再次生变。

局面转瞬生变，周成跃喘着粗气，押着老师朝我走来。

有人质在手，我们很轻松就掌控了局面，叫搜救队的一群人走到网下，再按下按钮他们尽数捆起来。

餐厅里的那六个人果然只是被打晕了，并无大碍。

小胖和薛雪也被带过来，幸运的是他们俩都毫发无损。

薛雪这才看到地上的关燕，捂着她受伤的脖颈，染了满手鲜血，带着哭腔问，「关姐这是怎么了？」

地上的人艰辛地喘着气，但已然油灯枯竭。

艳红的血痕铺洒开来，染红了她身上的白裙。

薛雪哽咽，「得给关姐换身衣服，她最讨厌红色了。」

从进入庇护所的第一天，我就察觉这个女人不一般。

在有意调查下，很快就拼凑出了她的经历。

最早加入庇护所的人说，她一开始是带着儿子来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子失踪了，她就跟了「老师」。

我心里有个猜测，她是恨「老师」的，但苦于无法反抗，所以选择隐忍。

所以我叫薛雪带着小童去试探。

看到跟自己儿子一般大的小童，她果然心软了，愿意帮忙，但最后赔上了性命。

「对不起。」

我一共跟她说过两句话，一次道谢，一次道歉。

地上的人睁眼，眼里没有怪罪。她虚弱地摇头，很快就没了气息。

大片的红色，像一汪炽热的泉，灼着每双看到这一幕的眸子。

我喉头发涩，心里涌起愧疚。

周成跃走过来，递给我一支烟，「换成我也会这么做，跟你没关系，我跟她一样，都是没牵挂的人，如果有个给妹妹报仇的

机会，哪怕没命我也不会后悔。」

我接了烟，没说话。

老师死了，跳楼。

为了整改庇护所的模式，他被关在家居店里，不许外出。

本来只是想让他反思以前的行为，不要这么极端，但他却笃定我们要他的命，趁着半夜跳窗逃走，却一脚踩空，摔得血肉模糊。

至于其他的进展，顺利得叫人意外。

周成跃一行提供了绝对的武力压制，小胖改装了地下车库的那批发电机，效率极高，叫一众不喜我们以暴制暴，拿下老师的教授博士，也心服口服。

住所进行了再分配，按照家庭成员数量来匹配空间，尽量合理化。

那场雨过后，丧尸的状况再次变化，单打独斗对上丧尸，实在讨不到好处。

所以体力尚可的青壮年男子重新编组，由陈哥和周成跃分别带队，分批次轮流清理庇护所周围的丧尸，建造防护围挡，完善其他防御措施。

女性不适合直面丧尸，但类似于服装修补，做饭，归置清点物资的事情，却也需要有人来做，而且人数缺口实在不小，薛雪

组织培训，顺便调解纠纷，竟然有了几分知名调解节目主持人那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气质，如果她再是个秃头，就更合适了。

关于物资的发放与使用，也进行了调整，保证了每人温饱的基础上，根据付出的劳动进行加权，加权系统是小胖编的，后台密密麻麻的程序我看不太懂，但从庇护所众人的反应来看，效果还不错。

而搜救队的那批人，抵抗的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小。

大部分人意识到老师已死，原本独占资源的时代也随之消失，很快就看清了状况，乖巧地适应了新的规则。

而极少部分蹦跶得实在厉害，被周成跃打上一顿，再饿几天，也很快就「想通」了。

家居店清理过，原本浮夸但无用的装饰通通去除，一眼看去宽敞明亮，现在用作会议室。

我从窗户看出去，「老师」的尸体早就被清理干净了，因为摔在室外，怕接触到丧尸病毒会尸变，被一把火烧掉，什么也没留下。

令人唏嘘。

有人靠近，我这才回神。

周成跃一进门，就把斧头一扔，靠在沙发上抱怨，「你这是拿我当看守所老大了，什么惹事的刺头都往我这扔，现在整个庇护所就数我最凶，小孩见了我都不敢哭。」

我扔过去一瓶水，心不在焉地安慰，「整个庇护所，只有你有本事镇得住那些人，不找你找谁。」

「再说，小童不是很崇拜你吗，天天夸你厉害，嚷嚷着要拜师。」

「小童那么小，懂什么厉害不厉害，而且现在早就不流行拜师那一套了，不过陈哥倒是挺嫉妒。」

他嘴上嫌弃，嘴角却悄悄上翘。

我转身看他，最近天天气渐暖，周成跃嫌麻烦，索性叫人给剃了个寸头，整天跟陈哥比赛似的，带队加固防护措施，从其他小庇护所接人。

不到两周时间就黑了不少，脸上棱角线条都更加冷硬，眼里闪着光，已然没了在仓库初见时的阴沉与无欲无求。

我在他对面坐下，知道他有话要说。

果然，周成跃拧上了瓶盖，开口说话，「防护网和护栏都已经完工，丧尸进不来，不过现在的丧尸没那么好对付，鲜少落单，都是成群结队，上周没有准备，陈哥带队出去又丢了两个兄弟，你说这些丧尸是不是……」

我点头，心情沉重，接上他没说完的话，「像是忽然有了组织？」

周成跃「嗯」了一声，眉眼深沉，「这样可不太好，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哪怕真是跟丧尸拼人海战术，咱们都不占上风。」

出事时是白天，街上人数多得可怕，加上当时躲过一劫的很多人，并没有自保能力，或者缺乏物资，造成的二次死伤也无法估量，所以就整个 s 市的人数来说，丧尸是杀不尽的，尤其是在他们有了组织之后。

我沉默了一会，说，「最近先别出去了，反正商业区附近的住宅已经跑了个遍，求救的人应该都带回来了。」

周成跃点头，过了会才犹豫地问，「就是仓库里的粮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咱们的储备虽然不少，但现在人太多，而且以后的事，也说不准……」

把求援的人都聚集起来是冯教授的意思，我也认同，但这么做的同时，物资的压力自然也随之增大。

冯教授说他有办法解决物资问题，也是时候去问一下进展了。

冯教授一行虽有住处，但平时都待在那间书店里。

这间书店一直归他们使用，是「老师」给的特权，里面有不少设备，听说是直接从各大高校的研究室里搬来的。

各种烧杯吸管量筒折出清冷的光，设备靠墙嵌在桌上，排得整整齐齐，似乎跟上次来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反正我都认不出。

唯一不同的是，书店最中央放着一个低矮的木头盒子，长约两米，宽约一米。

而里面盛着的是……土？

我跟小胖到的时候，冯教授正弓腰站在木盒旁，其他人也都挤在附近，说得热火朝天，不知道在讨论什么，甚至有人拿着本在记录。

「冯教授？」我一头雾水地出声。

冯教授转身扶了扶眼镜，一脸喜色地朝我摆手，「小庄跟小胖来啦，快看看我种的土豆。」

抱着本子的青年让出位置，眯着眼解释，「我们不眠不休研究了一周，这才种出来的。」

我靠过去，宽大的木盒空间宽敞，只有两根小苗苗扎在里头，青翠欲滴。

小胖转头看向我，脸上写满了问号，之后忍不住问出声。「这些人不吃不喝研究了一周，就种了两根土豆苗？」

我观察着周围众人兴奋的神色，盯着两根嫩绿的苗苗，若有所思。

记录员转头，笑道，「你们来啦，快看看冯教授的研究成果！」

记录本被递到眼前，上面详细记录着每天浇水量，以及土豆苗的状态。

小胖看了半天，幽幽地吐槽，「你们连个发电机都不会改装，倒是喜欢种地，这就是科学家的浪漫？」

青年夺回记录本，看向小胖的目光幽怨，「我们是搞生物科学的，本来就不会改装什么发电机。」

小胖挺了挺胸，开始胡说八道，「科学都是共通的。」

我没理会两人斗嘴，拽着冯教授远离人群。

「教授，附近寻求庇护的人都接回来了，您之前说能解决物资的办法，是不是也有头绪了。」

冯教授笑得慈祥，朝木盒里的嫩芽使眼色，「你这不是看到了嘛。」

「那土，是从楼下挖的？」

冯教授点头，眼底藏着喜色。

果然是这样，我这才安了心。

我其实很清楚，丧尸也是有寿命的。

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真正不灭的，就像尸体总会腐烂，丧尸的躯体也如此，虽然前几天那场怪雨改变了他们的状态，但只要躲起来，放任不管，他们早晚会腐烂晒干，变成再寻常不过的一抔黄土。

所以当下最好的选择，就是带上足够的物资回到小超市，从此不问世事，直到尘埃落定，再走出来建设新的人类文明。

但我的野心太大了些，哪怕能力有限也要拼命。

不是重建，而是挽救。

这么做并非我想当谁的英雄，只盼问心无愧。

这也是为什么，冯教授请求聚集求援者时，我没拒绝。

但如果没有物资来源，就只能坐吃山空，哪怕储备充足也叫人无法安心。

人越多，压力就越大。

我原本也想过种地，庇护所人数不少，倒也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但庇护所在商场里，身处市中心，之前进行尝试才知道，这里的土地属性实在不适合种植，更别提浇灌的问题。

若是更换庇护所位置，搬到农村或者郊区或许会好一些。

可目前，丧尸隐隐像有了组织，庇护所里青壮年虽然很多，但没有自保能力的孩子和老人也不少，想要毫发无损地带走所有人，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还有物资的转移，以及到达目的地后的住所如何解决等等。

但现在，冯教授种出了土豆，也就说明他已经掌握了改善土质的办法，这确实是令人惊喜。

我松开眉头，真心实意地道谢，「教授，辛苦您了。」

之后我叫上小胖一起离开，「你跟我去仓库，带人把之前找到的水泵搬出来，叫冯教授他们好好休息。」

土质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就该想办法灌溉。

下到三楼，住满了人的楼层更加热闹。

李栋夫妇住从饭店搬了出去，那儿也成了众多食堂中的一个，薛雪专门筛了厨艺好的出来，安置在各个食堂，负责整个庇护所的一日三餐供给。

走近仓库，薛雪刚巧从里面出来，风风火火地跟我擦肩而过，指挥大家搬粮食。

几人协力，把水泵抬到了庇护所门外。

陈哥和周成跃已经带人建了护栏，丧尸进不来，材料都是从不远处的建材场搬过来的，将整个庇护所十米之内都围了起来，平时支起铁板，放低交流音量，在护栏内活动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把用水的事跟陈哥说了，他沉吟片刻开始找小胖要 S 市的地图。

对着地图研究了一会，开口，「商业街用水需求很大，水管错综繁多，好在咱们运气不错，有电力支撑，还用不到暴力挖土寻找水管，只要找到原本的抽水口就能打水。」

陈哥跟小胖两个人迅速达成共识，凑到一起研究解决办法。

我不远不近地站着，捏紧兜里的纸条，手心有汗。

那是冯教授给我的——关于联系京城，国家研究所的方法。

天彻底黑透了，庇护所里的照明灯大部分已经关闭，为了节约电能，电梯也停止使用，在这种情况下，爬上顶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顶楼的电影院占据了大多空间，所以能住人的店铺不多，加上大多数人已经入睡，十分安静。

我推开书店的门。

灯光明亮，冯教授背对着我，正在小黑板上写写画画，板子上都是看不懂的公式。

「来啦？」

他听到动静，转身跟我打招呼，白发映在灯下。

我直接了当地问道，「您单独叫我过来，是想说什么？」

之前冯教授塞给我的那张字条，上面什么也没有，只叫我晚上过来见他，并且谁也不要通知。

到底要说什么，需要如此神秘……

冯教授态度温和，拉开椅子，「坐下说。」

我安静地坐下，等着他开口。

冯教授拿出杯子，倒了杯水，推到我面前。

「我知道你好奇国家研究院的事，但有些情况，确实是越少人知道越好。」

「那是在事发约两周的时候，我们曾联系上国家研究院……当时现场只有三个人，备用电源刚刚续接好，信号传输频率错线，除了我跟那位『老师』，还有一个小伙子，他是机械电子方向的人才，信号塔能够连接使用就是多亏了他，当时联系上国家研究院我们都很意外，但那位『老师』，却因为心虚强行切断了通话。」

冯教授叹了口气，语气惋惜，「而那之后的数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我若有所思。

联系上国家研究院，这件事本身，不至于叫那个人心虚，那就只能是在连线过程中，透露了什么重大信息。

我斟酌半晌，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后来都没成功？」

「那个小伙子有次跟搜救队出去执行任务，没能回来……」

灾难之中，任何意外都会发生，但却无法消除惋惜。

冯教授继续说，「当时的通话内容让我震惊，我原本认为变故是突然发生的，在某一时刻，室外空气中出现了某种物质，导致待在室外的人类感染，进而变异，但从国家研究院的态度来看，这件事情的发生似乎早有征兆。」

我心中一震，想起了意外来临之前，收到的提醒短信。

是啊，肯定是早有预兆，不然提醒我的人又是从何得知。

而老板娘的怪异举动，又如何解释。

还是说……提醒我的人，来自国家研究院？

那老板娘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察觉，并且进行准备的？毕竟那封信，肯定在她离开超市前就已经写好，而她离开的时候，距离发生意外还有足足两个月。

老板娘，到底是什么身份？

我原本的推测尽数推翻，皱着眉头思考。

冯教授不知道我的纠结，只当我也因这消息而震惊。

「在那次通话之后，我们也进行过环境采样，对空气水质甚至阳光照射，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检测实验，都是毫无结果，所以更加奇怪，国家研究院所说的征兆，到底来源于哪一方面，而引起变异的，又是什么。」

研究方面的情况，我并不了解。

但因为冯教授到的话心潮翻涌，生出一个匪夷所思的猜测，问，「或许，跟教授通话的研究人员，是女性吗？」

冯教授微讶，点头，「你怎么知道，当时跟我们通话的，是一位姓研究员，听声音在四十五岁左右，是位干练的女

士……」

四十五岁，那肯定不是老板娘了。

我微微失望，却又因自己疯狂的猜测而好笑，也是，在 s 市开小超市的老板娘，怎么会跟国家研究院扯上关联。

我缓了缓情绪。

「但通话的内容，应该不止您说的这些，而且您叫我过来，应该也不是为了给我讲故事，而是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做。」

冯教授苦笑，「年轻人的反应就是快。」

「确实，不止这些，关于丧尸问题的研究现状于女士无法透露，但国家研究院正在加紧研究当中，并且已经寻到了端倪，得知我们建立了庇护所，收容了很多，为了扩大研究基数，于女士委托我们进行基因采样分析，把结果送过去统一研究。」

我沉吟，「但那个人切断了连线，后来再也没能联系上研究院，所以采样结果，也就没办法进行传送。」

「没错。」

冯教授表情凝重。

「前几天小胖子改装发电设备，我还看到了希望，以为能通过他再次联络研究所，但结果你也知道，设备损坏严重，根本无法修复。」

『老师』在第一次联系上国家研究院之后，就故意损坏了通信设备，设备坏得很彻底，因为缺少精密零件，连小胖都无法修复。

我跟着蹙眉。

他这样忌惮国家研究院，那那位年轻的机电研究员，跟着搜救队执行任务身亡，真是意外？

我没将猜测说出来。

冯教授拿出一个 u 盘，插进面前的笔记本电脑上，调出密密麻麻的数据。

「这就是整个庇护所的基因采样数据合集，虽不清楚研究院具体研究进程，但我猜测，他们是在尝试寻找抗体，也就是能抵抗这种变异，并对丧尸病毒免疫的惰性基因。」

惰性基因罕见，所以寻找基数越多，找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现在整个 s 市的幸存者都聚集在一起，虽然不清楚其他地方的状况，但可以预料，如此大规模的庇护所，放眼全国也很罕见。

如此，我才明白冯教授手上的数据有多重要。

我慎重地扫了一眼电脑屏幕，问，「所以您希望，有人亲自去一趟研究院，把数据也送过去？」

冯教授点头，将 u 盘放在了我手上。

庇护所人数增多，增大了粮食消耗，但也带来了更多的人力。

建设速度快得出乎了我的预料。

用木板建起的隔离墙足有一人高，足以阻挡丧尸逼近，大大扩张了人们可行走的范围。

商务区高楼林立，哪怕是平地也镶砌着各种地砖，要想开垦种植，并不容易。

冯教授早早带着助手进行土质检测，之后选定了位于庇护所后方的一大片空地。

地砖需要全部掀起来，翻土，调整酸碱度，改善土质。

因为人多，进度不慢。

最先一批种下去的是土豆和玉米。

也不知道以前的搜救队是从哪找来的，地下仓库的物资五花八门，竟然连成箱的种子都有。

拜「老师」生前留下的库存所赐，其他粮食的种植试验也陆续展开，庇护所的运转也跟着步入了正轨。

我离开庇护所那天，是土豆苗种下后的第二十天，第一茬嫩叶已经破开了泥土层，绿意喜人。

我决定去京城，不只是为了把 u 盘带过去，还因为老板娘的那封信，以及提醒我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的神秘人，身份到底什

么？

我隐隐觉得，到了研究院之后，也会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要离开庇护所的事情，我没瞒着其他人，在没透露目的的前提下，也询问了其他人愿不愿意一同前往。

不过最终动身时，还是只有陈哥和小胖能陪我。

庇护所需要有人主持大局，周成跃和薛雪分管着庇护所里的男女分工，一旦离开整个庇护所也会跟着乱套，所以他们两个谁都脱不开身。

路上危险，所以小童也留在了庇护所里。

为了多带点物资，我从地下车库里挑了辆皮卡，把油箱装满。

周成跃神色凝重，问我，「真的非去不可？理由到底是什么。」

小胖也拽着背包上了后排，探过头来附和，「对啊，小庄哥，你叫我跟你走，但也没说去干吗啊。」

我抬头思考怎么解释，恰好对上了冯教授的视线。

想起了那天晚上，他把 U 盘交给我之后，严肃告知我，国家庇护所的存在要保密。

灾难的缘由未知，若贸然透露研究所的研究内容，一来是无法应对人们的疑问，二来容易引起人心的动荡，打破庇护所的平

衡……

我朝周成跃摇头，「现在还不能说，你们好好待在庇护所，别问这件事。」

薛雪牵着小童，站在一旁朝我们摆手，「你们路上小心。」

原本一惊一乍的女孩褪去了稚气，气质越发沉稳。

虽然没表现出来，但我们都很清楚，关燕的死给她带来了不小的影响，毕竟说服关燕的是她，跟关燕接触最多的，也是她。

之前的雨水冲走了原本的血痕和腐烂的痕迹，空气清新了不少。

在出发前往京城之前，我们打算回一趟超市。

超市物资不少，放着也是浪费，不如带在车上，路上还能吃。

我来当司机。

为了躲避丧尸，车速不慢。

小胖坐在后排摆弄手机定位，仍不死心地劝我，「小庄哥，其实把投影带上也有好处，路上还能在车里看视频。」

陈哥丢给他一个馒头，「你当这是去旅游呢，京城可比 s 市危险多了。」

小胖接过馒头啃，也知道陈哥没骗他，不出声了。

京城作为首都，居住人口密度高得吓人，自然，丧尸数量也会多得难以想象，这一路上，确实是能预料到的举步维艰。

叫人心里发沉。

我有非去不可的原因，出了事也就认了，但陈哥和小胖本该留在庇护所。

他们其实可以不去。

我捏紧了方向盘，「这一趟危险，陈哥，小胖，你们再好好考虑一下……」

还没告诉他们去京城是干什么，现在回去也来得及。

但话还没说完，就被小胖打断了，「住口！小庄哥你这就是看不起我了啊，我铁骨铮铮一条汉子，哪能害怕这个，这都小场面，去，必须去，你不带我都不行！」

小胖说得义正词严，就是脸上的肥肉也跟着晃，不太「铁骨铮铮」的样子。

陈哥跟着笑，「对，小胖都不怕，我怎么会怕。」

俩人嘻嘻哈哈地把我的话全部堵回去，之后该干吗还干吗。

小胖继续玩手机，陈哥一脸轻松，似乎刚才的话真是随口一说，但我却明白，他们这是把命都交在了我手上。

眼眶发热，我咬牙把油门踩到底，对准了丧尸群的缺口，直奔超市。

这样的兄弟在身边，别说是一个京城研究所，就是地狱，我也敢去闯一遭！

s市的人基本都集中到了庇护所那边，其他地方没了人气，只有丧尸游走，死气沉沉。

小超市的卷帘门好好地放着，跟我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任何区别。

小胖故技重施，把打开的音响丢出车窗。

别说，这招百试百灵。

陈哥抓住机会开门下车，跟小胖合力砍翻了两个落单的丧尸。

之后他也不恋战，直奔超市的卷帘门。

现在的丧尸不好杀，不如直接拿东西，之后上车走人。

等小胖把卷帘门拉开之后，我直接把车开过去，用车身挡住门口。

既挡住了丧尸，又省了拉下卷帘门的劲，而且等会往车上搬东西也容易了许多。

陈哥和小胖在屋里等。

等车熄火，我也推开车门进了屋。

超市里的东西都在，跟离开时没什么区别，连收银台的保温杯都还在，叫人一阵恍惚，似乎从没离开过，庇护所的经历像场梦。

「现在就收拾东西？」陈哥问我。

我这才回神，货架和地板上的灰尘，在无声地提醒这段时间的流逝。

摇头，回复陈哥，「在这留一晚整理物资，明天出发，你们先休息。」

说完就往楼上走。

既然这一趟的目的是解开疑惑，至少得带上那封信，还有那个存着短信的手机。

第七章 新的征程

我熟练地跑上三楼，输入密码。

陈哥跟小胖商量吃什么的声音远在楼下，模模糊糊的听不清。

我独自面对弹开的密码锁，心里浮出点紧张。

但还是咬牙推门。

开门的一瞬间，灯也随之点亮，墙上排得整齐的枪械反光，有点刺眼。

我被光照得一愣，忽然苦笑，才想起第一次进入密室有多慌张，竟然被满墙的枪惊得失去了判断力。甚至没发现，这密室里其他的诡异点。

全城断电的当口，密室里的灯为什么还能亮？庇护所靠的是发电机，这里靠的又是什么？

老板娘还真是……让人越来越好奇她的身份。

我在墙上搜寻，想找出储电的装置，却忽然听到「咚」的一声闷响。

没听到脚步声，说明陈哥跟小胖并没上楼，可声音就是从附近响起的，不是门外来了人又是谁。

门刚才就锁好了，密室又装了隔音墙，根本听不见外面的动静……

难道说，密室里有人？

动作僵住，我心里瞬间闪过好几个念头。

是有人趁我们不在潜入了超市，破解了密码，躲进了密室？还是刚才跟着我们进来，现在藏在密室里？

我定下心神，抓起了面前的一把重机枪，虽然模型不能开枪，但重量还有的，用来砸人正合适。

可回头环视一圈，密室里依旧寂静，没有任何家具的房间一览无遗，明明没有人。

但声音却还在响。

这次是细细碎碎的「沙沙」声，像是什么人在持续抓挠。

我循着声音走动，极力放轻脚步，终于确定，声音的源头确实不在这间屋子里，反而像是……从墙壁里传出来的！

可是，这面墙明明就对着马路，不可能藏了人啊。

我屏息凝神听了半天，才听见除了抓挠声之外，还有一声轻飘飘的「喵」。

墙外边，有只猫？

我只感觉挂了满头的问号。

三楼的高度不矮，墙上的隔音板子又这么厚，那只猫除非悬在半空，又拼了命挠墙，不然声音根本透不进来。

我皱着眉抬手，试探着敲了下墙壁，却惊呆了。

响声清晰，哪来的隔音墙。

这甚至连普通墙壁都不是，墙后分明被掏空了，只有一层钢板，贴了跟其他三面隔音墙一样的墙纸。

我仔细观察这面墙，这才发现中间挂着的手枪通体银色，表面光亮。

手伸过去，攥住中间那把枪。

果然拿不下来。

我手上用力，手枪顿时转动，连带着面前严丝合缝的墙壁，缓缓向两边退去……

露出了墙壁后方幽暗的空间。

我站在门口，满头的问号都成了惊讶。

隔音墙厚度跟普通墙不同，所以我第一次进来，只觉得这间屋子的构造比楼下小一些，却并没想过缺少的空间去了哪。

可密室里还有密室，这谁能想到？

墙角放着一只保险柜，上面端坐着一只橘猫，见我进来似乎受了惊，弓着身子窜进了通风管道，没了踪影。

我凑过去仰头看，发现通风管道的铁网砸在地上，上面还有不少抓痕。

看来我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从这儿来的。

保险柜密码不难猜，也是老板娘的生日。

里面是一把枪，麻醉枪，说明书就摆在旁边，旁边的箱子里一共装着一百发麻醉弹……

我盯着东西出神，实在不能确定，老板娘是否想把麻醉枪留给我。

毕竟这室中室实在隐蔽，如果不是凑巧听到猫叫，我或许一辈子都没法发现，但另一方面，保险柜密码却和进门密码一样……

「咚咚咚！」

敲门声将我拉回现实。

这次我听得清楚，是小胖在敲门。

「小庄哥，你在这屋不？吃饭了。」

估计是见我在三楼待了太久，怕我出事。

我把麻醉枪装回盒子，刚想找借口遮掩，却忽然想起之前在车上，陈哥跟小胖交出生死的一番话。

同生共死，至少要做到信息共享。

我停下手上动作，拦下小胖，「你叫陈哥一块儿到二楼，我有点事想告诉你们。」

小胖应了声好，顿了顿又问，「什么事啊？」

我没回答，让他先去叫人。

起风了，树枝敲打着玻璃，屋里更加安静。

陈哥跟小胖的反应，比我想象中还要沉默。

我盯着他俩的表情，有点紧张。

是，我的确瞒了你们很久，但我是有原因的，毕竟事关重大，而你们刚到超市时，人品如何还不能确定，等到后来……又没能找到机会。

我抿着嘴，在心里思考怎么解释更真挚。

却忽然听小胖问，「小庄哥，所以说了这么多，老板娘的生日到底是哪天？」

「嗯？」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枉我把秘密全盘托出，你却只好奇老板娘的生日？

我满脸不理解，小胖却咧嘴笑。「我琢磨着你记了这么久，应该不是一般的日子，我猜是四月一号，要么就是六月初六！」

陈哥往后靠在了沙发上，扫了一眼小胖，「你这小子，现在重要的是生日吗？」

对啊，现在重要的不是生日！

我看向陈哥，准备好的解释蓄势待发。

陈哥却转头看向小胖，鄙视道，「别说不超过四位数的生日，就是 3.1415926 也得背下来，不然就你这样，怎么找女朋友。」

小胖想了半天，才恍然，「哦！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你什么都没明白！

我叹气，「陈哥，你怎么也跟小胖一块胡闹。」

陈哥这才笑笑，坐直身子，「我又不傻，谁能没有顾虑，当初你愿意救小童已经仁至义尽，而且刚接触又不知道底细，凭什么把底牌全盘托出。」

小胖使劲点头，「对，我当时像个神经病一样跑来，当然不配知道这种大事。」

我愣了一下，忽然觉得意料之中，忍不住笑了。

陈哥跟小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以心换心，一片赤诚。

过了会，小胖的脸倾过来，压低声音，「对了小庄哥，你说咱老板娘会不会……是从未来穿越回来的。」

我嫌弃地瞥他。

穿越，我还重生呢，你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学哪去了。

而且，谁是你老板娘？

他还没完，十指交叉抵在下巴上，做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有钱，漂亮，气场强大，而且还能提前预知灾难的到来，这妥妥的穿越爽文啊，而且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五前就买了房买了地，买了之后房价就疯了似的涨，这不是穿越是什么啊！」

「运气好？」

陈哥试探着答话。

小胖把头摇成了拨浪鼓，「怎么可能，哪来那么多运气，五年前大学城还没划地盖学校，就是一片郊区的荒地，不可能有人愿意买。」

陈哥咳嗽了一声，「其实还是有的。」

「我当兵之前，也在这买了几栋楼，所以才过来看看老战友，顺便……准备收个租。」

小胖沉默了。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陈哥轻咳一声，去睡了。

等到第二天，众人都醒来，开始做出发前的准备。

压缩饼干两箱堆在车后座，矿泉水也装进后备厢，整整五箱，至少够我们三人喝上两个月，还有若干香肠，肉干，总之扛饿的几乎都带上了。

不过带得最多的还是自热食品。

自热火锅和自热米饭。

路上不比庇护所有蔬菜储备，长途行走，至少自热食品里的蔬菜还能救急。

我们还拿了一部分衣服，薄厚各三套，毕竟天气无常，之后会发生什么谁都没办法预测。

小胖甚至拿了两把伞，说是以防万一。

车里塞得满满当当。

确定了路线之后，大家轮流守夜休息，确保在天亮之前，将全员状态调整至最佳。

大学城本就在边缘位置，我们与市区背道而驰，上了高速。

果然跟我们预料的差不多，高速上的丧尸不多，而且道路宽敞，开起来也容易。

路上死气沉沉，车里也很静，小胖研究地图，而陈哥闭目养神，准备晚上的守夜。

这也是我们之前商量好的。

这一趟路程不短，我们想一路开到京城，不光油箱太小，我长时间开车也撑不住。

小胖不会开车，陈哥单手也掌握不来行驶方向。

而且晚上状况危险，所以我们后来决定白天赶路，在天黑前就近寻找地方修整过夜，到时候我补觉，他俩轮流守夜。

第一岗由陈哥来站，所以他得提前睡觉。

路两边的树郁郁葱葱，像要把天捅破，连绵的阴影让人心里压抑。

前面立着两根光秃秃的铁杆子，本该挂着告示牌的地方空无一物。

小胖出声提醒，「那块是服务区，还有一千多米，咱停不停？」

我把车速放慢，心里纠结。

告示牌被拆，肯定不是丧尸所为或者意外造就，也就是说，那个服务站有人，活人。

而且有能力拆下这么高的指示牌，人数不会少，肯定还有组织。

我们带了满车的物资，却只有三个人，陈哥胳膊又有伤，任谁看来都是块肥肉。

虽然我带着麻醉枪，不会吃亏。

但终归是麻烦。

小胖看出我的犹豫，解释，「还有三个小时就要天黑了，下一个服务站在八十二公里外，有点悬，而且你连着开了四个多小时，就算路上可以停下休息一会，但油也……」

他话没说完，但我却明白。

在这个服务区停下加油，本来就在我们的计划之内。

所以，我们本来就没有选择的余地。

我把陈哥叫醒，没再往前开车。我们一行人拿了铲子挖土，把压缩饼干等扛饿的食物都挖坑埋了起来，车上简单留了些面包香肠，有三五天左右的量，矿泉水也只留了半箱箱，放在车座下头，用座椅挡住。

弄完这一切我们把身上粘了土的衣服也换下来，洗干净才上车。

虽然夸张了点。

但无论如何，小心为上。

服务站果然有人，这附近丧尸很少，铁丝围网沿着树林缠得严实，只留了一个进人的入口，车开不进去。

走近了才发现，除了我们，路边还停了不少车，有的连火都没熄，似乎也才来没多久。

我把车靠过去，隔着车窗扔过去一板巧克力。

「大哥，劳驾问一下，你们这是在等什么呢。」

那司机打开包装，确认真是巧克力后喜笑颜开，直接把身子挪到了副驾驶，态度热情。

「你这小兄弟真客气，问就问呗，给啥东西，那个啥，他们应该都在凑钱。」

「钱？」

我重复。

末日里，钱是最没用的东西，还用凑？

大哥忽然凑过来问，「你们要去京城吧。」

我脸上表情冷了冷，没回答。

大哥见状嘿嘿笑了声，「被我猜对了吧，我也没别的意思，主要这是去京城最短的高速，而且这个服务区的加油站是规模最大的，要想进京，都得过来加油。」

「不过啊，出事之后这油可就有主了，不能免费加，因为这个打了好多次，死了好几拨人，现在的主人专门卖油，必须拿金子和武器来换，物资都不好使。」

这个钱，原来是金子和武器。

不过听说油可以买，我倒松了口气，等价交换就是规则，既然有规则，那也就少了好多麻烦。

小胖好奇，也从副驾驶抻着脖子提问，「那大哥你是在等什么？」

「我啊？」

那大哥咧嘴，从上衣口袋里拽出根金链子，又抓了一把金戒指给我们看，「我是开金店的，你们要是想加油有没金子，可以拿物资跟我换，冲那块巧克力，我也不占你们便宜，可以多给你们几个戒指。」

小胖被大哥的壕无人性震撼了一下，数次张嘴，都没能说出话来。

大哥还在推销，「我这可是足金的，相当值钱。」

最后我们用十五块压缩饼干跟大哥换了五个金戒指。

放在以前肯定是我们赚疯了，但搁在现在，谁吃亏还真说不定，毕竟金子和油的比率，我们也不知道。

大哥巧舌如簧，真实性却有待考证。

不过后来发现，我们运气不错，他确实没占便宜。

五个金戒指换了两大桶油，把油箱加满之后，还剩了大半桶。

服务区能提供过夜的地方，提供食物，还帮忙停车。

小胖见我把钥匙交出去，正要出声，但被陈哥拦了一下。

我也摇头，让他别轻举妄动，把包背上就好。

来拿钥匙的这个人虽然好控制，但远处那几十个人，看似在忙各的，实际却都在偷瞄我们这边。

走进服务站。

才发现室内空间不算小，但超市里的东西早就被搬空了。

拿走钥匙的人递过来一个塑料兜，神色冷淡。

我打开发现里面装着面包和矿泉水，应该是免费提供的食物。

水是最普通的那种，但扫一眼服务站大厅里歇脚的人数，我依旧咋舌于他们的物资储备。

毕竟，哪怕每人只发一瓶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席地而坐的人不少，他们成群聚集，小声交流着。

大多数人都风尘仆仆，带着行李背包，应该都是暂时路过。

但仔细观察，也能发现不少神色不明的人混在其中，表情警戒地看过所有人，腰上别着电棍，无疑是服务站的看守。

在与一个看守视线相接之前，我收回了观察的眼光，招呼陈哥和小胖，在角落坐下。

开了这么久的车，确实需要休息。

面包和水的包装都是完整的，应该没有安全问题。

小胖咽下饼干，挤到了我跟陈哥中间，「咱真要在这过夜吗，我老觉得有人在看我，心里发毛。」

陈哥戳他脑门，把人推回了原位，「不然去哪儿，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天黑了，哪怕拼命找到下一个休息的地方，也没法保证安全，还不如这，况且……」

陈哥压低声音，「这大厅里就有二十个看守，门口到停车场那条路上更是寸步难行，怎么走？」

我点头，安抚小胖。

这些人虽然有所图谋，但至少能看出，他们图的不是人命。

食物弥足珍贵，要是真想杀人，没必要浪费那份面包和水。

小胖心大，闻言也没了担心，靠在墙边研究进京的地图。

我昏昏欲睡，长途开车看路导致眼睛发涩。

陈哥帮我把背包护在怀里，说，「你睡一会，我守着。」

我也没跟陈哥假客气，合上眼休息。

意识模糊时，忽然被人摇晃，力道猛烈。

天旋地转间睁眼。

眼前是满脸惊慌失措的小胖，「小庄哥，咱们是不是走不了，他们在折腾咱的车，我总觉得不是好事。」

陈哥阻止的手停在半路，换上一脸肃容，「怎么回事？」

我揉着太阳穴坐直。

等意识清明后，细细回顾小胖的话。

原来他刚才去上厕所，结果迷路，走到了停车场外围，却看到有人在我们的车里鬼鬼祟祟。

小胖焦虑地挠头，「看了一会就有人围过来，我怕打草惊蛇，在垃圾桶旁边躲了好久，等人走了才回来告诉你们。」

陈哥问，「他们朝你围过去的时候，是什么态度。」

小胖一愣，但还是回想，「好像……挺生气的，要不我也不至于躲起来。」

「也就是说，他们上车的举动都是偷偷进行的？」

小胖被问得云里雾里，直愣愣点头。

「那你担心什么，他们如果真想毁车杀人，何必这么小心，咱们刚交出车钥匙的时候直接动手不就得了。」

小胖恍然，「也是……」。

见我跟陈哥都很镇定，惊讶，「你们早就知道？」。

陈哥拍他肩膀，语重心长地说，「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我也附和，让小胖别担心。

那些人偷偷上车，应该只是为了拿物资，而我提前将大部分物资埋在了来时的路边，车里留下的东西不多，既不会引起怀疑，造成的损失也不大。

小胖想通，把矿泉水一饮而尽，念叨着，「没事就好。」

喝完把水瓶放在地上，动作随意。

我眼前一亮，再看周围，其他人身边也或多或少摆着几个水瓶，忽然生出一个想法，问小胖，「你刚才说的垃圾桶，里面装的是什么。」

「垃圾桶里……就是一些垃圾啊。」

「里面也有矿泉水瓶？」

「是啊，怎么了？」小胖一头雾水。

我跟陈哥靠在墙边，状似闲聊，实际在等腰上别着警棍的那群人经过。

这原本是一间卖小吃的店铺，现在里面空着，玻璃恰巧能映出路过的人影。

等人都走了，我才把手伸进去，从里面拽出了一个尼龙兜。

估计原先是用来装食材的，但东西被人拿走，空空如也。

拿到兜子，我才跟上陈哥的脚步。

往服务站外围，厕所方向走。

小胖留守原地，看着我们的背包，而我跟陈哥避人耳目，也没有后顾之忧，能轻松完成任务。

天快黑了，室外人不多。

因为空旷，很容易就找到了小胖说的垃圾桶。

有半人高，张口的巨大垃圾箱，里面的东西早就满了出来，堆了一地。

果然是水瓶和包装袋居多，没有厨余垃圾，倒也不脏。

我面带喜色，激动的蹲下来。

陈哥表情复杂，忍了半天的疑惑终于问出口，「小庄，你是不是没吃饱？」

「啊？」

「不然怎么还翻上垃圾桶了。」

我哭笑不得。

当初冯教授叫我带 u 盘进京时，特意强调了基因采样数量的重要性，所以在看到服务站歇脚人数之后，才觉得格外可惜。

还是小胖的话提醒了我，服务站给落脚的人发水，大多数人都不会把瓶子带走，由服务站统一归置垃圾，而那些瓶口上沾了口水，也就做到了基因采样。

但这事较为复杂。

眼看天就要黑了，我只能随口解释。

「我不饿，就是想找矿泉水瓶的盖子，有很重要的用途。」

陈哥将信将疑，但见我表情认真，还是蹲下来帮忙。

尼龙兜看着不大，倒比我想象中能装，加上瓶盖比较小，全部拧下来装进去，也只占据了尼龙兜一半的空间。

天黑看守强度松散了不少，我跟陈哥互相遮掩，提着尼龙兜走进大厅也没引起别人注意。

小胖好奇我们的去向，频频看向尼龙兜。

但人多眼杂，他竟真忍到天亮都没问。

白光亮起。

送钥匙的人很快出现，依照编号返还，还算有秩序。

但等到上车检查，却发现跟我们预料的一样。

后座的压缩饼干，还有藏在座位下的水没了，除了几张毯子似乎没用，其他物资全被搜刮一空，连先前剩下的半桶油也没了踪迹。

好在车里已经加满的油还在。

小胖愤愤，「这些人真不要脸，早知道他们要偷东西，就该把所有物资都藏起来，连水都不给他们留！」

我忍不住笑他，「要是那样，那咱可就真没命了。」

陈哥坐上副驾驶，戳破小胖的天真，「这些人加油偷物资都是有计划的，摸准了咱们走高速进京，车上必定有东西，如果什么都搜不到，反而会疑心。」

小胖撇嘴，「我知道，就是心疼那箱水，只喝了一瓶呢。」

蹭上后排，催促我开车，「咱们快走吧，离这些偷偷摸摸的龟儿子远点。」

表情嫌弃。

我摇头，「不行，现在还不能走。」

东西被偷，进京计划被打破，正常人经历这种事肯定会慌张，进而愤怒。

我们要是痛痛快快地走了，反而是异类。

开车到停车场入口，那果然堵了不少人，嚷嚷着要说法。

我们仨也拿着武器混进人群，装模作样的「讨说法」。

直到服务站的人聚过来，拿出电击棍和砍刀，我们才装作名正言顺的被「震慑」，「无可奈何的逃走」。

小胖入戏太深，表情悲愤地怒骂，「你们偷物资，不要脸，这还是人吗，简直就是畜生！」

活像个被轻薄了的寡妇。

我跟陈哥憋着笑，拽他上车。

然后才启动引擎，往返回 s 市的方向走。

把物资被抢，无可奈何只能折返的戏演了个十成十。

实际是找到了先前藏物资的地方，准备把东西挖出来。

等东西顺利装车，我们三个才松了口气。

小胖看着满车的物资，想起服务站那些人被骂黑脸，但却不能还嘴的样子，属实扬眉吐气。

我跟陈哥忙着吃饭，只能敷衍地认证他演技精湛，并封他为「影后」。

休整完毕，依旧是我开车。

这次我们等到车流减少才出发，准备加速经过服务站，直接前往京城。

但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

路，被堵了。

忽然出现的铁板和路障让我吃了一惊，险些来不及减速，直接撞上了去。

我止住身体前倾的趋势，被撞的晕头转向。

抬起头发现车窗外人影晃动，举着电棍的人群缓缓围过来。

我心里猛地一沉。

陈哥不动声色地攥住了手边的斧头。

小胖紧张的变了声调，「他们，他们是怎么发现的？」

我抓紧方向盘，盯着这一侧的车窗。

人群中央的刀疤脸十分扎眼，挺胸昂头，其他人皆以他为中心，亦步亦趋地跟着。

一眼看过去，不难看到对方脖子上的望远镜。

被拽下车，我们三人背靠背蹲在一起。

不知道哪来的椅子，刀疤脸大大咧咧靠在椅子上，盯着手下的小弟在车里翻找。

不一会，那边传来兴奋的喊声，「大哥，果然有不少好东西，怪不得您说他们不对劲，够咱们吃好久了。」

「妈的，怎么还有个平板，这伙人是在旅游吗，这玩意密码是什么。」

剃了平头的男人，原本抱着棒球棍，立在车旁监督，见有人停下来研究平板，上去就去一巴掌，「你摆弄这玩意干什么，赶紧办正事！」

说完抢过平板看了一眼，就要往地上砸。

小胖急得满脸通红。

我怕他忍不住冲过去，只能用眼神示意他再坚持坚持。

「等等。」

刀疤脸手里一直盘着的石子丢了出去，正中平头男的后脑勺，「先别砸，拿过来给我看看。」

平头男身体一僵，面色有一瞬间的阴沉，但很快被顺从遮掩。

他扯出一个笑，乖乖走过来，把平板递给刀疤脸。

「咱们服务站也有平板，大哥要是感兴趣，回头想办法让人充电就行。」

刀疤脸看都没看他，只是摆摆手，示意他继续盯着手下搜东西。

平头男笑容勉强，一转身就黑了脸。

「那边那几个，密码是什么？」

刀疤脸一抬下巴，旁边的小弟立刻提着棒球棍，朝我们三个戳来。

估计是看我最好控制，抓着衣领，逼我站起来。

我没反抗，顺从地报出密码。

刀疤脸解开锁屏，意外的咦了一声，「这是 s 市的地图？你们是从 s 市来的？」

「是。」

「去京城干什么？」

我没再出声，攥着手心的东西，紧张得额头渗出汗来。

刀疤脸半天没听见声，放下平板才发现我满头大汗，轻蔑地「啧」了一声，「就这点胆儿你还想进京？京城可比你想象的要可怕！」

「把他带过来，我有话要问。」

我被扭到刀疤脸面前，一个脱力摔在了地上。

刀疤脸大笑，「别急着跪啊，我有那么可怕吗？」

其他人纷纷附和，「大哥你慈眉善目的，是这小子太屌哈哈哈哈哈。」

「你们看他都要吓哭了，娘们唧唧的，长得也像个女的。」

「不如等会脱了裤子看看……」

我低头忍着，一言不发。

「你干什么！」

陈哥和小胖那边忽然混乱。

本来有五个人守着我们，我刚刚被两个人押给刀疤脸，原地只留了三个。

现在一个倒在地上呻吟，动弹不得，陈哥抢了他的棒球棍，配合小胖跟另外俩人缠斗，完全占据了上风。

其他人见状，纷纷冲过去帮忙，连刀疤脸都没料到，气急败坏地开始爆粗。

就是现在！

我从地上弹起来，赶在刀疤脸拿到武器之前勒住了他的脖子。

陈哥跟小胖撑不了太久，我吼道，「不许动，你动一下命就没了。」

刀疤脸显然不信，拼命挣扎，想反勒我脖子。

我手上发力，细长的针头扎进肉皮。

他动作僵了一下，挣扎得更加剧烈，「赶紧放开，不然老子剁了你！」

但麻药开始生效。

他挣扎的幅度渐渐减小，语气惊恐，「这是什么玩意。」

我手上用力，把他死死勒住，「我说了，你再动一下命就会没，现在这东西剂量还不大，但你要是再惹我，可就无力回天了。」

下车之前我就料到，背包和武器很难保住，跟对方硬碰硬的成功率又渺茫。

好在麻醉枪里的子弹小巧，可以藏在手心里。

「叫你的人住手，放开我兄弟。」

刀疤脸表情屈辱，但还是照做了，「松开那两个人！」

束缚消失，陈哥和小胖这才从地上爬起来。

他俩滚了一身土，状态狼狈。

小胖捡起平板，陈哥姿态强硬地拿回了我们的包。

搜车的人早就停下，全都围过来盯着我们几人。

我把麻醉针拔出来，换陈哥勒住刀疤脸，小胖用斧头抵着他脖子。

盯着针头看了半天，刀疤脸才反应过来，刚刚我用来威胁他的只是麻醉针，根本要不了他的命，脸色十分难看。

但现在被斧头抵着，他也不敢再乱动。

陈哥出声，「叫他们把东西搬回车上。」

刀疤脸听话地指挥手下搬东西，但眼神却盯着一个方向，轻轻点头，似乎在示意什么。

我循着他的视线看过去，是刚才站在刀疤脸身边的男人。

看起来很年轻，他穿着最普通的衣服，低头盯着地面，看上去没什么异样，但跟其他人的虎视眈眈对比，却格外扎眼。

有问题。

刀疤脸咳嗽一声，问我们，「是不是只要放你们上车离开就行，咱们两不相欠，就当打平了，是我有眼不识大神，几位也别怪罪。」

小胖点头，嫌弃地说，「要不是你们搞事，我们本来也没打算再跟你扯，你这丑八怪知道我们时间有多宝贵么。」

被叫作丑八怪，刀疤脸依旧赔笑，「是是是，我太丑了，不该出门吓人。」。

小胖很满意，「你这人也还成，虽然又黑又丑还有口臭，但至少能认清现实，是个可造之才，毕竟人都不是完美的，难免会有缺点，只要知错就……」

我跟陈哥对视，双双叹了口气。

这刀疤脸浑身戾气，又被我们这样摆了一道，真愿意和解才是见鬼了，他满嘴的奉承附和，也就只有小胖会信。

我拦住他俩的交流，盯着刀疤脸问，「你就算现在假装放我们走，之后也有办法再把我们抓回来，全部杀了报仇是吧？」

刀疤脸表情不变，「哪能，我现在命都捏在你们手里，动都不敢动，怎么敢想报仇。」

我往远处看，自从出事之后，部分植物疯长，高速路被郁郁葱葱的树挡的严实，看不清状况。

「你们把前面的高速也堵了是吧。」

刀疤脸眼里闪过一抹意外，但还是摇头否认，「你们要是实在不信，我也没辙。」

我接过小胖手里斧头，压低了声音，「你真以为，你这些手下，全都一心想救你？我们只是想好好离开，杀不杀你都无所谓，但换了别人，可就不这么想了，是拼了命地救出你这个老大继续作威作福，还是『意外』地没能救下你，自己当老大……」

刀疤脸眼神不屑，「你在挑拨离间？」

「你很快就知道，是不是挑拨了。」

我朝陈哥使了个眼色，对方了然，吼道。

「把前面路上的障碍都拆了，不然就杀了你们老大！」

这话一出，周围人们神色各异，但大部分人脸上还是讶异居多。

「快点！」

我手上用力，这一见血，人群才开始骚动。

但却不是所有人都动了，分成了两半，一半以那个年轻人为首，去拆路障，另一半则站在原地，继续对峙，平头就在其中。

刀疤脸这才变了脸色，眼神锐利，「杨今，你干什么！怎么不去。」

平头垂眸避开他的视线，「大哥，那路障不能拆。」

「你没听到他们要我的命？」刀疤脸攥拳。

「可真拆了路障，京城的高级丧尸扩散过来，咱可都没活路了，大哥你放心去，等会我一定杀了这三个人给你报仇。」

刀疤脸脖子上青筋暴起，咬牙切齿地说，「杨今我当初就不该救你，真是没想到，你竟然会背叛我！」

杨今摇头，冷笑，「我也是没办法，都是为了大家好。」

说完就抬手，带人朝我们三个围过来，显然不打算再管刀疤脸的死活。

我把斧头递给刀疤脸，他一愣，才发现陈哥也松开了束缚。

他表情复杂地道了声谢，接过斧头就朝杨今冲了过去。

他们内讧正热闹，再无暇顾及我们。

我们三人趁机上车，远远看见路障被拆出了一个缺口，咬牙提速，趁着没人敢拦，顺利开了过去。

直到开出一段距离，确定没人能追上来，我才把车速放缓。

小胖临时修改路线，叫我在最近的高速口下去，找地方歇脚。

毕竟折腾了这一通，天黑前开到下一个休息站肯定来不及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弄清楚，刀疤脸和杨今嘴里的高级丧尸，又是怎么回事。

岔路不长，很快我们就看到了收费站。

收费亭里关着个丧尸，一听见车声就嘶嘶喊叫，其他零零散散的丧尸也有围过来的趋势。

所幸还是白天，小胖掩护，陈哥很快解决了收费亭里的那个，抬起了挡路杆。

其他丧尸干枯腐烂得更厉害，动作迟缓，看上去没有任何威胁，我们也就没理会，专心找能落脚的地方。

第八章 机器人？

我们现在位于 s 市附近的郊区。

为了避免麻烦，我们也不打算深入住宅区了，而是在靠近高速口的位置打转，找地方休整。

好在没找一会，就发现了个钓螃蟹的垂钓园。

招牌有些褪色，估计风吹雨淋了挺久。

我开着车，一边观察情况。

一排砖房排成 L 形，中间空地是撑起的遮阳大棚，棚下摆着桌椅，砖房左侧是一大片湖，估计是垂钓场所，就是不知道里面还有没有螃蟹。

遮阳伞歪斜，钓竿胡乱堆在角落，线绳乱七八糟的缠在一起。

哪怕没有丧尸，这地方的生意恐怕也不乐观。

我放缓车速，绕着砖房观察。

小胖眼尖，出声，「那边有个灶台，咱们可以生火做饭。」

说完就要开车门。

我还没开口，陈哥先一步按住小胖。

「先别下车，这地方太安静了，搞不好有埋伏。」

确实，刚才在外面还能看见零零散散的丧尸，但一进了垂钓园的大门，就清静得吓人。

这不正常。

「看那边。」开车绕到平房背面时，陈哥忽然出声。

小胖被吓了一跳，磕磕巴巴道，「这，这都是谁做的？」

我看过去，心里也是一沉。

丧尸的尸体被聚在一起，堆成了小山，数量少说也有三十上下。

能轻松杀掉这么多丧尸，还有闲心把尸体收集起来，不管对方有多少人，都不好应对。

接下来，我们三个都提起了十二分紧张。

但转了一圈之后，除了这些尸体，却什么人都没看到。

其他地方都在户外，一览无遗，能藏人的也就只有那一排平房。

且平房相连，只有一个正门能进。

陈哥举着斧头走在前面，我举着麻醉针跟上，小胖殿后观察状况，避免突发状况。

我们小心翼翼地在屋里找了一遍，一无所获。

陈哥皱眉停下，说了句，「没人。」

「会不会躲起来了？」

陈哥点头，「不排除，但更大的可能性，是那些人已经走了，毕竟外面的灶火，屋里的桌椅物品，还有厨房里的食物都没被动过，也没有包装袋等垃圾。」

小胖还是一脸疑惑。

我帮忙解释，「如果那些人还在垂钓园里，那就需要吃饭睡觉，不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

小胖恍然，「也是。」

我放松精神，收起了麻醉枪。

厨房里的锅碗瓢盆都很齐全，甚至半人高的水缸里，还有一半的清水。

小胖端水去刷露天的锅灶，陈哥搬柴点火。

断电时间太久，冰箱里大部分东西都变质了，但干木耳和屋顶吊着的熏肉却还能吃，把熏肉拿下来，切成片，等木耳泡开了一块炒，还放了一把干辣椒。

热气升腾，香味扑鼻。

虽然熏肉配木耳的组合不常见，但加上泡面，我们也难得吃了顿大餐。

吃完饭，天还没黑。

小胖嚷着减肥，说要到处转转。

陈哥没理他，沉吟了一会儿继续说，「京城里的状况未知，休息站有那么多人，但还是怕高级丧尸扩散，甚至堵了高速，咱们只有三个人，最好不要硬碰硬。」

我想了想，也点头，「地铁站，火车站，还有商圈都得避开……」

「有人！陈哥，小庄哥，有人！」

小胖的叫声忽然响起，打断了我跟陈哥的对话。

陈哥眸光一寒，抓起斧头就往他那头跑，我也赶紧跟上。

小胖站在仓库里，神色惊惧不定，他旁边的地板被掀起了一块，露出条容一人走进去的楼梯。

「地下室？」

小胖咽了口唾沫，「对，里面有个人，好像死了。」

我跟陈哥对视一眼，以前一后下了地下室，小胖跟在我俩背后，磕磕巴巴地解释，「我就是看这块地砖不对劲，结，结果掀起来有楼梯，但还没走几步就看见那个人。」

地上的人一动不动。

走近了观察，这确实是个人，不是丧尸。

陈哥伸手去探他的脖颈，确实没有了呼吸。

这是个年轻的男人，短发，二十七八岁，很高，长相英俊，裸露在外的皮肤没有一点腐败，更像是睡着了。

「不对劲……」陈哥眉头紧锁。

「皮肤有弹性，没有僵化和尸斑，是刚死没多久的状态，但刚死的人体温又不会这么低。」

陈哥想把尸体翻过来看看有没有致命伤，确定死因。

但刚一上手，表情就变了，「好重。」

我以为陈哥单手不好发力，伸手帮忙，接触之后才明白他口中的重是什么意思。

这人一米八五左右，身形匀称，看上去也就一百四十斤左右，但眼下我跟陈哥合力，却丝毫抬不起来，简直像个铁砣子。

手滑了一下，感受着手心的触感，我心里划过匪夷所思的念头，出声拦下陈哥，「别搬了，他应该不是人。」

「不，不是人，还能是鬼啊？」小胖呆呆地看着我俩，听见这话，吓得差点哭出来，「小庄哥你别吓我，我胆小。」

我摇头，把那个「人」的衣服下摆掀起来。

侧腰的位置，分明有个 USB 形状的插口。

「才刚见面就这么深入接触，是不是不太好？」小胖怏怏怏。

陈哥白他一眼，脸上明明白白写着三个字：别骚了。

小胖见状也不闹了，正色解释，「哥，不是我不想，主要是这玩意没电，也没法连接呀，就跟手机一样，除非充电开机，不然就算用线连上，也没法查看存储内容。」

顿了顿，小胖继续说，「我倒是带着充电宝，要不给他插上试试？」

陈哥没吭声。

我知道他在犹豫什么，地上的机器人来历不明，攻击力未知，贸然充电开机或许会带来更大的威胁。

「先绑起来吧。」

地下室有根足被两人合抱的顶梁柱，找到绳子之后，我们就把那个机器人绑了上去，这样哪怕他开机之后有什么异常举动，也能争取到逃跑的时间。

充电宝的功率不高，插上前我还担心带不动这么老大一个机器人。

但还好他低着头，能看到脖颈后面的绿灯闪烁。

小胖不错眼地盯着绿灯，「还挺酷。」

我没理他眼里的艳羡，戒备地拉着俩人后退，离出口近一点。

大概五分钟，充电宝没电了，绿灯却没灭。

陈哥最灵活，奔过去开机又退回来。

「你，你是哪儿来的？」

「京城。」

声调平平，只是过于字正腔圆，听起来有点少见。

小胖没料到「他」会回答，惊讶地张大嘴，像看猴子一样盯着机器人打量。

「你叫什么……有名字吗？」

「编号 002。」

接连两个问题，002 有问就答，且并无挣扎的迹象，我紧绷的精神放松了几分，小胖眼睛亮了亮，「他会说话！」

我无奈地扫了他一眼，一看就这么高科技的样子，怎么可能不会说话。

小胖也不敢走得太近，接着问，「那些丧尸，都是你杀的？」

机器人面无表情，僵硬地点头。

「那是谁派你来的，目的是什么，杀丧尸？怎么跑地下室来了，还没电关机了，你需要吃电池还是怎么的？」

002 顿了顿，似乎在识别小胖的问题，「触及私密内容，无法作答；进入地下室是因探查空间，确保全部变异人清理干净；002 眼球配有微缩太阳能电池板，可通过光能充电，无需食用电池。」

说完就低头观察身上的绳子。

我皱眉，这机器人口中无法作答的，明显是小胖问的第一个问题，那么问题来了，派他来的机器人所有者身份，和他的目的，到底哪个才是私密内容？

小胖跟机器人你问我答玩得不亦乐乎，早就没了戒备心，还兴奋地问我跟陈哥，「他看上去不像要动手的样子，而且根据阿西莫夫三大法则，他是没法伤害人类的，要不咱把绳子给他解了吧。」

陈哥将信将疑，「你确定他有那什么法则？」

「有！肯定有。」

在小胖喋喋不休的科普之下，到底是把绳子解了。

我们在棚子下面吃面包，002 就站在阳光下，仰头对着太阳——充电。

还会根据日照调整仰头方向，跟朵向日葵似的。

有一说一，瞅着挺智障的。

从机器人嘴里套话，属实不是件容易事。

但在几番问答后，我们倒也得到了点有用信息，例如只要不涉及所谓任务，或者离京目的，就不会被 002 定义为触及私密问题，他都会给出回答。

并且他确实无法主动攻击人类，除非像丧尸那种，在系统中被标定为变异人的。

我沉默，捋着已知的状况。

002 的拥有者与制造者都是同一个人，一个隶属于某组织的博士。

「他」是在两年前出生的，具有深度学习功能的类人仿真机器人，智商超高，数据搜查筛选速度已触及现有科技天花板，内置战斗模块，学习模块，陪伴呵护模块……

总之，非常贵。

而眼下，这么贵的一个机器人，被组织秘密送出京城，执行一项保密任务。

那么剩下的部分，其实不难猜测了，比如拥有这样研究水平和财力支持的组织，概率隶属于国家，002 从京城而来，那组织的据点，也在京城无疑。

不过到底是推论，无法验证。

若对方是个人类，我们还能通过提起关键词来观察反应，判断真假，但 002 不同，他没有所谓的微表情，想诈都诈不出来。

有些难办。

而小胖在得知 002 的配置之后，脸上明晃晃地写着「我被惊呆了」五个大字。

凑到 002 跟前，低头观察他脖颈处的皮肤走向，小声嘀咕，「这外观也太真实了吧，皮肤骨骼都像真的一样。」

002 一动不动地任他观察，忽然身体前倾，用嘴唇在小胖额头上碰了一下。

小胖浑身一僵，之后满脸惊恐地捂着额头跳开。

「你干什么！」

002 依旧面无表情，视线追随着小胖的方向。

「你不会是看上我了吧！我可是良家妇男，不搞基的！」

002 直勾勾地看着他，甚至疑惑的歪了歪头，「什么是搞基？」

小胖惨叫，「你就是故意轻薄我，啊啊啊，我不干净了。」

我跟陈哥面面相觑。

眼前的突发状况属实有点迷。

没理会小胖的鬼哭狼嚎，我咳嗽了两声，问 002，「你，你亲他干什么。」

「人类脸庞凑近，闭上眼睛，并且呼吸急促，被定义为索吻。」

这……

刚才小胖凑过去观察 002 的构造，视线向下，确实很像闭眼，因为感兴趣而兴奋，呼吸也确实急促，属实容易造成误会。

「你放屁，我才没向你索吻，你又没有显示屏，亲你还不如亲我平板上的女神。」小胖张牙舞爪，就要上去报仇。

陈哥把人按住，冷静地提醒，「你打不过，打不过。」

小胖立刻蔫了，表情受伤，活像被白嫖了一样。

「我不会放屁，我的硬件构造并不包括气体发生及释放装置，而且，我有显示屏。」

说着话，002 举起右手，手腕处有小灯闪了两下，现出一块袖珍显示屏。

接着道，「可以接入卫星，预报天气，明天是个晴天。」

小胖表情呆滞，彻底说不出话了。

可怜又好笑。

我拍拍他肩膀，劝道，「你跟个机器人置什么气。」

但出于道义，还是要跟 002 解释一下，「你其实不应该随便亲别人。」

「为什么？」

「因为……会让人不高兴。」

002 的机械音没有起伏，但莫名让人听出几分怀念的意味，「但母亲经常这样吻我，她说接触可以传递关心，我没有不高兴。」

陈哥捕捉到他话里的重点，追问，「你还有母亲？」

天亮得比想象中要快，垂钓园安静，又有 002 镇守，我们三个倒是难得都睡了个好觉。

吃饱喝足，拿上东西，我们准备返回高速，继续进京。

而 002 为了避免暴露目的，要跟我们分开。

我们没理由阻止，当然，也拦不住他。

车开出挺远，看后视镜却发现 002 还站在原地，直愣愣地看着我们离开的方向。

陈哥打破沉默，「002 所在的组织，是不是咱要找的地方。」

我点头，对陈哥能猜出真相也不感到惊讶，不过心情并不轻松。

据 002 所说，能判断他口中的父亲母亲，就是制造他的研究人员。

拥有这样科技水平的组织，除了国家研究所，再难找出第二个。

可 002 还说，组织为了躲避抓捕和攻击，暂时藏匿了起来。

在这个关头还将 002 派出执行任务，而不是留下保护研究所，或许是因为留下他也没有用，因为他们要躲避的并非丧尸。

连国家研究所都需要躲藏的对手，我带着陈哥和小胖贸然搅入，是正确的吗？

这么一想，心情更加沉重，我不由反思，真的应该为了弄清楚老板娘的目的，为了莫须有的好奇心，为了满足自己幼稚的英雄主义，坚持进京寻找研究所吗？

这些坚持里，又有多少责任心。

于我而言，哪怕死在京城也不在乎，毕竟孤身一人，了无牵挂。

但陈哥和小胖却不一样。

我数次见到陈哥对着钱包里的照片发呆，那是个短发姑娘，一身军装笑得英姿飒爽。

也曾看过小胖宁可去丧尸群里犯险，也要捡回那个耗电极快的旧手机，上千条微信记录，是来自家人的温情。

我踩下刹车。

「要不咱回家吧，京城不去了。」

小胖一愣，随即笑了，「我就说你肯定扛不住，那还是听我的，再开二十分钟就能找到个小型加油站，在那必须多歇半小时。」

陈哥也附和，「你一个人开车是太累了，回头咱俩教一下小胖，路上也能让你喘口气。

「反正现在路上也没车，最适合新手上路。」

陈哥开了个玩笑，我却一点都笑不出来。

心里沉甸甸的，我摇头，「我不累，咱们回 s 市吧，不去纠结丧尸的由来，也不探究所谓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休整一段时间，我帮你去找钱包里的姑娘，带小胖跟父母团聚。」

陈哥沉声问，「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英雄，也没有想象中那么伟大，我只是个用孤独当盔甲的普通人，天真地想解救全人类，但实际上，我做不到。

我有了朋友，有了牵挂，盔甲有了漏洞。

陈哥一拳砸在我胸口，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

「谁说你做不到！你救了我和小童，救了小胖和薛雪，还保下了庇护所那么多本可能流离失所，命丧尸群的人们，怎么不是英雄？」

小胖凑过来，「对啊小庄哥，你是不是怕了，你要屌了就自己回去，我还等着当大英雄，回头把雕像立在人民广场上呢。」

我有点懵，眼前是两张坚定且熟悉的面孔。

胸口的疼痛减弱，意识也渐渐回笼，「但是……」

陈哥粗暴地打着了车，「没有但是，我说你行你就行，脑子这么好使，还一天天的瞎善良，你不拯救世界谁拯救世界。」

我眼眶有点发热，就听他续了一句。

「别说了，快开车，我媳妇还不知道在哪等咱拯救呢，搞快点。」

庄·孤家寡人·钦忽然就不感动了。

「我天，那是什么玩意。」

小胖指着路边。

树枝繁茂遮了视线，只能看见被压倒的杂草，还有窸窸窣窣快速逼近的声音，像是什么野兽。

我吓了一跳，赶紧拧钥匙，打算开车躲避。

结果越着急越出错，车竟然熄火了，死活打不着。

就我们绝望至极，打算下车拼命的时候，却看到杂草被拨开，里面走出一个沾了满身草叶的 002。

三人一机器面面相觑。

我咳嗽了一声，打开车门，下了车。

「你怎么也在这，也要回京？研究所在京城？」

002 摇头，「触及私密问题无法回答。」

殊不知，他这句拒绝，反而是直接的承认。

毕竟之前询问来历时，他毫无遮掩地说了京城和研究所，但现在同样的问题，却被归为了私密，实在是不打自招。

「你要不要上车？你可以在中途任何地方提出下车，这样只要你不说，我们也不会知道你要去的地方是哪，也就不会暴露目的地。」

002 定定地盯着我，「这条高速路四通八达，衔接的岔路足有一百零二条，分别通往十七个城市，两千六百二十一个不同的目的地，若不明确提出，你们确实无法判断我要去哪。」

我点头附和，「对，你还可以拿假地址骗人，我们发现不了的。」

「可我不会骗人。」

……倒也是。

我咳嗽了一声，有点心虚。

但好在 002 没再拒绝，同意上车。等他在后排坐好之后，我也将车打着，准备出发。

002 一本正经地扣好安全带，双手放在大腿上，正襟危坐。

小胖同情地看着他，朝我凑过来，小声控诉，「小庄哥，你猜出庇护所在哪了吧？怎么连机器人都蒙。」

我给陈哥使了个眼色，后者了然，默契地开口。「002，你们研究距离天安门的直线距离有多远？距离鸟巢体育馆又有多远。」

002 报出了两个数字。

果然，只要不提起返京二字，002 就不会隐瞒有关研究所的信息。

陈哥根据 002 的回答为半径，利落地在地图上，分别以天安门和鸟巢为圆心画了两条圆弧，而圆弧的交点建筑，赫然就是京大。

研究所的藏匿地点，有了。

我悄悄朝陈哥竖了个大拇指。

下了高速，小胖昏昏欲睡。

我却半点都放松不下来，越接近京城，就越是紧张。

为了避免被丧尸群围攻，我们多绕了些弯，从人烟稀少的小路进京。

这附近是住宅区，破旧的楼盘宣告着荒凉，周围没有动静。

但我依旧开得小心翼翼，生怕面前突然冲出个丧尸来。

「停车。」002 冷淡的机械音响起。

我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刹住车。

刚想回头问他怎么回事，却听见「嘭」的一声巨响。

车前的地上砸下了一具尸体——或者说一个丧尸。

这丧尸死了很久，腐肉被摔得破碎，却仍在蠕动，叫人不忍直视。

小胖捂着嘴干呕。

陈哥却冷静地摇下车窗，朝上面看去。

丧尸掉下来的方向，是个露天的阳台。

「掉头，有危险。」

我死死地盯着后视镜，攥着方向盘的手心沁出了汗。

「来不及了。」

我们来的那条路上，树荫遍布，没有丝毫异样，但现在树荫下却密密麻麻的，站了数不清的丧尸，他们出现得悄无声息，幽灵一般。

但诡异的是，没有一个丧尸上前，只是安静地站着，死气沉沉。

小胖扒着后窗户看，被这场景吓得一抖，颤声问，「他们在等什么？」

002 出声，「等天黑，因为变异人惧怕阳光。」

小胖眼前一亮，「那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待在阳光下，他们就不会主动攻击，那太好了啊！」

但他笑了一会，却发现我跟陈哥依旧满面愁容，这才疑惑，「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么？」

我苦笑，不知如何回应小胖的盲目乐观。

陈哥叹气，锁紧车窗，「可问题是，天不会一直亮着。」

「京城之外的丧尸，不分天黑天亮的攻击人，虽然麻烦，却也因为没有意识，会被阳光腐蚀躯体，降低应对难度……」

没错，连续暴晒上三周的丧尸，连小童打得过。

可这些丧尸却不一样，他们会聚集，会躲避，甚至会等待。

小胖皱眉思考陈哥的话，终于变了脸色。

「那怎么办？」

我没答反问，「去京大还有多远？」

小胖端起平板看路，「不绕远的话路程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但需要经过一条隧道……」

隧道——光线昏暗，区域狭窄，猜也能猜到，会有多危险。

「绕远呢？」

「两个半小时。」

距离天黑还早，稳妥来看，必然要选择绕远，但问题是——我们的油不多了。

我咬牙，「走隧道吧。」

小胖和陈哥也看到了剩余油量，同样严肃地点头。

车轮压过地上摔成糊烂状的丧尸，奔着京大方向而去。

逼近隧道。

车灯打开，把里面的场景照得清清楚楚。

衣着破烂的活尸体一具挨着一具，让人头皮发麻。

丧尸数量太多，开着车绝对寸步难行。

「原地休整，休整之后咱们闯过去。」

食物一路上吃了不少，但依旧有富余。

若是弃车离开，那我们只有三个背包可以带物资，面包的空气包装实在占地方，不如直接吃了。

时间紧迫，我们三个吃得狼吞虎咽，002 则一动不动，进入了休眠状态。

毕竟要闯进丧尸群。

解决了吃饭问题后，还需全副武装。

长袖工装服多穿几层可以避免露肤，袖口扎紧，再翻出几副手套戴上。

脚上穿着从庇护所拿的高筒靴，撕了毛毯围住下半张脸，戴上墨镜，再拿上武器背上背包，基本准备完毕。

唤醒休眠的 002，全员下车之后，我却又将车启动。

陈哥拧开油箱盖子，等我从驾驶座滚下来之后，精准的卡点，将燃着的打火机丢了进去。

火舌噌地一下冒出来，舔着油箱口。

我滚出两米，来不及爬起来，撑着上半身盯着隧道口，眼见冒着火的车撞进隧道里。

爆破声响起，冲天的火光燎着隧道顶端，丧尸群被强行冲散，在嘈杂的声响中浑身是火，倒下不少。

但油箱里剩的油本来就不多，所以火势很快就弱了下来。

「就是现在。」

「走！」

陈哥拎着斧头闯进去。

一边循着丧尸被火冲开的空隙穿行，一边抡起斧头砍丧尸，将空隙扩大。

我小心地避开燃着的丧尸，紧随其后，用车靠背里拆出的铁架子推开地上的尸体，给陈哥开路。

小胖跟 002 殿后。

小胖身上包裹笨重，速度快不起来，但好在 002 足够敏捷，勉强护了小胖无虞。

高速奔跑，精神紧绷，从隧道出来后我们三个人都筋疲力尽。

小胖一屁股坐在了马路上，大口喘气。

「太可怕了，我差点以为自己死在里面了。」

我拿出水分给陈哥和小胖，「如果没有 002，那你确实会死在里面。」

小胖心有余悸地灌了半瓶水下肚，虔诚地盯着 002，「多谢二哥救命之恩！」

002 半天没作声。

「欸，你是不是生气了，因为我不让你亲我？」

002 依旧没说话。

我也觉得不对劲，回头才发现 002 直愣愣地站着，仰脸对着阳光，脖子后面的灯，亮着红光。

小胖满面愁容，「算了，你要亲就亲吧，给你亲还不行。」

说完还带着股子英勇就义的气势，从地上爬了起来，把脸朝002凑去。

我一把将他的脸推开。

「别闹，他在充电。」

小胖惊讶，「啊？这么快就没电了？」

我猜测，「大概是通过是隧道不易接收阳光，加上打斗奔跑这些动作更大，会增大耗电速度吧。」

002 调整着仰脸角度，细微地转了个方向，开口，「对不起，没能接收你们 48 秒前发起的聊天请求，刚才电量不足，为了避免强制关机的再次发生，自动进入了低电量模式。」

「那你还需要充多久？」

「半个小时即可恢复行走电量。」

那还好，时间还够。

只要加快步行速度，哪怕休整半个小时，也能在天黑之前走到京大。

我们顺势决定就地休整。

穿得太多，捂出了一身汗，我跟陈哥都把最外面那层沾满血污的工装服给脱了。

小胖似乎是愧疚拖累了 002，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只坐在 002 旁边，跟他絮絮叨叨地聊天。

但看 002 似乎也乐在其中，我也就没提醒他们，聊天的话，耗电更快。

太长时间没理发，我头上染了污血，黏腻得厉害。

再看陈哥之前在庇护所剃的寸头，着实清爽，叫人心动。

察觉我的视线，陈哥默契地扫了一眼我乱糟糟脑袋，点评，「确实有点像鸡窝。」

说完他抄起了斧头，「给你理一理？」

看出我的犹豫，陈哥还找了个积水的水洼，把斧头上的腐肉冲洗干净。

倒也不必如此贴心……

「来不来？」

「来，来吧……」我咬牙。

用斧头理发实在不算方便，好在陈哥动作灵活，我至少不会受伤。

纠成团的头发砍下来，脑袋确实轻便了许多，周围没有镜子，我也看不到成品如何。

不过情况特殊，自然没必要强求效果。

陈哥停手，小胖忙不迭凑过来看，「挺好的，啃得很有水平。」

陈哥笑着砸过去一个瓶子，小胖手忙脚乱地接了，也跟着咧嘴笑。

「欸，不过小庄哥你这刘海一剃掉，怎么长得跟 002 似的。」

我踹他一脚，「去你的，你这大近视眼，不戴眼镜看谁都像。」

「屁，我虽然爱玩游戏，但绝对不近视，你这是刻板印象！」

002 这时也低头，退出了低电量，脖子后面变回了白灯。

陈哥看看他，又看看我，「啧」了一声，「别说，你俩是有点像，尤其眼睛，简直是一模一样。」

再然后，002 也凑了过来，面无表情地盯了我一会，说，「经过图形扫描比对，你的眼睛跟我的相似度高达百分之九十五，你跟我很像。」

大哥，你是机器人，就算像也是你像我好不好。

过了会儿，小胖摇头，「小庄哥，你被晒黑了，我记得刚见面的时候，你可白着呢，你现在连当个小白脸都不配了。」

这都哪跟哪。

我无奈地掏出平板报时。

眼看时间不够宽裕，他们三个这才停下玩笑，奔着京大出发。

为了躲丧尸，我们一路走在阳光下，加上速度不慢，很快就走出了一身汗。

眼看京大的校门出现在眼前，002 脚步一顿，不走了。

「怎么了？」

「涉及私密问题，无法回答，我要与你们分开，最好不要跟随。」

有了先前的心理准备，我们也不惊讶。

小胖从善如流地道别，「好的，拜拜。」

转身踏进京大的校门，然后在二十分钟之后，宿舍楼区域，我们看到了从偏门走进来的 002。

捕捉到 002 小朋友站在原地僵住，那一瞬间的迷茫后，小胖轻车熟路地开口，「好巧！我们的目的地好像刚好重合了，先说好，我们可不知道你要来这哦，这就叫缘分！」

他的表演实在浮夸，我不由捂脸。

欺骗一个两岁的小朋友，你不心虚吗。

黑色的天幕压下来，陈哥皱眉，「天黑了，丧尸行走不再受限，我们赶紧进宿舍楼躲一下。」

002 叫住我们，「不用，这里没有变异人。」

我有些疑惑，「什么意思？」

偌大的校区，人口集中，怎么可能没有丧尸。

002 摇头，表示涉及私密问题，他无法回答。

一束强光忽然打过来，逼得人不得不闭眼，小胖吓得「哎哟」一声。

接着一道女声响起，语气慵懒，「因为磁场，所以京大范围内，不会有丧尸。」

强光之后，举着手电筒的女人看不清身形。

陈哥警惕地将斧头挡在身前，「什么人！」

我也下意识后退了一步。

女人的声音却带了点笑意，「你果然能活下来，不过这么快就不认识我了？庄钦。」

我浑身一僵，这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声音熟悉。

「老板娘？」

第九章 老板娘出现

「还好，看来你还没因为辐射记忆衰退。」

对面的人挪开手电筒，我这才顺利睁眼。

老板娘为人神秘，又似乎能未卜先知，所以她出现在京大这件事，既在预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我脑中转过许多念头，关于短信，关于老板娘的身份，问题太多竟不知从何问起。

「怎么回事？」陈哥凑近问我。

我这才回神，茫然地摇头。

毕竟我对老板娘在超市以外的经历和身份，实在是一无所知。

「走吧，别在这傻站着，我带你们找地方休息。」

耳边的声音勾起回忆。

我不由想起去超市面试的那天。

「行，就你了，今天就开始上班。」

「别傻站着了，我带你去宿舍收拾东西。」

渐渐重叠的断句，语速，甚至连语调都与当初一般无二。

我盯着隐匿在夜幕中，看不真切的轮廓，终于找到了些许熟悉的意味。

京大的校区不小，但好在老板娘带我们来的教职工宿舍，距离学生宿舍很近，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宿舍区有电，但灯光昏暗，只勉强能照亮脚下的路。

小胖问，「这灯是不是线路发虚？」

老板娘解释，「能源不足，大家都需要节约用电。」

小胖了然地点头。

而我则看向周围，不少房间都从门缝透出了亮光。

心里有些猜测。

节约用电到修改楼道电路，肯定不会随意电灯造成浪费，那点了灯的房间，自然是有人住的。

亮着灯的房间有二十六个，哪怕按照每个房间只有一个人，且每个人都点着灯算，这片宿舍区，也至少住了二十六个人，实际数量肯定更多。

这些人，都是研究人员吗？

那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需要离开研究院，躲到京大的校区？

我想得入神。

但很快，老板娘就停住了脚步，掏出钥匙开门。

她一身纯白防护服，面无表情的样子透着冷漠。

小胖压低声音，几乎用气声问，「这位就是咱老板娘？咋跑到京城来了。」

陈哥也看向我，似乎在用眼神询问。

但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门就开了。

老板娘微凉的视线扫过来，小胖立刻噤声，表现乖巧。

进门，开灯，我也跟着走进房间，打量屋内的布局。

这是个四人间，标准的上床下桌，但可能太久没人住了，所以桌上浮着一层灰尘。

老板娘脚步站定，转身询问，「说说吧，你为什么会跟他们一起来？」

我下意识组织语言，思考如何解释。

却发现 002 先我一步，出了声，「清理 21 号污染区时电量耗尽，他们帮忙充电，恢复了行动能力，进京之后分开，但刚刚又碰巧遇到。」

「偶遇？但他们的行走路线与你的高度重叠，从概率分析，不会这么巧。」

老板娘虽然是在跟 002 说话，视线却看向了我。

我垂头，遮掩心虚，毕竟套路 002 那事，做得的确不厚道。

猛地回神，我抬起头盯着相对而立的二人。

老板娘她，为什么会认识 002？

老板娘对上我的视线，一脸坦然。

我这才后知后觉。

002 出自研究院，先前庇护所跟研究院的通话也证明，研究院是为数不多的在灾难之前，就能预料丧尸出现的组织。

而老板娘很早就写下了那封信，留下了麻醉枪，定然也跟研究院脱不开关系。

如此看来，老板娘跟 002 会认识，也理所当然。

那么……给我发短信的，也是研究院的人？还是说，就是老板娘本人，只是更换了号码？

小胖却没想那么多，直接将满腹疑惑问出了声，「等等，这位美女姐姐，你不是在 s 市开超市吗，怎么会在京大，还认识 002？」

老板娘沉默地看向他。

许久，才牵起唇角，露出了此次见面以来的第一个笑容。

她说，「很高兴认识你们，我是高智能家居辅助机器人，代号001。」

小胖瞪大双眼，磕磕巴巴地说，「不，不可能……吧。」

陈哥也一脸怀疑。

老板娘也不再解释，只是撩开弧度完美的棕色卷发，将后背对准我们。

而她修长脖颈上，赫然亮着一个显示运转正常的白色小灯——跟 002 一样。

「还是，你们想看看我的充电插口？」

想到充电插口的位置。

小胖脸上一红，迅速摇头，「不，不用了。」

「好的。」她闻言放下卷发。

但我却实在无法接受，曾相处过许久，且看上去活生生的老板娘，竟然是个机器人。

「可之前在超市的时候，你，你说话做事都跟人一样，还会吃饭……」

我的记忆不可能出错。

经营超市的时候，老板娘曾多次差遣我去买咖啡，甚至会在我眼前喝下去，如果她真是机器人，那怎么可能会吃东西！

老板娘面对质疑却不生气，唇角上扬，轻轻将头发撩到一侧，斜斜地倚着墙面，再开口已然恢复了我以前熟悉的，风情万种的模样，「对高智能机器人而言，模仿人类的举动并不是一件多难的事，尤其是在你这傻小子面前不露馅，能有多难。」

「至于吃饭。」

她抓起桌上的矿泉水抿了一口，随即站直身子，动作僵硬地向后仰头，直至脸完全面向屋顶，才张大嘴，用两根手指从口中捏出一个透明的袋子，材质柔软，不像普通的塑料，但里面装着的矿泉水，却一点都没洒出来。

做完这一切的老板娘，不，或许应该叫她 001，顺手将装着水的袋子扔进了脚边的垃圾桶。

小胖和陈哥的视线，同步地随着她动作而变化，惊讶的表情如出一辙。

而我则心情复杂地看着面前，跟 002 比肩而立的老板娘，姿势表情皆规范得如同程序规定，没有丝毫人气。

我终于接受了这令人匪夷所思的事实。

「请先休息，等下一次天亮，我会带你去见博士。」

说完，也不等我回答，001 与 002 一前一后地离开，还贴心地关上了房门。

屋内只剩下我和陈哥小胖，面面相觑。

辗转反侧，彻夜未眠。

真相近在咫尺，我反而没了早先的期待，只隐隐感到担忧，那些事实背后隐藏的东西，我到底是否能承担。

然而几乎在天亮起的一瞬间，门就被敲响了。

我套上外套，小胖听到动静，睡眼惺忪地问我，「怎么了？」

我没解释，起床去开门。

门外，001 站得笔直，动作冷冰冰地踏进房间，垂手看向我，「博士在等你们。」

乍一看老板娘出现，本来还半梦半醒的小胖直接被吓清醒了，揪着被子角就弹了起来，去遮自己光溜溜的上半身。

「你你你，您怎么进来了！」

001 却表情不变，将视线转向他，一本正经地提醒，「希望你们能保持安静，不要惊扰其他人的研究工作。」

说完就靠墙而站，显然是在等我们收拾妥帖，跟她去见人。

小胖习惯裸睡，眼下想要穿衣服，但又不好意思在老板娘面前掀开被子，只能不知所措地朝我跟陈哥二人求助。

谁知陈哥镇定自若地掀开被子，身上衣着完整。

见他实在可怜，我只能咳嗽了一声，走向老板娘。

「001？你能不能出去等我们。」

她美艳的五官并无表情，「为什么？」

「你在的话，我们要换衣服，不是很方便……」

打量了半晌我为难的表情，001 点了点头，随后轻笑出声，「就你这没二两肉的小身板，还怕人看？」

之后动作袅娜地开门出去，已然又切换成了类人模式。

小胖如蒙大赦，赶紧掀开被子穿衣服，速度快得好像被抓奸在床的隔壁老王。

简单洗漱后，我们三人出了门。

这次的路程不近，001 带路，出了宿舍楼之后，又走了十几分钟才到。

目的地是一栋独立于教学区的实验楼。

楼里格外安静，似乎没人，但我们却又能透过从实验室的玻璃，看到里面忙碌的，穿着白色防护服的身影。

001 轻轻敲门之后就站到了一侧，显然不打算进去，她用老板娘的语气说道：「就是这了，你们几个进去之后安静一点。」

门开了。

我走在第一个，小心翼翼地环视着实验室的内部。

墙壁亮白，光洁的玻璃实验桌泛着淡蓝的底色，上面摆着各种不知名的仪器，没有开灯，但整个实验室却宽敞明亮。

一个穿着防护服的人背对门口而站，专注摆弄着一台半人高的仪器。

听见动静的那人转身，摘下了深蓝色的护目眼镜。

是个男人，四五十岁的模样，发型梳得一丝不苟，精神饱满。

他将视线定在我身上，问，「你就是庄钦吧？」

我点头承认。

他微微笑了笑，语气放缓了几分，

「一转眼都这么大了，从 s 市跑到京城来，这一路意外频发，你倒比我想象中做得要好。」

我不知如何回应，心中疑惑更甚，「请问，您是？」

他愣了一瞬，面容带了几分歉疚，「是我忘了介绍。」

随后有些局促地开口，「你好，我是庄成民，你的……父亲，因为某些原因，很抱歉没能参与你的成长，但好在还能亲眼见到长大成人的你，也是上天眷顾。」

说完，眼前的人红了眼眶，伸手要摸我的脑袋。

我却下意识后退，有一瞬间的茫然。

父亲是国家研究院的研究人员，那我的母亲又是谁，可若是父母尚在，我又为何会被送到孤儿院……我曾幻想过无数次与父母相聚的场景，却没有一个与现在的状况相近。

眼前人伸出的手落了空，只好失落地缩了回去。

陈哥扶住我趑趄的身形，担心地看了我一眼，「小心点。」

我这才回神，压下不合时宜的情绪。

陈哥接替了我的位置，出声询问，「这位庄……博士，我想问一下，京大内部并无丧尸，这一点是如何做到的，还有，关于丧尸出现的原因，你们是不是也已经找到了，不知是否方便告知。」

「与其说是丧尸，不如说是基因发生了变异的变异人。」

对方思考片刻，继续说道，似乎并无遮掩之意，「大约五个月之前，某种特殊磁场忽然出现，初期并无异常，但随着时间变化，辐射强度却逐步增。我们经过多次试验才确认，增强之后的辐射，甚至能造成部分植物发生基因层面的变异，这个发现

令人惊讶，甚至研究院的一部分研究人员，试图利用磁场辐射，研发转基因植物。」

说到这，他自嘲地笑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

我跟着皱眉，问，「你们失败了？」

「不，我们成功了。」他苦笑着摇头，沉声道。

「第一批转基因蔬菜顺利产出，皆大欢喜，但问题是，磁场的增强却并没止步，先是用来做实验的小白鼠出现变异症状，互相撕咬，再然后是做情绪感知实验的猴子……众人想尽办法抑制磁场增强，起初是有效的，直到某一天，增强速度开始骤然加快，一个年轻的助手失去意识，开始到处撕咬，其他人这才慌神，组织撤离，但在撤离的过程中，位于磁场中心的人再次变异，伤亡惨重……」

陈哥继续问，「那你们目前的研究进展是？」

庄成民后退一步，露出身后的仪器，「这是用来抵消磁场辐射的，但强度和范围有限，若辐射进一步增强，迟早会失效。除非能找到携带惰性基因，可以抵抗辐射变异的人，返回研究院旧址，想办法将异常磁场销毁。」

「惰性基因携带者已经找到了，不过……有些意外。」

说到这，他住口，视线定在我脸上，似乎在走神。

我不自然地避开那道视线，问他，「所以，发短信提醒我的人是你？」

庄成民并未否认，缓缓点头，「后续情况无法预测，为避免传出谣言散布恐慌，我也只能稍做提醒。」

「那资助我读书的人……。」

我听见自己的语气，远比想象中来得冷静。

资助短信和末日提醒短信来自同一个号码，这问题并无悬念。

而眼前人的表情更加歉疚，「我和你母亲的工作性质特殊，亏待了你很多。」

我没接话，继续问，「所以，汇款之后的短信，也是你发过来的了？」

谁知眼前人并未应声，反而表情一顿，皱着眉反问，「什么短信？」

「你……不知道短信的事情？」

我定定地盯着他，极力想从那张脸上找到些破绽，但却是徒劳。

过了一会，他才恍然，失笑，「是 002 吧，我的工作状态日夜颠倒，经常忘事，所以为了避免失误，一般会将重要的事情交给 002 处理，你说的短信，应该也是他发的。」

我皱眉，「发短信给我的人是 002？」

但诧异过后，反而了然，数百条短信卡着点发过来，这之中需要的精确操作，确实只有程序才能做到。

但那条资助短信……我合了合眼，说不清心里的感受。

太久远的过往已经模糊，但院长妈妈说，我是个性格孤僻的孩子，所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收养家庭。

随着年纪增长，被收养也变得更加困难。

初中毕业，孤儿院的经费紧张，那时的院长依旧温柔，但刻意避开我叹气的次数却日益频繁。

读书是件奢侈的事，这些我都懂。

但我自私地装傻，把第一名的奖状贴在床头最显眼的位置，一张挨着一张，密密麻麻。

直到……

院长病倒，将我叫到床前，满脸慈祥地递过崭新的书包，以及装着学费的信封。

「小钦，这个你拿着，下周一去学校报到。」

我攥着书包，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在抖，「那您不继续住院了吗？」

「我没事，住院也是浪费钱，只是最近天热有点中暑，你还小，别跟着瞎担心，去了镇上要好好读书，你脑子聪明，以后一定会有出息。」

新书包里装着院长的救命钱，重得像石头。

所以我咬牙撇开那双温热的手，将书包扔在地上，「但我不想
去，读书太累了，您总跟我说努力学习就能被收养，但都过去
了这么久，我也被您骗够了。」

之后我夺门而出，留下身后诧异失望的院长妈妈。

我不知所措地捂住脸，摸到了满手湿润。

可第二天，我却被熟悉的志愿者早早叫醒。

他说因为我的成绩亮眼，被一位好心人选中，资助我完成学
业，对方隐瞒身份，唯一的联系方式，只有对方询问汇款账户
时的手机号码。

捐助机构的负责人，笑着收起签过字的文件，「你叫小钦是
吧，捐助者希望你能好好学习，成长为一个善良且优秀的孩
子。」

院长妈妈站在门口挥手，宽容且温柔，于是我将捐助者的期望
记在心里，日复一日地努力。

支撑不住的时候，我会给那个号码发消息，虽然仅收到了一次
回复，但依旧是莫大的鼓励。

而现在，我动作僵硬地掏出手机，找了很久才翻到那条短信。

「人活着，要有所追求，有所梦想，要生活得开心，善良，这
才是理想的人生。上天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到世间走一遭，
我们要珍惜。因为生命短暂，如果我们不知道珍惜，它将很快
地逝去，希望你继续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孩子。」

我哑然，原来所谓捐助者的期望，不过是随处可见的正能量鸡汤，被 002 随手复制而来……

「哗啦」一声，玻璃猛地爆开，碎片砸了一地。

「小心！」

我后背一重，被陈哥撞开，但还是慢了一步。

急速射进来的子弹直直飞向房门，擦过我的胳膊，在木门上留下一个几乎洞穿的弹孔。

小胖吓得爆粗，「我天，这是怎么回事！」

好在这一击未中，开枪的人并没继续。

我扶着胳膊吸冷气，火辣辣的疼。

这时门被踹开，老板娘卸下门板，动作行云流水地将其挡在了被打碎的玻璃窗上，然后说道，「博士，对方又来了，估算人数在二十左右，其中一半持枪，目前方位在宿舍区顶部，推测是乘坐滑翔翼，从空中进来的。」

「已组织反击，爆破型武器的范围，直径控制在一米之内。」

「不错，但最好能将爆破区域定为操场。」庄成民皱眉起身，跟老板娘一起出了实验室。

留下神态各异的我们三人。

小胖讪讪开口，「你们说，他们嘴里的爆破型武器，还，还真能打起来啊，会不会是在开玩笑。」

陈哥不置可否，看向门上的弹孔。

小胖也知自己天真，不再出声。

陈哥上前一步，观察弹孔，「是狙击枪，根据方向来看，目标是你的父……那位庄博士，所以我才会先推开他，不然你的胳膊不会受伤。」

我摇头，「没关系。」

心里却十分沉重，京大果然并不安全。

根据庄博士和老板娘的表现，这种袭击显然不是第一次。

撤离旧址，躲在京大，突如其来的袭击……

每件事都在说明，有人在阻止研究院的研究，阻止他们关掉辐射源，镇压丧尸。

小胖靠在墙上，昏昏欲睡。

从窗户望下去，操场方向光亮昏暗，看不清楚到底在发生什么。

眼前出现一盒泡好的桶装泡面。

我抬头，对上陈哥的视线。

「先吃东西，庄博士的布阵没有漏洞，袭击者一个都跑不了。」

我伸手去接，却听到底下传来一声枪响。

一片漆黑中，火光显眼。

小胖被吓醒，打了个冷战，表情茫然又惊恐，「提问到我了？」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宿舍门就被人撞开，002 背着老板娘闯进来，直奔离得最近的下铺床。

「怎么了？」

我下意识放下泡面，起身帮忙。

老板娘双目紧闭，显然是关机状态。

002 面无表情，吐字依旧稳定且清晰，但我却都能察觉到——他在紧张。

他说，「子弹打中了控制中枢，需要更换损坏零件。」

陈哥表情见 002 状态不对，出声询问，「那现在是……没有能替换的零件？」

002 摇头，「博士离开研究院时，携带了全部所需零件。」

「那……」

小胖此时已经完全清醒，出声解释，「控制中枢构造复杂，很容易波及记忆模块。」

记忆模块相当于手机存储卡，储存着机器人自设计以来，接收到的全部讯息。

若记忆模块损坏，对于机器人而言，几乎等同于人类的死亡。

一时静默。

002 打开床下的工具箱，看样子是要给老板娘更换零件，陈哥跟小胖帮忙递工具，我倒显得多余。

庄博士白色的身影从门口一闪而过，我咬了咬牙，还是出门，跟了上去。

这场袭击来得突然，虽然目标并非我们。

但从老板娘受伤便能得知，对方来势汹汹，不易应对。

事已至此，我们早就被牵扯进来，所以有些事情，我要问个清楚。

比如他是怎么得知我会来京城，这些突袭的黑衣人又是什么存在，而 002 与我们的相遇，是偶然，抑或是精心策划……

我加快步伐，一心想要个解释。

可走到实验室门口，却听到里面传出对话声。

「不能再拖了，如果还不采取行动，不只磁场增强速度无法抑制，我们储备的物资也会严重短缺。」

庄成民表情凝重，缓缓答道，「可吴静她仍在昏迷，无法执行任务。」

说话的人背对门口，看不清面目，但语气急切，「但昨天来庇护所的三个人之中，包括您和吴博士的儿子，对吧。」

庄成民脸色沉沉，点了下头。

那人声音一喜，「这不就对了，吴博士拥有的惰性基因，吴博士的儿子肯定也有，您那么努力保护这个孩子，却还把人带到京大，总不会只为看他一眼吧，毕竟如果不是想关掉辐射源，何必让他冒这个险。」

庄成民欲言又止，却伸手把敞开一道缝隙的门给关上了。

我赶紧贴墙站着，并没暴露身形。

.....

原来如此。

我转身，自嘲地扯起嘴角。

从没见过面，甚至在成长过程中连一句关心都吝于施与的儿子，哪里值得花精力去保护。

老板娘留下的信件，末日之前的警告，不过是为了留张底牌，保护好用来销毁辐射源的惰性基因。

不知为何，我忍不住心头发闷。

或许是人类的贪心作祟，我对从不曾拥有的父母关爱，产生了不该有的奢望。

漫无目的地走了许久，我停下脚步时，才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107 室门口。

是刚才那二人口中，吴博士所在的地方。

我攥紧拳头，恨自己不争气，哪怕是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却仍是忍不住，想来看一眼那位名义上的母亲。

门没上锁，轻易能被推开。

光线幽暗，只有床头的小桌上亮着一盏台灯。

借着台灯的光，我能看清床上的人双眸紧闭。

她的容貌称不上艳丽，但眉目舒展，气质娴静，我的嘴唇鼻子，几乎像从对方脸上复制粘贴下来的。

我形容不出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在床边站了不知多久，我闭了闭眼，压住翻涌的情绪，打算离开。

却不小心撞到了床头桌上放着的铁盒。

「啪」的一声，里面的东西散了一地。

我赶紧俯身去捡，却是一愣。

这是……我的照片？

照片上的孩子笑容腼腆，手里抱着五彩斑斓的糖盒，跟穿着玩偶装的工作人员合照。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中奖，因为买了一根棒棒糖，却中了整盒的彩色糖果，所以我对那天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

我压住发涩的喉咙，一张张照片看过去。

五岁那年，七岁那年，第一次入学，甚至是毕业典礼……

翻到最后，是一张纸，似乎因为时间久远，写满了字迹纸张有些泛黄。

「小钦，你长成了一个优秀的孩子，爸爸妈妈都为你感到骄傲，你要相信自己，一定能行的……」

「你好，庄钦同学，我是你的资助者，你的成绩已经足够优异了，所以如果觉得辛苦，可以暂时停下脚步……」

「加油，你是最棒的……」

……

笔迹娟秀，但每句话写完，却又都会被划掉。

直到这页纸的最后几行，一段话几经删改，冠冕堂皇的，像极了套话：

「人活着，要有所追求，有所梦想，要生活得开心，善良，这才是理想的人生。上天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来到世间走一遭，我们要珍惜，因为生命短暂，如果我们不知道珍惜，它将很快的逝去，希望你继续努力，成为一个善良的孩子。」

原来，这不是网上找的鸡汤。

我捏了捏酸胀的鼻子，忍不住仰头，但泪水依旧滑出眼眶下来，一时间姿态狼狈。

门外有人说话。

是刚才在实验室听到过的声音，「庄博士，请您再仔细考虑一下，这样做就是在胡闹！」

庄成民沉声开口，「这不是胡闹，去研究院的路上危险，哪怕小钦拥有惰性基因，也无法应付对方的偷袭，而且销毁辐射源的方法未知，不如由我前去，至少能保证顺利销毁。」

「你疯了！那么近距离接触辐射源，哪怕辐射源被销毁，你也会变异，这是不可逆的。」

门被打开，楼道里的灯光透进来，庄成民却忽然顿住脚步，开口，语气平静得不像话。

他说，「陈特助，那是我儿子。」

被叫作陈特助的人表情一僵，叹了口气，「对不起，是我想得太简单了。」

庄成民和陈特助前后进门。

我捏着捡到一半的照片，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陈特助「欸」了一声，显然惊讶。

庄成民先是一愣，随后瞟了一眼床上的人，有些心虚地发问，「你怎么来了？」

我攥了攥手心的照片，薄薄的一沓硌得人手掌发疼。

开口，「研究院旧址，销毁辐射源，我会去。」

「真的？」

陈特助脱口追问，但很快收住惊喜，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庄成民的表情。

庄成民拧起眉头，「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没应声，把收好的照片放进盒子里，继续弯腰去捡剩下的。

他视线扫过地上的狼藉，眉头再度收紧，沉声道，「你这是胡闹，你去了知道要做什么？你知道怎么销毁辐射源？知道辐射

源所在的具体位置？而且你到底知不知道，这一路上会有多危险！」

最后一张照片掉在了桌子底下，费了点劲儿才拿出来。

我长舒了口气，直起身子。

照片里的男孩表情失落，举着证书站在颁奖台上，哪怕拿了一等奖，却仍是满心艳羡地盯着观众席——那里坐着一位母亲，正举着相机给自家孩子拍照。

我拂去照片上的灰尘，出声解释。

「我没有胡闹。」

「只要带上地图，辐射源的具体位置并不难找，至于销毁辐射源的方式，你们其实也不清楚，所以在已知情况共享的情况下，你去或我去都不会有区别。而且，就是因为这一路危险，才必须要我去，因为我拥有惰性基因，且对抑制磁场的研究一无所知，但你不一样，庄博士，只有你留在京大，当意外出现时，才能另寻方法，而不至于孤注一掷。」

听到这话，陈特助眼神亮了亮，急忙附和，「是啊，博士，京大这个磁场抑制机由你一手设计研发，如果你不在，别说进行升级，恐怕连现有设备的维修都很难做到。」

这是实情。

庄成民张了张嘴却还是闭上了，沉默良久才开口问，「你真的想好了？」

「麻烦您保护好我的朋友，这件事不要告诉他们，至于地图和相关资料，麻烦尽快准备好，我明天过来拿。」

陈特助见尘埃落定，脸上终于多了几分释然，他笃定地保证，「这个你放心，京大的防御体系很完善，只要他们留在防御网内部，除非全军覆没，不然都不会有危险。」

只要能确保陈哥和小胖是安全的，那也就没了后顾之忧。

「那我就先离开了。」我点头示意，越过庄成民出门。

宿舍里，小胖跟陈哥并肩，紧张地盯着 002 的动作。

我也顿住脚步，看着 002 放下镊子，扶着老板娘的头按下开机键。

指示灯亮起，老板娘睁眼。

熟悉的女声响起，语气平静，「这里是 001 号高阶仿真机器人，机体功能模块校核完毕，并无异常。」

小胖面上一喜，也不顾蹭了满手的机器人填充液，勾着 002 的肩膀问，「这是修好了？！」

「现在还不能确定。」002 拿过一旁的电脑，动作熟练地获取权限，接入老板娘的存储模块。

小胖也凑了过去。

伴着敲击键盘的声响，陈哥走过来，问，「去哪儿了？」

销毁辐射源的事，我本来就打算瞒着他们，所以只是含糊应道，「庄博士找我，有些事需要帮忙。」

陈哥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似有察觉。

我本来就不擅长撒谎，只怕越说越错，所以赶紧转移话题，「老板娘的情况怎么样？」

「换完零件之后可以正常开机了，但系统方面的东西，我不是很懂。」

002 停下动作，小胖也跟着叹了口气，「这可怎么办……」

接收到我跟陈哥齐刷刷的疑惑视线，小胖开口解释。

「记忆模块受损，数据乱码程度严重。」

我皱眉，不太理解，「数据乱码是什么意思」

难道相当于人类的记忆错乱？

002 出声，「数据乱码，会造成记忆模块锁定，无法进行已有信息读取和新数据写入，可通过格式化修正，后续需再植入备份记忆。」

小胖一拍 002 肩膀，「有备份记忆你怎么不早说！那还担心什么，赶紧格式化啊。」

002 却并未动作，依旧一板一眼地说，「备份记忆并不完善，为了让我们珍惜存在的机会，博士让我们只对功能性的记忆进

行了备份，至于个人学习进程的记忆，则仅在记忆模块中进行存储。」

个人学习进程……

我有些愣怔地扭头，看向坐床上那个姿过分端正的老板娘。

陈哥却反应的更迅速，拧着眉头问，「也就是说，如果进行格式化，机器人 001 还在，但小庄的老板娘却会消失，对吧。」

我试探着问，「这是……唯一的办法？」

002 点头，过了很久才说，「姐姐也会消失。」

他的表情依旧规范而冷漠，被程序控制的脸上，甚至露不出哀伤的神色。

满室沉默。

小胖叹了口气，张手抱住了 002，「别难过了，哥给你抱一下，回头把你的记忆文件提取出来，对比 001 的乱码，看能不能想办法修复。」

夜深了。

对许多人而言，今晚都是个不眠夜。

连一向心宽的小胖都失了眠，在下铺翻来覆去摊煎饼。

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我赶紧掀开被子，在尽可能不惊动陈哥和小胖的情况下出了门。

实验室的门果然开着。

我推门进去，恰巧看到庄成民伏案的背影。

桌上放着一张摊开的平面图，印着研究所旧址的构造，上面用红笔细致标出了路线、注意事项，以及一些应急设施和物资的位置。

我凑近去看，在心里勾勒着地形。

庄成民错开身子，让出完整的地图，还是没忍住问了一句，「你真的想好了要去？很危险。」

他语气犹豫，比起在领域内如鱼得水的博士，更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

我盯着他头顶的白发，眼角的纹路，叹了口气，「无论是谁面对这种状况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跟您，跟其他任何人没有关系，而且当年的事情，我现在不怪您了，爸。」

庄成民一愣，难以置信地盯着我。

有些不好意思，我轻咳一声错开了那道视线。

他也才恍然回神，掩饰似的拿过一旁写好的资料，「这是自从辐射源出现后，全部的研究资料，你可以先看一看。」

「也不用太着急，出发时间定在两天之后，你可以慢慢看，到时候 002 会跟着你，他的芯片虽然无法承受最高等级的辐射，但至少能陪你到三级辐射区，去研究院的路上为了避开袭击者的捣乱，还会有八个人掩护你，按照路线突围，躲避丧尸和袭击者。」

他巨细无遗的交代，「路上肯定会有人袭击，但你不用怕，穿上统一服装之后，他们也无法分辨出哪个才是目标人物，你只要跟进 002，让他保护你就好，销毁辐射源的方法还在研究中心，出发之前你会拿到相关道具，说清注意事项。」

我察觉他言语中的紧张，但也不知怎么应对，只能埋头看资料，尽力理解。

不经意间，左肩一重，我浑身一僵，那只手也胆怯地一触而走，「你还没吃饭吧，你先看，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说完就走了，推门而去的背影，颇有些落荒而逃的意味。

我忍不住放下手里的资料，回忆着那只温暖而局促的手里，有着令人感动的关怀。

第十章 一切的源头（大结局）

两天时间，不长也不短。

辐射源的相关资料，虽然详尽，但关于销毁的方法却寥寥无几。

目前只知道那是一块石头，看上去并无异常，但结构复杂，在此之前并未在地球上，发现同样的结构。

极有可能是意外掉落的陨石。

至于剩下的，则是关于辐射逐日变强的资料记录，以及相关的实验过程。

「你真的准备好了？」

庄成民严肃地问我。

我点了点头，开了个玩笑，想化解一下他身上紧张的情绪。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但庄成民脸上却没有丝毫笑容，反而叹了口气，说，「其他人在做准备，一个小时之后出发，你要不要跟你那两位朋友道个别。」

我摇头。

跟他们见面的话，我恐怕会露馅。

小胖这几天格外勤奋，一直在想办法修复从老板娘存储单元里，拷贝出来的乱码数据，而陈哥在发现自己打不过老板娘之后，则开启了整日挨打，来修炼格斗技巧的新日常。

他们都有事做，才没察觉我这几天早出晚归。

庄成民见状也不再劝，出声安慰，「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他们的。」

001 就在一旁，背着一个黑色的登山包，里面放着路上所需的物资，还有研究院的地图。

庄成民有些愧疚，「辐射源的销毁方式仍未知，或许需要你自己想办法。」

我倒不在意这个，毕竟出事这么长时间，都没能找出的销毁方式，自然不可能在我们到达京大后，短短几天就研究出来。

「不过，一直在阻止你们销毁辐射源的那些人……是谁？」

庄成民听见这句，苦笑了下，但也没有隐瞒的意思。

「他们其实是我的同事，还是最初找到晶石，并带回研究院的那批人，所里因为转基因项目拿到了一大笔拨款，其中几人也因此升了职级，也直接导致出现异常之后，他们还是不死心，为了逃避责任，甚至动了杀人灭口的心思，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当时会匆忙撤离。」

我安静地听他说，心里却隐隐觉得有些不对。

辐射性的物质本就少见，况且也不大可能轻易被人捡到，尤其根据资料显示，那个辐射源最初被带回研究院时，辐射强度并不大，极难被检测出来。

而那些黑衣人，几次三番来京大挑衅，数次伤亡惨重，若在京大守卫森严的情况下，仍叫庄成民忌惮，除非人数多得可怕。

可刨除躲在京大的研究人员，国家研究院里……研究人员的数量，有这么多？

这时门被敲响，穿着同款白色防护服的众人出现在外面。

「博士，我们准备好了。」为首的人肃然开口。

一共八个人，先前已经见过了，为首的叫一号。

眼见有人在等，我也只能先压下疑惑，赶紧换好衣服，拿上东西出发。

为了节约时间，也为了隐蔽，我们并未从京大正门离开。

侧门很少有人走动，杂草丛生，有些荒凉。

一号带人拉开防护网，留出了个可供一人通过的出口。

我第一个通过，需要稍稍弯腰。

但才刚钻过出口站定，便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叫道。

「站住！」

一号下意识做出防守状态，我还没回神，他们几人便迅速围成了圈，将我护在了中间。

两个身影从京大里走出来，渐渐靠近，高个的拎着把斧头，矮个则攥着棒球棍，花里胡哨的头盔配上纯白的防护服，实在不伦不类。

走得近了，矮个拽下头盔，俨然是头发乱成了鸡窝的小胖。

我心里一紧，下意识皱眉，「你们怎么来了？」

小胖一脸埋怨，「小庄哥，你不够意思啊，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们。」

「这件事跟你们没关系。」

「怎么没关系，当初说好的，有福同享有英雄同当，你还当不当我们是兄弟了！」

我叹口气，哪怕时间紧张，也不得不解释，「你们去了也帮不上忙，还不如留在京大，至少……」

这一趟虽然准备周全，但随行的八个人，连名字都没介绍，彼此之间只用编号称呼，分明是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我没办法，只能求助陈哥，「陈哥，你别跟小胖一块胡闹，赶紧带他回去。」

陈哥从出现后就一直沉默，没拿斧头的那边袖管空空，在风里晃悠。

半晌才出声，隔着头盔的声音有些发闷。

「你才别胡闹了，真当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人去冒险？」

陈哥拎着斧头靠近，将进出防护网开口堵得严严实实，「我今天就把话撂在这，要么我俩也一起去，要么，谁也别想去。」

一号攥紧武器，但却不敢动手，反而为难地看向我。

双方僵持。

但时间不等人，再这样下去恐怕会破坏计划。

所以还是我先败下阵来，叹了口气交代，「那你们跟好002。」

小胖嘿嘿一笑，抱着头盔也钻了过来：「那当然！毕竟跟着002 能活命。」

一波三折，终于顺利上路。

但因为出发耽误了时间，所以接下来的步行速度也相应加快。

出发之前，为了不惊动丧尸，路线规划已经尽可能避开了阴凉处，但终究有意外，比如原本通畅的马路因车祸而拥堵，不得不绕行，导致要从室内穿过。

我们虽然人多，但阴凉处的丧尸太过灵敏。

八人组伤了两个，说是就地养伤，但谁都清楚，丧尸感染并不可逆……

队伍人数减少，气氛也跟着沉重了下来。

沉默着又走了一会，一号才扬手拦下了众人。

「距离研究所还有一百五十米，前面就是袭击者的大本营了，我们在这休整一下，待会再一鼓作气闯过去。」

众人点头，就地拿出食物和水修整。

陈哥上下端详一号，问，「你当过兵？」

一号微怔，但还是点头，「三年前就退伍了，在研究院工作，负责日常安防，以及信息保密。」

他两个聊起了军队的事。

顺势提到了京大的防御网，由老板娘作为防御中枢，进行防御部署，几乎是铜墙铁壁，极难突破。

小胖搭话，「可 001 的记忆模块不是出问题了吗，那京大的防御网怎么办？」

一号耐心解释，「没关系，博士保留了 001 功能性的备份记忆，防御网的相关安排也在其中，所以哪怕记忆模块受损，凭着备份记忆，京大的防御也不会出问题。」

我一面听，一面喝水，但那股不对劲的感觉却越发浓烈。

具体不对劲在什么地方，却又形容不出。

修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再次出发，朝着研究院旧址逼近。

那是一栋白色的建筑，层数并不高，但占地面积却很大不小，四周被护栏围住，每隔几步就设了哨岗。

大概是为了保证环境的安静，所以附近地势荒凉。

建筑稀疏，遮挡隐藏身形自然困难。

毫无意外地，我们被袭击者发现了。

凌乱的枪声响起，小胖咬牙忍住叫声，我盯着不远处被射穿的木板，心里也慌了一瞬。

但一号却依旧镇定，「按计划兵分两路，分别从左右绕行，A组假意落后，吸引火力，掩护B组从后门进入研究院围栏内。」

「是。」几人纷纷应声。

我被分在B组，除了小胖和002，还有两位编号组成员四号和六号，陈哥能力更强，在A组作为掩护。

但没想到袭击者的火力，并没有想象中来得猛烈，兵分两路后，只有五个人还在穷追不舍。

我矮身躲在树后，避开呼啸而来的两颗子弹。

小胖花里胡哨的头盔实在惹眼，俨然成了活靶子，惊声奔跑着躲子弹。

有小胖吸引火力，四号也开了枪，打中了对面三人。

002 跑过去，轻松制住了剩下两人。

顺利进入研究院的围栏内，后面再无人追上来，我们也结结实实地松了口气。

谁知没等多久，就发现陈哥一行也到了。

我起身询问，「没人受伤吧？」

陈哥接下背包，摇头，「没事，只有四个人在追，很容易就制服了。」

一号点头，表示陈哥说的没错，又问我，「你们又是怎么解决的，追我们的人只有四个，那你们这边应该有很多人才对。」

我否认，「没，我们这边也只有五个人。」

一号神色疑惑，「不对啊，怎么可能只有九个人？」

陈哥问，「有哪里不对吗？」

一号笑笑，语气却很苦涩，「也没事，就是比我想象中要顺利许多，没想到这么轻易就到了研究院，来之前我还以为，肯定是活不成了。」

陈哥拍了拍他肩膀，以示安慰。

但我心里那股不对劲却愈演愈烈。

我尽可能冷静地问一号，「现在京大防御网使用的数据备份，是什么时候的。」

「一周前的，001 会在每周一自动备份功能性记忆，怎么了？」

袭击者的上一次袭击，发生在三天之前。

「糟了。」我沉声开口。

001 是高级智能机器人，可以在防御网出现漏洞之后，进行修补更新，京大上一次被袭击者入侵，自然也属于防御网漏洞。

但现在的问题是，001 修补后的防御信息，还没来得及备份，也就是说，上次能被突破的漏洞，这一次照样可以被突破。

这也是为什么来追我们的人，会这么少。

一号反应不慢，闻言也变了脸色，「不好，博士没有防备，大家都有危险，我得回去一趟。」

但他话音刚落，远处就传来「轰」的一声巨响。

回头看去，火光冲天。

那是……京大的方向。

我一颗心瞬间冰冷。

一号声嘶力竭地叫喊，一路上竭力维持的冷静也烟消云散，拼命朝着来时的路飞奔。

听说他八岁的儿子，也在京大避难。

京大的状况如何，我不敢想象，可动静那么大的爆炸声，几乎冲天的火光……

一号跑得太快，被石头绊倒摔得狼狈，却又马上爬起来，不顾伤口继续往回跑。

陈哥见状放心不下，说道，「我跟他回去看看。」

我明白陈哥的意思，点头，勉强压住汹涌的情绪。

既然来了，甚至走到了研究院门前，无论京大状况如何，都不该半途而废，不然那么多人的努力，就全都浪费了。

「002 留下等我，其他人跟上陈哥和一号，一起回京大。」

进入研究院围栏后，辐射等级就开始增长，他们没有惰性基因，又并非 002 这样的机器人，可以接受三级辐射，不能进入研究院内部，还不如回京大去帮忙。

小胖却固执地摇头，「我不走！扔下你一个人算怎么回事。」

但他话音还没落，又是一阵密集的枪声，杂乱的脚步声也逐渐逼近，穿着黑色防护服的人群缓缓逼近。

一张张隐藏在面罩下的脸看不真切。

远处，陈哥和一号的身影缓缓倒下，他们中了枪。

我狠狠攥着拳头，把牙咬的生疼。

「草！」小胖瞬间红了眼，拎着棒球棍就要往人群里冲。

但却被 002 拽住，阻了去势，「你打不过。」

我跟小胖二人，被双双推进了研究院的门内。

「你们先进去找辐射源，我们会守住。」

数字组的几人动作默契地举起枪。

我下意识拒绝，想跟他们共同战斗，但却因那些决绝的眼神止住了脚步。

我咬牙踏进研究院，根据记忆中的路线图寻找方向，顺便叮嘱小胖，「你等会从前门出去，不要掺和这件事，如果京大没了，那你就想办法回 s 市，去找薛雪和周大哥。」

我满心惶急，甚至没能注意到小胖惊恐的表情。

「小庄哥，小心。」

我话还没说完，小胖便猛地扑了过来，挨下了那本该捅向我的刀。

拐角处不知何时躲了个黑衣人，这是早已设好的陷阱，针对我们而来！

我脑中一片混乱，只有一个念头格外清晰。

京大有内鬼。

从始至终，袭击者都很清楚我们的计划，甚至针对每一环的安排，准备了伏击。

我下意识开枪，眼见黑衣人在地上滚了几下没了动静，这才回神，将小胖从地上扶了起来。

刀深深插进腹腔，我不敢去碰，却还是染了满手的鲜血。

他捂着肚子，艰难地呼吸，眨眼速度也越来越慢。

「疼不疼？」

我颤声问道，只觉自己浑身都在发抖。

他艰难地扯了下嘴角，声音微弱，「哥，我没事，你先去干正事吧，就是别忘了，回头弄雕塑的时候，叫人把我雕得瘦一点，咱这也算是，正儿八经的正面角色了……」

他咳嗽了一声，好像困极了。

「小胖，别，别闭眼，听话。」

我小声哄着，手心一片冰凉。

可怀里的人还是渐渐没了动静。

明明是那么爱说话的一个人，怎么这么安静。

「你们快点，外面最多还能撑十分钟。」002 冷静的声音响起，我这才如梦初醒。

他还不知道小胖……睡着了。

连伤感都成了奢望。

外面的状况不容乐观。

辐射源在二楼，左手边第四个房间。

我机械地放下小胖，拼了命地往楼上跑。

开门，但里面却并非我想象中那般空荡。

两个穿着白色实验服的丧尸，一前一后地怼在门口，显然是方才被我上楼梯的动静所惊动。

这两个「人」眼球突出，嘴咧成了个狰狞的角度，其中一个脸颊都被啃没了半边，只剩一只眼睛，和看不出形状的五官。

他们身上的实验服早就看不出原色，腐烂的血肉、干涸的血迹……

我后退一步避开，下意识要关门，但听到楼下的枪声，却又压住了要逃走的念头。

脱下背包，用背包带做绳，缠住了靠前那只丧尸的脖子，借助背包的重量，将站立不稳的丧尸推倒在地。

哪怕学了防身术，但同时应对两只丧尸，我依旧手忙脚乱，只能狼狈地将那两个东西从门口推开。

先走进实验室，一面躲避着丧尸的骚扰，一面寻找庄成民所说的辐射源。

余光里有一道亮光，我下意识看去，发现墙角的银色仪器上，放着一个反光的東西。

找到了！

我赶紧奔过去，将那反光的東西抓在了手中。

半透明的一块石头，表面光滑，跟资料里的描述一般无二……可这东西要怎么销毁。

丧尸抓挠的嘶嘶声逼近，我下意识将手里的东西高高举起，抛在了地上。

四分五裂。

周围一片寂静，方才还张牙舞爪的丧尸也没了动静，摔倒在地，分明是死去很久的样子。

这就……结束了？

大脑一片空白，我下意识低头，发现满地的碎片旁边，扔着一张褪了色的白纸。

辐射体 105 号。

设计者：庄钦。

结构稳定，目前尚无分解趋势，目前辐射强度不足，但在缓步叠加当中。

.....

旁边最显眼的一块碎片上，赫然标着 105 的字样。

105。

意思是说，我是这块石头的设计者？

脑中有一瞬间的清明，原本令人生疑的各处，似乎也都有了原因。

我动作狼狈地跑下楼，小胖的尸体还在，而被我杀死的黑衣人距他只有一步之遥。

掀开黑衣人的面罩，露出了底下那张熟悉的脸。

是一号。

门外的枪声早已停了下来。

被杀死的黑衣人尸体歪斜，倒在原地。

我木着脑子，一张张面罩掀过去。

半路被丧尸抓伤的三号，庄成民，陈特助，在京大每天帮忙送饭的小孙……每个人，我都曾见过。

后脑猛然剧痛，我伸手抱住，下意识往地上蹲去。

怎么回事？

怎么忽然睡着了……我睁开眼，只觉头疼得厉害。

抬眼望窗外看去，外面天气阴沉，似乎要下雨。

下意识想到，都过了这么久了，老板娘怎么还不回来？

忽然一只麻雀撞在玻璃窗上，吓得我清醒了几分。

桌上的手机屏幕亮起，是一条短信。

「三小时后，将出现丧尸，倒计时两个小时五十九分。」

恶作剧？

我暗灭手机屏幕，并未理会。

救生舱外，高挑的女人眼睛一瞬不眨地盯着显示屏。

她留着利落的短发，五官褪去了少女的圆润，多了凌厉，少了温和，只从那双杏眸上，能隐隐认出是薛雪。

她问，「要不要强制唤醒？」

偌大的实验室一片纯白，正中央放着个一人等高的救生舱。

周成跃摇头，他戴了一副金边框镜，敛起浑身锋芒后的模样，跟众人的印象大不想同。

「他的身体虚弱，经不起再一次精神崩溃了，而且在这一次的重演中，他最终阶段的脑电波有了跟之前不同的波动，应该是察觉到了。」

薛雪满脸焦急，「但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啊，当初实验失误，后果严重，但大家都有错，不该他一个人来承担，困在当初的痛苦记忆中一遍遍循环，这对他来说太残忍了！」

周成跃盯着显示屏，半晌才说，「是很残忍，将自己分裂为两个部分，一方要销毁辐射源，找出真相，另一方想尽办法阻止，掩盖事实，自欺欺人，在无尽的分割与对抗中惩罚自己。」

「可是，至少在那段记忆里，大家都在陪着他……如果强制唤醒，你又要让他怎么接受，是自己害死了父母，爱人，甚至最亲的朋友？」

薛雪咬紧下唇，不再坚持唤醒。

但两人都没注意到，在救生舱里躺着的人，手指微微晃动。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